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寫在心版上。

(林後3:3)

心版



THE PULSE

DECEMBER 2010 總第13期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半年刊 ■ 見證主恩 ■ 聯絡肢體 ■ 造就靈命



靠主得那有山有谷之地

呂子峰牧師訪談 PAGE 12



無盡的愛

記我的丈夫姚聖約

PAGE 26



飲水思源 蘇格蘭之旅

PAGE 33



佳音

幕後之聲

音響事工採訪記

PAGE 34



禱告詞 張世珏

我們在天上的父，
因祢的慈愛、信實、公義和大能，
我們將一切的榮耀都歸在祢的名下。
祢的慈愛，存到永遠，祢的信實，直到萬代。

祢知道我們的軟弱，
但因著祢無盡的慈愛與憐憫，
竟然賜下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做我們的中保。
為了救贖我們的罪，全然聖潔無罪的耶穌，
甘心在十字架上，將祂自己獻上，
死後下到陰間，戰勝死亡，三天後復活，
一次完成了祢賜給我們的拯救。
只要我們認罪悔改，信靠仰望，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
就洗淨遮蓋了我們的罪與過犯，
讓我們能在基督的裡面死而重生，成為新造的人。
這是何等的恩典！
讓得著新生命的我們，能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殿中，
與祢和好，俯伏敬拜祢。

我們知道，雖然我們的罪被赦免，成為新造的人，
且立志為善由得我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們。
求祢的靈幫助我們，讓我們能有一顆謙卑順服的心，
能行在祢的道路上，不致偏移。
願我們能更像耶穌，活出祂的樣式，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愛我們的鄰舍，互相關懷，服事我們最小的弟兄。
來榮耀祢的名。

當我們軟弱，跌倒的時候，
求祢提醒我們要尋求祢的面，
謙卑禱告，懇求祢的垂聽和赦免。
因為祢的言語曾扶助那將要跌倒的人；
祢又使軟弱的膝穩固。
在遭遇患難，身受病痛的時候，
願我們因為尋求祢而心中歡喜平安有指望，
記念祢無盡的信實與恩典，
歸回到祢的懷中，聽從祢的話。
願我們能本著從祢而來的愛，像肢體一般
互相關懷，互相扶助，同心合意，
做世上的光和鹽，來榮耀祢的聖名！

願天上地下一切尊貴，榮耀，權柄，都歸於祢，
直到永遠。

如此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見證主恩 聯絡肢體 造就靈命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 封二 禱告詞 張世珏
Prayer
- 2 編者語 張建
From the Editor
- 牧者心**
- 3 “放手”與信心 韋江傳道
“Let Go” and Having Faith
- 生命見證**
- 4 神的引領 李延洪、王志純
God’s Guide
- 5 神就是愛 顧燕萍
God is Love
- 6 昔日無神論，今朝基督徒 周維宣
Atheist Converted to Christian
- 7 我相信，我願意 程超
Willing to Believe
- 8 經歷恩典 周浩
Experiencing God’s Grace
- 10 從被動跟隨，到自覺信仰 潘道才
From Passive Following to
Wholeheartedly Believing
- 11 有福之人 汪正元
A Blessed Man
- 16 從迷信到感悟 顧洪琴
Superstition Faded before True Inspiration

人物專訪

- 12 靠主得那有山有谷之地
——呂子峰牧師訪談 心版編輯組
Land of Hills and Valleys From God
- 15 最大的誡命是彼此相愛 心版編輯組
——訪問傅立德牧師及師母
- 49 The Most Important Commandment Is to
Love One Another 心版編輯組

與主同行

- 17 走出流淚谷 肖得恩
——記司提反事工對我的幫助
Out of Valley of Tears
- 18 蒙召 張紅星
Being Called
- 19 靠信心得醫治 林蔡定玉
Cured by Faith
- 20 敞臉盼見主容光 薛悅悅
——一位妻子及母親的心路歷程
Waiting to face God's glory
- 23 天父必看顧我 鄭秀蘭
Being Cared For by the Heavenly Father
- 24 漫漫長長的返鄉路 林有洵
A long long Journey to Hometown
- 26 無盡的愛 溫瑾瑜
——記我的丈夫姚聖約
Endless Love
- 29 一路美景 陳一萍、金康茵
Beautiful Scenes Along the Way

靈修筆記

- 31 真理是美麗的 張應元
——聽黃朱倫牧師傳講《雅歌》
Truth is Beautiful
- 33 飲水思源：蘇格蘭之旅 李 沉
Remembering its Source When
Drinking Water: A Trip to Scotland
- 36 帶回家鄉的禮物 陳利欽
Gifts For Hometown

教會事工

- 34 幕後之聲 張應元
——中文堂音響事工採訪記
The Sound Behind the Scenes

團契生活

- 37 美麗的橋樑 Stephen Ko
——醫衛團契介紹
- 51 A Beautiful Bridge —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Fellowship Stephen Ko

教會活動

- 52 活動集錦 談秉遜
Church Activities
- 57 看照片，說故事 談秉遜
Photo Stories

文藝叢林

- 38 若非有永恆 廣 宇
Only If There is Eternity
- 39 霧中的燈 張應元
A Light in the Fog
- 40 元代景教徒西行記 . . . 陳東博、張 弢、鄧光蓉
West Pilgrimage of Two Yuan Dynasty Nestorians
- 42 天意難違 張 建
——一哲和慧淑的故事（四）
No Breach for God's Will

恩海拾貝

- 39 靈語成珠 心版同工摘錄
Pearls from Spiritual Thoughts

特別欄目

- 46 信望愛 心版編輯組 / 兒童事工
——開創幸福的學習之路
Faith, Hope, Love — A Road for Learning in Happiness

封底 晴天（詩） 古枳子
A Fine Day

封底 Clear Sky (painting). 丁 香



THE PULSE

半年刊 2010年12月
(總第十三期)

Semi-annual Publication
December 2010 (Issue No. 13)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Old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電話: 781.863.1755

電郵: ThePulse@cbcgb.org

網址: www.cbcgb.org

編審顧問: 張子義 李沉
劉配融 蔡明哲

主編: 張建
責任編輯: 陳一萍 鄭智美
李新宇 潘瀾
楊曉玲 吳京寧
趙維新 張眉
張應元

美術編輯: 陳東博

照片總管: 談秉遜

校對: 趙維新

有作者署名之文章，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或本教會，作者文責自負。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請來信通知。

《心版》歡迎會友與讀者踴躍來稿，或來信提供批評與建議、欄目內容、和辦刊方向。來稿請郵寄或電郵教會通訊址，註明轉交《心版》編輯組。本刊有刪改權，請自留底稿。文章署原名筆名均可，但請附上真實姓名、電話、電郵和詳細地址，以便聯絡。

這世上，什麼聲音最美妙，最動聽？

多年前的一個週末，我與鄰家約好一起去公園，一大早給相機上膠捲時，不慎給鎖在壁櫥裏，呼喊無人答應，與外界的溝通，只剩下豌豆粒大的一個鎖孔。不知過了多久，因為缺氧，我開始有點昏昏沉沉。忽然，外面隱約傳來敲門聲。有人連連呼我的名，是鄰居大哥找我來了。我一下子振作起來，儘管隔了兩重門，那呼喚聲，那引我重獲自由的佳音，聽起來是如此親近而清晰：

“你在嗎？我們在等你。”

一生中，我們常常在等候佳音。古人如此形容人生中的喜事：“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仔細一想，這短短的四言詩，恰好能用來描述我們隨主走過的滴滴脂油的路徑。

大旱望虹霓。我們信主前的心，正像那布滿乾裂豁口，禾苗枯萎的土地。本期“生命見證”文章的幾位作者，人生相對平順，然而現實生活的疲沓、瑣碎和庸常，使他們感到內心空虛，意志軟弱，而想去尋求支撐生命的意義和力量。主耶穌的救恩，如雨水，滋潤了他們的心田；像春風，吹拂起他們對人生豐收的信心。不管人際遇尋常，還是飽受苦難，神播下的喜雨，不會漏過一棵苗。

神的容顏照滿天下。我們來到異國他鄉，認識主耶穌，勝似見親人；弟兄姊妹迎上前來，猶如故相識。“人物專訪”欄刊出兩篇採訪。第一篇講述呂子峰牧師，放棄令人羨慕的職業和舒適的生活，去歐洲宣教。他關心出國的莘莘學子，用神的愛充填他們空虛的心靈，用生命影響生命。在第二篇採訪中，傅立德牧師回顧了他與師母不遠萬里，到台灣宣教三十年的經歷和感想。

神是我們的知音，祂用話語，慢慢開我們心中的鎖。“放手與信心”一文講到要讓神來帶領功課，要學習鬆開自己的手，多信任別人，以建造在基督裡合一的肢體。我們在他鄉的收穫，要帶回故鄉分享，對此有兩篇文章比翼雙飛：“帶回家鄉的禮物”對一個實用問題的答案裏，透出靈修的光彩；“漫漫長長的返鄉路”細細描繪苦難中的親情，最後一筆是全家信主的濃濃暖色。

洞房花燭，人生大喜。而決志與受洗，可以比作我們與基督教會的定情和婚禮。“靈修筆記”專欄中的文章“真理是美麗的”，詮釋了基督與教會的愛情故事，點明了人類幸福婚姻的真諦。基督與教會相互委身，會眾在教會同為肢體。本期有兩篇文章“幕後之聲”和“美麗的橋樑”，分別介紹了教會的音響事工和醫衛團契。他們為主事奉的動人事跡和美好計劃，增添了教會大家庭的溫馨。

全家福的照片裏，少不了新生代的面孔。“與主同行”欄目中“敞臉盼見主容光”和“天父必看顧我”兩篇文章的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娓娓道出神對她們兒女的美好帶領。本期“特別欄目”中的“教養兒童系列”刊出了第二期文章，著重討論如何以神的心意，為孩子開創一條健康幸福的學習之路。婚姻和家庭，每天在成長，猶如人靈裏的生命。

然而，再華麗的樂章，總有休止符；最美麗的星空，也有隱去的時候。“與主同行”欄目登載了兩篇悼念親人的文章。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在世一生，榮神益人，已經榮登天國的金榜。他離世之時，也是永生的開始。“無盡的愛”的作者在她丈夫離去的時候，朦朧中看見他“臉上光亮，身穿白色衣袍，頭戴冠冕，輕鬆愉快地與耶穌共舞。”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幅圖畫！“一路美景”以獨特的角度，展示逝者那歷盡滄桑凝到骨中的愛情。另一篇文章“飲水思源”緬懷著名物理學家麥克斯韋爾的事蹟，更讚美了神的預備和計畫。交響樂會結束，卻落幕在掌聲裏；晨星會熄滅，卻隱身在光明中。

弟兄姊妹，請分享你與神同行路上的每一次佳音與收穫，打開你珍藏的喜樂織錦緞，一板接一板，展開那十色五彩。

慕道的朋友，請聆聽神的呼喚，祂正滿懷愛等著你。不要猶豫，走出心靈暗櫥，迎向真理之光。那時，你身邊的一切，會顯得明亮異常。





“放手”與信心

韋江傳道

記得在十幾年前，還在作慕道友的時候，就在這個教會聽牧師講過舊約中的雅各。牧師說到，雅各是一個喜歡“抓”的人，什麼都要抓在自己的手裡。當時不太理解，“抓”有什麼不好？現在這個時代，強調要靠自己，“抓”不是正是體現了我們對自己人生的掌控嗎？

剛剛信主的時候，也不體會到自己是一個喜歡“抓”的人，以為這樣“抓”的情況，只有在那些削尖了腦袋往上爬的人身上才能看到，自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感謝神的是，神沒有讓我在這樣的狀態下糊塗太久。

我是一個喜歡計劃安排的人。任何事都喜歡早早計劃並預備好。而神也正是在這些方面，開始對我有不同的挑戰和改變。那時剛剛回到波士頓一段時間，開始在一個週六的查經班中有時帶領查經。記得有一段時間，在教會參與的服事太多，以致於有一次週六該我帶領查經，我卻只有週四晚上的時間預備。當預備了一小段經文時，就已經接近十點鐘了。

按照我的性格，自然覺得這樣一小段經文，是不夠我們在週六查考的，心想還應該再準備一些。但是，心裡似乎有個聲音在告訴我，夠了。聽到這個聲音，心裡非常地掙扎，很擔心到禮拜六，因為查經內容不夠而出現尷尬的場面。但是，此時身體已經非常地疲勞了，掙扎半天，最後一咬牙，決定不再按照自己的習慣，繼續準備下去了，而是去休息了。

沒想到，神的預備是何等的奇妙。

週六帶查經的時候，弟兄姐妹討論非常地熱烈，當把那一小段帶完的時候，時間也正好用完了。藉著這件事，神讓我看到了，我喜歡自己控制，喜歡過多預備，過多地準備，生怕所預備的不充分。其實準備充分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是往往準備過度充分的代價，就是自己很累。不但如此，這其實也正是體現了，我對主的信心不夠，不敢把事情交在主的手裡。

感謝主，神讓我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的學習。記得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有個週六又輪到我帶查經了。但是那週的服事實在是太忙了，又只有週四的晚上，而且很晚了，才有時間坐下來。但是，心裡就有一個聲音說，你不用準備。但是，那時的我不敢完全地相信，又不敢完全不信。只好粗粗地看一遍經文，以防萬一。沒想到，週六的時候，一位姐妹從外面宣教回來，來跟我說，我可不可以查經之前，先有一些分享。更沒想到的是，這位姐妹的分享，最終持續了一個上午，以致於我們並沒有時間再查聖經。

通過這兩次的經歷，我漸漸認識到，我是一個喜歡“抓”的人，不敢放手來依靠神的帶領。我會自然地覺得，靠我自己是何等的自然，何等的可靠。但是，說到依靠神，總是覺得會有一點點不確定的意味。

其實，這就是這個社會，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我們每個人，都被訓練成一個只相信自我的人。一談到我們要去依靠別人，我們就會覺得不可靠，更不要說是我們眼不能見的神了。

但是，每一個經歷過主的帶領的人都知道，真正可靠的，不是我自己的能

力，不是自我的感覺，而是主的帶領。我們人會軟弱，人會誤事，但是主卻決不會。我們之所以不敢信靠神，往往不是我們不知道，主是可信靠的。那真正的原因，實際上是我們的信心不足的表现，我們不敢放手，把我們遇到的事情，完全地交託給主。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我們與人交往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我們與人的矛盾，問題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其實也是一樣，就是我們對對方的信任上出了問題。難道不是嗎？

回想一下，當彼此之間，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以至我們不再就事論事的時候，那最常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什麼呢？難道不是我們在對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信任上出了問題嗎？當我們覺得，其他弟兄姐妹處理事情不妥當，以至於非要我們自己出面，來挽回危局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深處，有沒有對這些弟兄姐妹的信任問題呢？當我們的同工之間，彼此出現了隔閡，甚至出現了爭執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意識到，那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危機上面呢？

其實，我們人都是軟弱的。我們不單會對神信心不足，我們也會對我們的弟兄姐妹，出現信心不足的現象。記得有一次，我在與一位弟兄交通的時候，神感動了我，使我深有感慨。我說，撒旦一定在那偷偷的樂呢！因為他的工作好輕鬆啊！他只要把我們彼此之間的話稍稍改一改，甚至所傳的語氣的改變，就使得我們彼此之間失去了信任。而那不信任，就如同開始腐爛的水果一樣，一旦有一個爛的地方，就很快會蔓延至所有的地方。

這也揭示了一個狀況，就是我們彼



神的引領

李延洪 王志純

我第一次看《聖經》是在2001年，李薇回國時送給我的。後來女兒又送了啟導本和馮秉誠、遠志明的錄像，我看後很受啟發。經過幾年斷斷續續學習思考，對為什麼要信主有了一些認識。2009年7月我再次來探親，這次與98年那次來的心情不同，有了強烈的決志信主的願望。7月7日到美國，7月12日就來教會參加主日學。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進教會，感受頗多。回來後，寫了一首小詩以表達我的心情：

教會和諧靜無華，弟兄姐妹似一家，
高唱讚美天父曲，唯我獨是井底蛙。
長老佈道情切真，感我肺腑淺入深，
奉主辛勤釋經句，心明眼亮謝主恩。

8月6日李長老和師母來家傳福音，並為我和老伴作了決志見証。我倆當即決志信主，獲得靈命生日卡。12月

3日，我倆受了洗，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感謝主的恩典！我知道我不配作主的兒子，但主不嫌棄我，從我降生到現在，主一直都照顧著我。正如聖經以賽亞書46章3-4節告訴我的：“神是愛”。神說：“你一出母腹，我就抱著你；自你出生，我就一直照顧你。即使你年老了，我還是一樣，即使你頭髮變白，我還要照顧你。我造了你，也一定會照顧你。”感謝主！回想一生，正是主的照顧，我才有今天。我曾三次遇到災難(火車平板貨車出軌前翻倒後我能逃生；救火被墜物砸傷，頭破血流，昏迷了三天；結腸3公分的腫瘤手術沒作化療至今無恙)都是主把我從死亡邊緣救了出來，現在又給了我永生。受洗那天，張牧師握著我的手，我一跪下就熱淚盈眶。好像主就在眼前接受我為主的兒子。我太激動了，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回憶過去，看到現在，想到未

來，睡不著。14日清晨，主賜給了我靈感，不到一小時，按水調歌頭詞牌寫了一首受洗感懷詩詞：

老叟耄耋至，一生盲有艱。
回首蹉跎歲月，虛度年華枉然。
多少事，痕猶在，
功名利祿爭攀，社稷何時安？

感嘆已無意，決志在心間。
受洗禮，仰望天，
我主在，真理展現。
揮毫潑墨寫箴言，
挑燈靈修研讀，
牢記聖經詩篇。
一生交予主，聖靈在心間。

我知道我是罪人，但神愛我。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要悔改。信主以來，我雖然在性格、待人接物、學習，努力遵從主的旨意去作，但作為一個合乎神心意，受神喜悅的基督徒還相差甚遠。我相信主會再賜給智慧和力量以便更好地侍奉主，榮耀主。☩

李延洪弟兄和王志純姊妹夫婦來自中國四川成都。2009年12月在CBCGB受洗，屬BMWBC常青團契。

責任編輯：李新宇

此之間，建立信任是何等的不容易。它需要很長的時間，並且彼此的寬容，和深入的了解，才能夠建立起來。即使是如此，我們的信任，依然是脆弱的。稍稍經歷風吹雨打，就可能改變。因此，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建立彼此的信任。

我們其實是沒有其他選擇的，我們必須要彼此之間，建立信任的關係。因為，我們是同在一個耶穌基督的身體上的。難道眼睛可以不相信，舌頭的味覺嗎？我們既在同一個身體上面，我們就必須彼此信任。

記得有一次，我與一位長者一起服

事。在服事的時候，我臨時做了一些的改變，完全沒有考慮這位長者的習慣，及至後來被提醒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何等地考慮不周。但是，最感動的是，當我向這位長者道歉的時候他所說的話。他說：“我知道你是有原因的。”這是什麼？這難道不就是信任嗎？我們之所以覺得它寶貴，就是因為它十分地難得，因此我們就更需珍惜。

當然，信任別人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們可以因為不容易，我們就不去嘗試去信任別人嗎？若是我們可以信任世界上的人，我們為什麼不能去嘗試，信任我們自己的弟兄姐妹呢？

就像我們學習對神的信心的成長的時候，我們需要去嘗試，我們需要去跨出信心的第一步一樣，我們對弟兄姐妹的信任，也是一樣的，我們需要主動，我們需要願意去信任，我們的弟兄姐妹。

人非有信，不能蒙神喜悅。人非有信，也一樣不能蒙人的喜悅。我們在學習鬆開自己的手，讓神來帶領的功課的時候，我們其實也需要學習在彼此同工的時候，鬆開自己的手，對別人多一些信任。惟願我們對神，對人的信任，可以幫助我們一同建造，在基督耶穌裡的合一的肢體，為神所用。☩

責任編輯：陳一萍

神就是愛

顧燕萍

青澀、單純、快樂、充滿幻想的學生時代，偶爾會從書籍和其它信息中朦朧知道上帝和那個出生的馬棚中的耶穌，也會在聖誕夜和朋友擠在教堂外，熙熙攘攘人群中體會一下當時還很陌生的聖誕節。慢慢長大了，工作了，看起來一帆風順，那時的我，完全沒有將自己與神聯繫到一起。

1995年，年輕的我擁有了一本小小黑色皮面的聖經，神第一次向我敞開了門。我會看福音，也會在遇到難事時從聖經中尋找安慰，雖有瞬間的感動，可還是心存疑問，這個世上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嗎？真的有耶穌？在中國，信上帝是件難事。工作、生活環境對基督教信仰並不理解和支持。隨著社會經濟日新月異，人們對權力、金錢、浮華的東西的追求，讓人生目標更實際。我若遇到煩惱的事情為求心裡安慰會向神禱告，也會去廟宇燒香祈求菩薩保佑，以求多方祝福和平安。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來到這世上時，是純淨的，而後成長的經歷、教育、社會的諸多因素，決定了一個人是好是壞。聖經所說的罪，那聖經故事中亞當、夏娃因蛇引誘吃了蘋果就有了罪，我不太理解。想一想我呢，肯定是個好人，愛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小動物的乖乖女。對自己所擁有的平安、健康、愛、物質生活，得來覺得都是理所應當。

浴在愛海

神的愛就是這麼美妙！2005年9月初，我飛到美國波士頓，與相愛的未婚夫團聚，並籌備婚禮。未婚夫帶我來到Lexington教會，在這個溫馨的大家庭，兄弟姐妹們微笑的臉龐、友愛的眼神，那麼可親。在這裡我也第一次真正聽牧師講福音，平安、喜悅的感覺是那麼的熟悉，彷彿這是我早就盼望的。在教會我也初識張牧師和張師母，和待我如女兒般關愛的陳存和伍衡。他們熱情無私

的幫助，讓我的心好溫暖。同年11月5日，我和先生步入婚姻殿堂。

先生是基督徒，他希望我真正接受我們的造物主、獨一的神耶和華的救恩，於是我開始重新翻開聖經，學習神的話語，禱告著求神接納我，我是那麼地滿心期盼。聖經上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7：7）

如鹿渴慕

2007年，我參加了賴其雯和忻賢芳姐妹家中的“婦女查經班”，和姐妹們一起學習《聖經》，聆聽神的話語，分享各自的信主經歷。我們其中一位年輕的姐妹，初見她時憔悴瘦弱的病容，被莫名病症已折磨多年，在無望之下她憑信心依靠神，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託給耶和華，短短半年，奇蹟般地恢復健康。現在的她臉龐充滿光彩和活力。為她祝福的同時，也驚嘆耶和華的恩慈和憐憫。慢慢地我越來越渴望靠近神並受洗成為基督徒，有一個聖潔的、全新的、有意義的人生。

我平靜地向神禱告：親愛主耶穌基督，請你接受陷入罪中的我，我需要你！感謝你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求你成為我的救主，請進入我的生命裡。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奇妙的是，神垂聽了我的禱告，回應我，神真實的進入我的生命。我多麼幸運，在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裡，我因信而得救，獲得新生。

信主以後，對於罪的理解有了變化：人的罪不是做了違法的事才算是罪。罪存在我們的心裡，不誠實、驕傲、軟弱、忌妒、空虛、惡念頭、

恨……其實都是罪。我們天天活在罪中卻不知。罪是從一人（即亞當）入了世界，死又從罪來，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5：12）。神愛世人，甚至讓他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間，用他的寶血來替我們洗清我身上的罪，以恢復人與神的關係，得稱為神的兒女，並有神永遠的生命。“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弗2：13）

再回頭看一下信神之前的我，彷彿迷途的羔羊，人生的意義不明確、空虛、軟弱。遇到人生的風浪總會沮喪、哭泣、擔憂、任性，似乎永遠不成熟。現在的我常存感恩的心，凡事都交託和依靠耶和華，家庭有了更幸福的方向。神的話語每天陪伴我，聖靈的感動讓我得著安慰、我滿心喜悅。

特別喜歡《聖經》的這一段：神最妙的指示是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a）

神的恩光照亮了我的人生！2008年12月14日，我受洗成為基督徒，滿心喜悅接受主耶穌為我的救主，洗淨身上的罪，成為一個新人，我願將自己完全交付給神，完全順服、依靠！



顧燕萍姊妹來自中國南京。2008年12月14日在CBCGB 108屆受洗，與先生育有一個小女兒。

責任編輯：楊曉玲



昔日無神論，今朝基督徒

周維宣

初去教會

2007年9月我從四川成都來美探親，我女兒讓我跟她一起到教會結識一些中國人，大家在一起說說話不至於寂寞。我想這也好，以後便每個禮拜都跟她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和查經。

我是一名退休的工程技術人員，由於過去長期受無神論教育，對神和聖經的有關知識接觸很少。我喜歡看書，喜歡學習新知識，想想宗教也是一種文化，便抱著學習西方文化的態度參加教會活動。這當中也出了一些笑話。我第一次參加崇拜時，大家唱詩，經常出現耶和華三個字。過去耶穌還知道一點，耶和華從未聽說過。我想“耶”大概是指耶穌，“和”是一個連詞，那麼“華”又是誰呢？久思不得其解。後來我在一次查經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大家一說我才明白，原來耶和華就是我們的最高神上帝。從此我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習聖經，學習屬靈的相關知識。

聖靈作工

人老了，眼睛越來越退化。平時我看書總要戴上250 - 300度的眼鏡。為了看得比較清楚，我希望有一本字比較大的聖經。一天中午，我和老伴在家，突然門鈴響了，開門一看原來是教會的施建川弟兄。他手裡拿著一本又大又厚的聖經，一見我出門就馬上走上前來對我說：“周伯伯，我太太從中國探親回來，買了一本字比較大的聖經，送給你。”當時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連說了兩聲：“謝謝！謝謝！”另外，我希望有一些靈修方面的書籍來幫助我理

解聖經，不久教會的兄弟姐妹就先後借書，送書給我。

我想，這些願望都是隱藏在我心裡面的，未對任何人說過，他們怎麼就會把我需要的東西送到我的手裡了呢？經上說：“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呢？”（林前2:10-11）。由此可見，我心裡想的事對世人來說他是不知道，但對基督徒來說有聖靈住在他們心中，聖靈會把信息傳給他們，引導他們去做應該做的事。

聖經是神的話語

聖經到底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有的說是一本好的文學作品，有的說是一本歷史書，有的說聖經是虛構的，但也有一大群人說：聖經是神的話語，是真實可信的真理。最初，我也認為聖經是神話故事、文學作品。但隨著學習的深入，我改變了看法。後來我堅信聖經是神的啟示與默示，是由人寫出來的神的話語。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聖經中的好些內容，如預言，尤其是有關耶穌的預言，憑人的能力是無法寫出的。舊約聖經中耶穌的預言，從祂降生到復活升天有20多處。如在伯利恆出生（彌5:2）；由童貞女所生（賽7:14）等等。這些預言在新約聖經中都得到了應驗。對耶穌的出生地，彌迦書5:2這樣寫到：“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對這段經文

我感到太神奇了。為什麼能把七百年後發生的事情預言得那麼準確呢（太2:1-6，路2:1-20）？人沒有這種能力，只有神才有這種大能。聖經中有預言上千條，凡時候到了的都應驗了。

聖經既是神的話，對每個信的人來說，就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悟，付諸行動，廣泛傳播。2009年初西區教會提出一年內讀完整本聖經的倡議，當時我還不是基督徒，也報名參加了。出於對聖經的酷愛，我每天抓緊時間讀，感謝神，不到三個月，我讀完了整本聖經，並寫了一首詩表明我對聖經的初略領悟。

宇宙萬物奧何成？
三一真神唯創根。
拯救萬民贖罪孽，
道成肉身降臨。
人神兼具天道傳，
十架受難復活升。
寶血洗淨信徒罪，
跟從耶穌得永生。

奇夢決志

2008年聖誕節後的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和一些人在一個小山坡上修建房屋。突然聽見有人說：“一會兒基督要來視察”。他的話剛說完，在我的眼前馬上出現十幾個人，有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著裝潔淨、整齊，像天上的大雁一樣排成人字形，中間一位領頭的長者相當魁梧，鬍子、眉毛、頭髮全是白的，身穿白袍。他面帶微笑，領著隊伍向我走來。到了我面前，隊伍突然消失，就留下四個人，這四人對

（下接第9頁）

我的成長經歷

我出生於新疆邊陲一個教師家庭，從小學到碩士研究生一路很順利走過來，沒有什麼波折。我曾經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性格比較外向，愛與人交朋友。我於92年進入大學就讀，99年我到大學任教，2008年5月請假來到美國陪讀。

我從未料想到有一天我會信靠主，願意成為祂的門徒。

初次接觸基督教

剛來到美國的我，暫時放棄了國內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心裏不大適應，想多交幾位中國朋友。有一次我們帶孩子去公園玩時，巧遇許立姐妹，當時她並沒有向我們介紹基督教。後來又同時遇到高承侃夫婦和許立姐妹，他們聽說我常感覺孤獨寂寞，就建議我們抽空去教會看看。很快我們認識了張建民弟兄，當時懷著一種好奇，諮詢了很多關於教會的事情；也直接促成了在那個週末跟隨高承侃夫婦初次走入教會。當時我們的目的只有兩個，結交一些中國朋友，擴大生活圈子；另外是把聖經當成一門學問去學學看，相信總不是什麼壞事。

在國內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也未曾有人向我傳過福音，只知道我們社區有兩三個農村來的老太太是信主的，根本沒聽過主耶穌的名字。感謝主！有幸讓我們來到美國並且認識了祂！

第一次進教堂的感覺是懵懵懂懂的，讚美詩不會唱，牧師證道倒聽得很有興趣，讓先生萌發了繼續參加的熱誠，我們也發現教會的人非常熱心，這讓我們很喜歡這裏。從未缺席的慕道班學習，為我們掃了有關“基督教”和“聖經”的盲。

決志信主

我們起初參加Malden團契，後來許立姐妹帶我們到望主團契，孩子也更喜歡這裏，我們就留了下來。許立姐妹借給我們里程的佈道錄影和其他的資料，中珏姐妹借給我們《遊子吟》一書，我們也買了聖經，從此開始自覺自願去更多瞭解基督教。

原本像我們有著生物學背景的人，

我相信 我願意

程 超



相信上帝是很困難的，單是上帝造人一說，就令我們難以接受。通過學習我們才發現，進化論居然是假說！以前還以為進化論是真理！里程有一段話對我們觸動極大，讓我們反思自己真的是所謂的“無神論者”嗎？其實在我們骨子深處，似乎還暗藏著些關於神神鬼鬼不明不白的東西。連里程這般有深厚生物學

背景的人都肯承認上帝，何況我們呢？里程以他的生物學背景知識向我們傳道，可真是“對症下藥”！

閒時在家我因手頭沒其他中文書，就開始大量閱讀聖經，尤其是有關猶太人歷史的部分；這使我逐步相信在大圈之外，真的是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


9月份在李健長老第一晚的佈道會上，我們夫婦就同時舉手決志，有人說是聖靈感動，但我並無特別不同的感覺。這之前通過自學，夫妻二人的讀書分享，以及團契兄弟姊妹的鼓勵和答疑解惑，我們已經開始相信大能的神是存在的。當時我們自覺自願地舉起手，並且說“我願意”！中珏姐妹說我們是“單純地相信”，也許是吧！

信主之後

決志之後，我們更加熱心參加主日崇拜，團契聚會以及主日學。我先生更是積極的參加其他的活動。主日學他選擇了“舊約概論”，我則參加“基督徒家庭生活”，使我們從中獲益非淺，目前我們一同在“受洗班”繼續學習。

信主前在團契查經時，我們都非常喜歡查經和分享的環節，並不喜歡禱告，覺得很乏味，逐漸地在不知不覺中禱告成為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雖然我說“我相信，我願意！”但內心偶而仍有掙扎，有時對上帝的作為尚存著懷疑，就如馬可福音9：24裏的那位父親所喊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是的，求主幫助我，堅固我的信心，阿們！

程超姊妹來自中國新疆，2009年5月3日在CBCGB 109屆受洗，曾屬望主團契，目前在中國。

責任編輯 鄭智美

經歷恩典

周浩

在我參加受洗班後，教會裡的一位姐妹問我女兒：“你爸爸信主了嗎？”她回答說：“我爸爸以前不信主。後來沒了工作，他就信主了。”我的好女兒一語道破天機，以最簡練的方式概括了我信主的過程。

在美國這次經濟衰退的大潮中，我於2008年11月5日被公司裁員，加入了失業的人群。鑑於當時的經濟大環境，也考慮到自己的轉換H1-B簽證的需求，我感到這次與以往不同，在短時間內再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中，雖然有些工作機會出現，但都因為簽證的關係而無下文。我知道，由於已近年底，一般的公司即使不裁員也會停止招聘。雪上加霜的是，神的手似乎也同時關上了我苦心經營的另外兩個“窗戶”：能讓我們在美國永久待下去的綠卡和一度頗為成功的股票投資。

這一年冬天的雪特別多。望著窗外漫天大雪，我的心裡第一次有了絕望的感覺，似乎整個身心都在沉入一個無底的黑洞。我開始整夜的不能入眠，身體跟著衰弱下來，精神上也一步步瀕於崩潰。我想，這也許就是我的中年危機吧，它伴隨著美國經濟大蕭條一起到來了。有時，我也會想到，雖然所有的“窗戶”都給關上了，上帝能不能在哪裡再給我開個門呢？

看到我的這種狀況，我太太（雋雋）又開始勸我信主。她很辛苦，已經勸了我八年了，卻始終不見效果。不過，這次的情況不同了。我有生以來第

一次感到，命運並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已無法再次憑一己之力化險為夷了。就算是“乘人之危”吧，雋雋這段時間一直在為我祈禱，希望我能因此打開心門，接受主成為我生命的主宰。我也開始覺得，這樣惶惶不可終日的不能過下去。但我的精神依靠在哪裡呢？記得雋雋常提到神對初信者有特別豐厚的恩典。我眼下別無選擇，也無力支撐下去，只期望神能給我一個恩典。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向上蒼祈禱，希望一個奇蹟發生。

這時正值感恩節，雋雋請來教會的洪長老和洪師母和我作決志談話。洪長老以個人的經歷談了他對神的認識，誠摯感人。而我也如實“坦白”，我一直是一個無神論者，但現在窮途末路，覺得有很多莫大的惡勢力在掌控我的前程，希望通過更多認識耶穌基督來改變自己和自己的命運。通過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洪長老認為神已在我身上作工，希望我通過閱讀聖經真正理解基督教義，成為神的兒女。我於是決志成為耶穌基督的信徒。那天是11月27日。

中國人常說“臨時抱佛腳”，不知道我這樣做是否算“臨時抱神腳”。但是從這時起，我開始主動地為自己向神祈禱，家裡也開始了飯前禱告的習慣，一家人真心希望神能垂聽我們的心聲。12月4日，我和往常一樣，早晨起來上網看看前一天新出的招聘廣告。其中有一則本地的廣告，所要求的工作經歷有一半和我的相符。儘管心裡並不抱太大希望，我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簡歷

傳過去再說。當時是早晨九點半。通常這種情況下，獵頭公司也會經常找你談談，但然後就沒有下文了，有些年輕的還拿你當面試練習。不曾想，這次僅僅兩分鐘後，獵頭（名字叫Joe）就打來電話問，可不可以馬上見面。我有點猶豫，覺得太急了，並且一點準備都沒有。雋雋說：“你還是出去散散心吧，有個人聊聊天也比悶在家裡好。”我看了看對方的地址，覺得十點半可以，說定後立刻整裝出發。

Joe和我面談了大約有一個小時。他問得很詳細，問到我以前的每一段工作經歷，並且在我的簡歷上作了詳細的記錄。接著他開始告訴我他做獵頭的方式。主要的就是，我不要去找他，如果有任何進展的話，他會跟我聯繫。因為現在經濟不景氣，麻煩他的人很多。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又說他總願意和他的顧客保持長遠的聯繫，不單是在找工作上，而且希望能幫助他們在事業上取得進步。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獵頭。

事情發展得比我想像的要快得多。12月7日，Joe打來電話說，對方想盡快面試，問可否定在明天。我當然說可以，但心裡卻替自己擔心。憑我現在的身體狀況，不知能否撐過一場面試。Joe和對方說定八日上午面試後，立刻和我聯繫，說要幫我準備。這對我來說又是第一次。Joe似乎非常熟悉對方，詳細告訴我要見的兩位是什麼樣的人，對僱用我有多大的影響力等等。還建議我說話慢一些，讓人更容易懂。

面試的地方就在南站（South Station）的旁邊。因為火車班次的原因，我大約提前了一個多小時到了那裡。我發現，南站的候車室是個讓我在面試前靜心的好地方。更奇妙的是，每次面試前，我在那裡向上帝祈求，都能得到回應。當我站起來走向 One Financial Center 去面試時，我問上帝：“God, are

you with me?”我聽到的總是：“With you！”

面試結束後不久，我就接到Joe打來電話。我告訴他面試詳情，他則在那頭把我說的都輸入到計算機裡。當我說到我會很快寫一個感謝的電子郵件給面試我的人時，他立刻告訴我，這樣的電子郵件如果寫得不好的話，有時反而會起反作用。他問，能否先讓他過目一下然後再發。我當然求之不得，因為我的英語恐怕會有太多中國味道的。

第二次面試定在十一日上午九點。和上次一樣，Joe幫我準備，告訴我這次要見的四個人的背景。他告訴我的這些信息，對我緊接著的面試有很大的幫助。雖然面試在上午九點，我仍然提前一個小時到，靜坐在南站的長凳上默禱，祈求上帝繼續幫助我。當天下午，Joe就打電話給我說，公司口頭表示願意僱我，並要我律師的電話，諮詢我的H1-B簽證轉換事宜。第二天上午，Joe來電話恭喜我已被錄用。我下午收到公司的錄用信。

雋雋和我都不敢相信這樣的峰迴路轉。這之前，儘管在我們的心裡曾存有這樣一絲僥倖，希望不用離開波士頓、

大女兒也不用換學校，但這樣的機會，在當時的境況下，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決定，如果我有幸在美國其它地方找到工作的話，就舉家遷移。同時，我們也準備好在這樣的冰天雪地裡全家搬回加拿大，加拿大的基督徒朋友則已經幫我們找好了房子。但是，全能的上帝卻出人意料地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完備的恩典。“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7：7）

在後來給Joe的電子郵件中，我感謝他對我和我們家的巨大幫助，並說我們家人一致認為他是我們的天使，是受上帝差遣來幫助我們的。下面是他回信的一部分：“我在這一行已經工作有十年了，在聖誕節前後、又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幫助找到工作的，你是我經手的第二例……。你的困難在於H1-B簽證，再加上經濟的不景氣。大多數公司都不考慮這樣的申請者。但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還是決定幫助你。結果成功了，一定是某種神的眷顧，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Joe自己不是一個基督徒。）

這就是我信主的過程。儘管聽起來

非常的實用主義，然而我想，神在藉這件事告訴我，人應該在聆聽神的指引上更加信靠、順服，全心仰望主所給我們的應許。通過這次的經歷，我更能體會到，每個人的命運都受到不同事件、因素的影響左右，而這些事情的發生、發展，大多是不能用我們擁有的知識來解釋的。只有藉神的幫助，人才能真正理解那些發生在我們身上以及周圍的事情。神有自己的計劃。當量子力學證明我們人不可能盡知這個世界時，實際上也證明了我們不可能了解神的計劃。但奇妙的是，神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默示（Revelation），所謂的神找人。人憑藉神的默示可以達到理念上的完整，就像我們在科學，尤其是數學中追求的完整性，所謂Completeness。我想，我應該祈求的是，“God, please complete me!”。☞

周浩弟兄來自中國上海，目前住在Winchester，2009年5月3日在CBCGB 109屆受洗，屬中區團契。

責任編輯 吳京寧

（上接第6頁）

我說：“你應表態下決心”我便情不自禁地高舉右手說：“跟從耶穌，永不改變”。話一說完，我就從夢中醒來。我想這是神在催促我趕快決志。過了幾天我就在查經會上宣布決志並參加受洗班學習，於2009年5月3日受洗。

五·在中國傳福音

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定罪。”（可16:15-16）受洗後三天，

我啟程回中國大陸，計劃半年返回。臨走前，教會的弟兄姐妹幫我找了30余碟光碟，有唱歌的、講道的、作見證的。帶回中國後，我把這些碟子借給當地教會，由他們組織大家看。看完後他們說很好，不少弟兄姐妹還借回家去看。教會看完後，我又把碟子借給我們小區的基督徒和慕道友看，他們也說很好，最後我就把絕大部分碟子送給了他們。

在中國我參加了一個家庭教會的主日崇拜和查經，和弟兄姐妹交流和見證

分享。總的來說，儘管中國對宗教信仰不那麼開放，但人們對神的渴慕日益增長。我寫了一首小詩獻給尚未信主的弟兄姐妹：

人生在世約百年，
進入天國並非難。
口頭承認心裡信，
得救稱義活永遠。☞

責任編輯 張應元

從被動跟隨，到自覺信仰

潘道才

信仰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體現。我從小生活在中國大陸，接收的是無神論、進化論、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同時也受孔孟的儒家學說、小說和傳奇故事的影響，了解一點佛教、道教、神仙、鬼怪等等。在那個年代裏，我們相信無神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統，是主流。但經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們內心與表面出現了不一致：一面講無神論，一面卻把人推崇為“神”！這種信仰運動，誤導來多少無知的青年和百姓。十年動亂，摧殘了多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成果。

當時，我的內心十分苦悶。還有什麼可信仰的？我覺得不要再空談什麼信仰，踏踏實實地工作，老老實實地做人，對得起良心就可以了。當時學術界用了“信仰危機”這個詞來描述人們的思想狀況。社會上寺廟多了起來，燒香拜佛的人也漸漸地增多。我的很多親戚，包括我的愛人，也開始信佛。有時，我也跟著拜佛敬香，但是談不上信仰。我抱著一種“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神和靈是很神秘的，我“敬而遠之”，“敬而畏之”。

1998年，我退休了，感到自由了。“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之年，我開始用一種超脫的態度，來看待周圍發生的一切，寬容別人，善待自己，經常外出旅遊。融入大自然。回想那段日子裏，我不談信仰，對生活也無奢求，只求家人平安，兒孫健康，平靜而和諧地生活就足矣。知足而常樂也。

約五年前，我得知兒子和兒媳信仰上帝，成了虔誠的基督徒時，我很高

興，高興他們有了明確堅定的信仰。不像我，雖然年記大，卻無甚麼堅定的信仰。兒子希望我們讀聖經，我們就到當地的“善牧堂”去買聖經，開始閱讀。讀後感到很有哲理，但又不太懂。當時的思想狀況，是覺得可以信仰基督，但不參加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跟隨家人，開始有了進入主耶穌基督聖殿的想法。

一次，兒媳對我們說：“世界上凡是信仰基督的國家，都科學發達，文明程度高，人民生活安定幸福；而信仰其它宗教的國家，大多數落後，貧窮，或戰火連綿，人民生活痛苦”。這段話深深觸動了我，使我相信上帝的偉大，信仰上帝是正確的。

今年四月，我們夫婦來美定居，4月26日第一次參加主日崇拜。教會裏素不相識的兄弟姐妹熱心接待，視我們為親人。此時此景，令人倍感親切。當天的慕道班上，我們夫婦就表示要信奉上帝。我們公開表態，是主耶穌對我們的感召，是聖靈進入了我們的心田。

隨後，我們在“受洗班”聽蔡牧師和李新宇老師的講課。經過團契查經，主日牧師們的證道，以及每天讀經，對上帝的信仰漸漸在我心裏紮下根。但是，仍有一些疑惑，還有往日的理念，阻礙我進一步向主敞開心扉。於是我翻閱家中的書籍，如“由信仰到成長”、“基督教與中國”等，另外再到網上聽馮秉誠、遠志明牧師等人的傳道。

我慢慢懂得，以前我不信上帝是一種罪。讀到孫中山、愛因斯坦、牛頓

等偉人也都信仰基督教，我更堅定地相信，上帝是原本存在的神，耶穌是上帝派來拯救我的。耶穌為救世人，也為救我，流盡寶血而復活。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不像別的宗教所信奉的“神”，是由凡人修練頓悟而變成了“神”，是由人造出來的“神”，不是真神。唯有上帝才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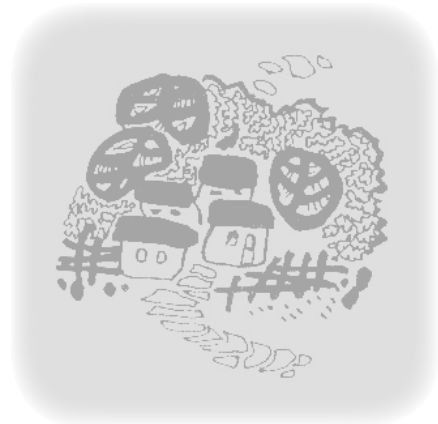
由於自己信主的日子短，聖經也讀得不深，所以對基督教的真理還知之甚少，需要進一步靈修。但是，只要我信，我就能得救。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呢？”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馬太福音14：28-31）

主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能做“小信的人”，不要疑惑。所以我要堅定信，相信主耶穌的寶血，已洗淨我的罪。



潘道才弟兄和顧洪琴夫婦來自中國上海，目前家住Lexington，2009年8月30日一同在CBCGB 110屆受洗，屬庇哩亞團契。

責任編輯 張建



有福之人

汪正元

人生的意義何在呢？我在接觸基督教之前從來都沒有認真考慮過，只是想著好好讀書，將來只要能做一名非農戶口的普通職員也就心滿意足了。我生長在一個比較窮的安徽鄉村，當時甚至羨慕下放到我們村的知識青年，因為他們吃穿都比我好，可從來沒有想到他們離開父母，從優越的城市下放到窮鄉村是多麼的不容易。

1977年秋季，中國大陸恢復高考，我幸運地考上安徽省農業大學，儘管覺得農業大學怎麼還是種地的，但是心裡還是特別地激動。當時我是我們鄉（人民公社）唯一考上大學的。其實我高中的成績只是一般，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也沒有想到別的原因。有人說是我們家的墳頭好，我也不以為然。大學畢業時，我又是我們系唯一考上研究生的，事實上我不是最優秀，而是幸運再一次臨到我。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爭先恐後出國留學時，我又一次幸運地被研究生院推薦去參加Rockefeller Foundation 獎學金的考試而且被選中。其實我的英語不是很好，我又覺得自己很幸運。來

美以後順利地拿到博士學位和通過各種考試。我的求學道路一帆風順，我把它歸根於“幸運”，從沒想過是誰在保守我。

我記得我太太聽了我講述的“幸運”史，她就認為是神一直在保守我，可是我就是很長時間都不能認識到這一點。我花盡十幾年的時間，才認識到這個對我太太來說一目了然的事。我認識的轉變是慢了一些，也沒有奇蹟瞬間。我時不常地觀看星空，想像著宇宙和人體結構的奧秘，加上在查經班和教會裡的薰陶，漸漸也認識到神是一直在看護著我。儘管家裏和工作中也有許多不順心的事，但是天父一直在看顧我們。

我信主耶穌基督，也是走過一段艱苦的路程。對主耶穌基督的生平和復活，總是什麼都懷疑，鑽牛角尖。我之所以能信主也是通過對自己的罪有一定地認識以後，還有經歷了家裏和工作上的困境過程中自己的無奈，才慢慢地認識到，只有主耶穌可以救我脫離罪惡和拯救我們，我們被造之物是多麼的渺小，一切只有信靠神。

在信仰的道路上，對多數人來說，

驕傲常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也不例外。從上大學，讀研究所，到來美留學的成功，我歸功於“幸運”。聽起來好像我是很謙虛，但是我一直沒有認識到神的默默地保守，其實這也是一種驕傲。另外，我遇到困難時，很少認真禱告，不能認識到神的力量。我記得好多基督徒對我傳福音時說，人是多麼的渺小，神的力量多麼大，靠人是不行的。我回答是靠人肯定不行，但是靠神也不一定行，尤其是在我禱告後，沒有看到我認為好的結果時，就更覺得神不一定靠得住。有時甚至認為神一定靠不住。這不是驕傲又是什麼呢？可是多年來我一直認識不到這一點。只是後來看到神的美意，才能認識到這一點。

約翰福音六章35和36節：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看了神的提示和讀了神的話語，就像看見了他。我該信了。我要把一切交給神，我甘心，我放心，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最好的歸宿。儘管我不一定每次都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信就是有福了。☞

汪正元弟兄來自中國安徽省，2009年5月3日在CBCGB 109屆受洗，屬望主團契。目前家住Sudbury，有兩個孩子，女兒Yun、兒子Bryant。

責任編輯：李新宇

大型系列專題片《彼岸》製作完成！

繼《神州》、《十字架》和《福音》之後，神州傳播協會經過三年多採訪製作，近日將一部真實反映海外華人心路歷程的大型紀錄片《彼岸》呈現給大家。《彼岸》共九集，全長約八小時，講述了華人在歐洲、美洲和澳洲的幾十個動人故

事。主人公有留學生、工程師、企業家和網路新娘，也有偷渡客、殺人犯和賭徒。《彼岸》介紹了一百多年來，從舊金山第一所華人教會建立，到今天幾百萬基督徒，海外華人中一個個信仰傳奇。詳情請登陸：www.chinasoul.org





靠主得那有山有谷之地

呂子峰牧師訪談

《心版》編輯組



編者按：呂子峰牧師現為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總幹事。今年9月24至26日受本教會邀請做秋季佈道會講員。呂牧師生長於中國西安，先後於喬治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畢業，主修景觀建築設計。呂牧師曾在美國麻省大學-Amherst任教多年，同時在該大學城的華人教會事奉。2007年7月，呂牧師因為清楚看到歐洲宣教工場的需要，辭去大學教職，和太太鐘凌帶著11歲的女兒和8歲的兒子搬遷到英國，做全時間的宣教士。宣教的道路，有挑戰與艱辛，更有收穫與喜樂，正如聖經所記：“你們要過去得為業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神所眷顧的……”（申命記11：11-12）。呂牧師在佈道會之餘，抽空欣然接受本刊採訪，從他自己信主的心路歷程，到歐洲宣教工場的異象，向我們娓娓道來。

聽說您出生於基督教世家，請您介紹您的家庭背景和信主的心路歷程。

我生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我們這個家族，我父親那一邊，是我曾祖父一代開始信的。據我所知，我的曾祖父和他的兄弟，由外國的宣教士（估計是從蘇格蘭那邊過去的宣教士）帶他們在福建閩南的村莊裏信主。我爺爺是呂振中，他翻譯了一本聖經。呂振中譯本特別的地方，是直接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過來。我應該算是第四代基督徒了；我母親那邊，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舅舅就是許牧世，他做基督教文化工

作，寫書，也翻譯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他是三個主要的翻譯者之一。

我在西安長大，那個時候我沒有機會接觸聖經。大概九歲的時候，我回老家到廈門鼓浪嶼，接觸到這個信仰。1978年我們全家去香港，在我爺爺去的那個教會裡，我開始真正明白聖經的道理，在香港受了洗。後來到美國讀大學，覺得很枯燥乏味，甚至沒有了真正的依靠，所以我就回到了神的面前。我總結出自己信主歷程的三個階段：神親自來找我；神自己來拯救我；神把反叛的我帶回來。經歷了這個過程，我開始了真正的追求，積極投入教會的事奉。神帶領我進入了深層的屬靈階段。

您自己的專業是景觀設計。是什麼樣的呼召，使您毅然辭去在美國大學的教職，全家搬到英國，做全時間的宣教士？

我是讀景觀設計的。在U Mass 教書時，也在華人教會服事和做學生工作。偶然的情況下我加入宣教，跟Lowell教會的劉錦樞牧師去千里達短宣。後來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安排我去了歐洲不同的地方短宣。在歐洲的收穫很大，Lowell教會的林雲達長老跟我說，歐洲有很多像你這樣的人。911以後美國突然變得很封閉，歐洲反而大開，有大批的中國大陸學生去歐洲。我看到很多年輕學生，就想起自己從中國剛剛出來的時候的那種感覺，很孤單，而且很懼怕。這些人有錢，但是我從他們的眼神裡可以看到他們心靈深處的徬徨。自

從那一次回來以後，我的心就留在那邊了。以後我每年都去。雖然歐洲以前是基督教的地方，現在已經不是了。不像北美有很多的知識分子留下來，歐洲屬靈光景很弱，華人教會和宣教士孤立無援，屬於屬靈開荒地區。想到我的信主家族實際上是從歐洲宣教士來的，我有一種回報福音的債的願望。

但是，我在北美這邊的生活舒服，周圍的人也這樣。我在大學裡教書，做我理想的工作，有終身教職，不會被解僱，又可以做你的服事。我父母就問過我為什麼要放棄。在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神通過聖經跟我講話。神在呼召以色列人的時候，他是讓以色列人奉獻初熟的果子，也就是把最好的給神。但是我跟神討價還價，我說等我退休以後再走，要不，等我孩子大學畢業再走。這個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發現等我退休還要25年，孩子大學畢業也要10年。10年、25年之中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神讓我動的時候，我那時才40出頭，神那個時候就鼓勵我，讓我感覺到負擔很重。首先職位要辭掉，我辭職的時候，大家都愣了，多少人多少年奮鬥就是為了這個，你怎麼就放棄了？要搬家過去，孩子的教育，都要重新開始。這就是對我個人的挑戰：世界上的東西和神，你要哪一個？神挑戰我，要我把最好的給他，也就是在最強壯最能幹的時候出去。我們是三年前去歐洲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宣教工場不容易，但是神的呼召清晰，我們就頂下來了。我現在的感覺真的是，以前風聞

有神，現在真的經歷祂了。這是很甘甜的，那個滋味是難以言表，好得無比。

在您的服事中，您是怎樣經歷神？感受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神是我的牧者。在現在的宣教工場中真的看見屬靈爭戰。本來很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做不成，本來在這裡很順利的事情，在那邊就不順利。我們以前在安城教會或者在波士頓教會可以做的事情，到了歐洲工場就做不出來了。魔鬼撒旦想辦法讓你退縮，這個包括家庭的挑戰，孩子們適應的挑戰，在工場中同工們之間適應的挑戰。我發現我不能靠自己的智慧，靠以前的經驗。怎麼辦？就要靠神。保羅說，我把這些看為糞土，把自己以前的東西看為糞土。保羅倒空了自己以後神就用他。我在這個時候體會到了一點點保羅所講的，因為你不能靠你自己的智慧，完全依靠神，你就看到了神的偉大。所以我體會到，神是我的牧者。

請您談談在您的服事中，師母及您的孩子們對您的支持。

我非常感謝神，我的太太非常支持我。我們一起走這條路，沒有她我是沒有辦法走的。我現在的工作要跑很多地方，關心很多東西，師母就幫我墊底。她做很多瑣碎的事情，包括家庭照顧。比如說我的太太就是一個填縫的人，有一些事我疏忽遺漏了，她就幫我填著。因為有了她，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做。師母的腳色是很舉足輕重的，往往願意做一個默默無聞的螺絲釘。

小孩子也不容易，他們有適應的挑戰。我女兒已經是teenager了。英國跟美國還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我很感謝神，他們有成長上的挑戰，但是神還是保守的，他供應我們足夠的。現在他們都慢慢開始適應了。我想還是請大家繼續為我們禱告。

請您介紹您在英國宣教的情況。作為基督教華人佈道會總幹事，請介紹你們的異象，你們的事工。

現在在歐洲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已經60年了。歐洲所有的華人教會早期成立的時候基本上都跟COCM有些關係。很多是我們幫他們建立起來的。現在我們的工場還是整個歐洲。基地在英國，服務於整個歐洲。現在歐洲當地的中國教會比較弱，大批中國學生的工作，他們不太能做，新移民\第二代移民的事工，在下一步跨文化的事工，他們沒有能力做。所以幫助中國教會也是我們的事工一部分。

對北歐的華人教會，特別是在他們開始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工作，現在他們都獨立了。現在在整個歐洲我們有32個全時同工，有5個supporting staff，還有很多義工。

我們COCM的得到的呼召，第一是看見中國學生的需要；第二是宣教工場上中國教會需要成長；第三歐洲本地人的需要。所以我們COCM的異象就是，有一批成熟的華人基督徒在歐洲一起傳耶穌基督的福音，通過聖經，忠於聖經的教誨，服務當地社區，為主贏得萬民。我們需要看見將來在歐洲的華人成為成熟的基督徒，不但信主，而且成熟，進入歐洲的環境、社會，影響歐洲人。我們的使命是與志同道合的教會和福音機構做三樣事情，三個e：Evangelism，傳福音給華人三個群體：中國學生、新移民、和當地第二代華人；Equipment，栽培、訓練、和幫助當地教會；Encouragement，鼓勵差傳。這三個是我們的使命。大的異象，是看見將來歐洲人回到主的面前，我們中國人成為一個部分。

注意到您以前在安城的服事，和您現在在英國的服事，都是和學生有關的，學生工作有哪些特點？

講到學生，我以前在安城的服事就是針對學生，現在在英國的服事對象，很大一部分也是學生。我們服事的範圍大得多，包括新移民、第二代移民、跨文化人群。可是現階段，至少最近五年，我們最大的精力是花在學生身上。我們在這方面經驗多一點，摸索出來了一條路。我們的同工在這方面的人數也較多。現在在歐洲是個特別的時機，我們有大批的人在服事。

現在來的中國學生年齡在20-25歲左右，大多數是讀大學本科，也有碩士學位第一年。這些人與我們那一代人還不太一樣，他們基本上相信有神。但是，問題是哪個神？是不是這個神？在現在中國成長起來的這批年輕人，他們掌握的信息真是多得不得了，他們思想很開放，也很有錢。他們現在的心裡，跟我們剛出國的時候的相似之處，就是需要有一個家的感覺。不過他們的這種感覺更強烈，因為他們這一代都是獨生子女，從小長大是六個人呵護著的寶貝疙瘩，出國以後，一下子變得舉目無親。心靈很空虛，需要人跟他們講話、聊天，講他們心裡的話。他們需要很多的關愛。但是你不能像父母那樣地跟他們講話，要像朋友那樣跟他們講話。我們的宣教中心就是你的家，你可以隨時回來，這是你的地方。他們就很喜歡。我們的校園團契也是這樣，強調家的概念，歡迎你回來，家裡頭可以吃飯、聊天，同時福音就傳過來了。我們的營會的理念也是如此。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多人？因為我們需要一對一地花時間跟人談。可是你知道嗎？很有效啊。他們發現你這麼老遠地來跟他們談話，他信哪，也不繞開信仰這個東西。我們的營會不是單靠講道，而是靠整個package，我們唱詩、見證、遊戲、演戲、分享、禱告，每個去短宣的人，我都希望他們盡其所能。

很感謝神哪，我們的營會，大概百



分之七八十的福音朋友都信了！這就是年輕人的特點，讓他們感受到他們自己無法摸著的東西，用生命影響生命！

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所面對的宣教工場和宣教對象也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請介紹您所見到的在英國宣教工場的這些變化。

宣教工場的對象，從英國來說，早期譬如50年代，那時候我們COCM才開始，但學生很少；60年代有大批從東南亞區的護士；後來就有些餐飲業人士從香港過去；之後又有些香港來的學生，其中有些人留了下來。現在這個宣教工場主要是大批中國學生。所以這個工場在變化，宣教對象也在變化，以前是植堂，接下來是護士工作、學生工作、餐飲業人士工作；現在新的學生來了，我們要做新的學生的工作；再下去我們看到當地歐洲人的需要。

對這次佈道會，您有何感想？對我們以後舉辦這類佈道會，您有什麼建議和勸告？

我覺得很感謝神，你們很衷心地服事。來了以後，看到大家很齊心地辦這個佈道會，也感受到你們都很熱情地歡迎許多學生來佈道會。

其實北美的華人教會是很富的，Lexington教會也是很富的。這是神給你們的恩典。需要思考，需要走出去。用我們安城教會作例子，我走的時候，他們很捨不得。我覺得神給你們很多的福氣，很多的恩典，你們人才濟濟，能幹的人太多了。問一問自己是不是用到最好的地方。傳福音需要走出去。我們在英國現在傳福音看見一個模式，就是

很難叫學生來教會；要走出去，走到學生當中去，才能得到他們。所以我很高興看到你們在城區有這麼個聚會，我覺得很好，可以再做多一點。你看耶穌，他就是走出去傳福音的榜樣，他從天上道成肉身走到我們人間，來到這個世界上，他跟稅吏一起吃飯，在井旁等著婦人。他沒有說你來到這裡，你來到聖城裡頭才行。

宣教對我來說，要走出去是很重要的。還有一點，走出去是要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說話。信神的信息不變，但是講話的語言可以變。對法國人要用法語，對小孩子要用小孩子的語言。對年輕學生你要學會他們的語言。我這次來帶來四首歌。我們唱歌也是一種語言，他們喜歡這種歌，我們就用這種歌跟他們講話。永恆的信息不變，我們信仰的基礎不能變，但是我們講話的方式方法可以靈活應用。對學生你要用他們能夠共鳴的方法。

對Lexington教會將來可能去英國或中國，或其它地方宣教的弟兄姐妹，您有什麼建議？

我想你們是可以參加英國的宣教的。你們比較容易以短宣來支持，明年春季我們有營會，營會需要各方面的人。從宣教的角度的角度，支持COCM有三個P：Player，Participation，Provision。也就是：人去，錢去，禱告去。現在你們比較知道我們的情況了，就可以為我們禱告。你們可以參與我們的短宣。我們最需要長期參與者。另外就是金錢上的支持——因為每個宣教士都需要財物的支持。☑

編輯按：傅立德牧師曾在台灣宣教三十多年，擔任台北真理堂的牧師及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教師。現在是加州正道福音神學院的心理學及神學資深附屬教授，並於今年四月擔任本教會主辦的紐英倫區司提反事工年會的主題講員。傅牧師及師母都能說流利的國語。

您是怎麼成為基督徒的？

我生長在美國內布拉斯加，那裡大多數的人都去教會，而我去教會主要是為了社交，還有如何做好人。那時，我對信仰或自己是否真基督徒都沒有想太多，也不大明白作基督徒是什麼意思。五零年代我服役海軍，軍官訓練後被派到台灣，當時我聽說過福爾摩沙，卻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1959年左右我到了台灣。我們有個軍方教堂，那裡的講道和我以前聽的不同，他們只講耶穌，我也變得對耶穌很感興趣。那裡還有一些宣教士在幫忙，他們對我的信仰很有幫助，還介紹一些基督教的書籍給我。

從那時起我也才瞭解基督教信仰不是過去我所想的那樣。另外，我有個陸軍軍官朋友，他的中國鄰居有個兒子想學唱歌，他在大學校園團契服事和領詩，那個兒子就是李秀全；音樂是我的本行，我就開始教他。秀全是一個真的基督徒，不久我們成了朋友。我注意到他的生命裡有一些我沒有而想要的。他一直以為我是基督徒，後來卻發現我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我羨慕他的生命，我想成為像他一樣的真基督徒——跟隨基督的門徒。這就是我怎麼成為真基督徒。

請談談您在台灣的事工。

我從來沒有打算做牧師。我原本該在台灣服役十五個月，但是美國國防部把我的申請表弄丟了，結果我不能被調動，後來國防部來封信問我願不願意在台灣再待三年，所以我就待下來，而且

最大的誠命是彼此相愛

訪問傅立德牧師及師母

《心版》編輯組

有機會在軍中學了中文。

最初我去基督書院，教導書院的合唱團和在學生中心工作，也在真理堂負責學生事工，暑假就帶著那些大學生去教小孩子聖經。台灣很潮濕，而且熱得不得了。雖然美國孩子的房間有冷氣，晚餐有牛排，但是那些孩子卻覺得比許多美國孩子(包括我)都快樂。這些中國基督徒卻更像真基督徒，有靈裡的喜樂。

我花了很多時間學中文。快服役期滿的時候，我還不清楚退役後要做什麼，我自己想“你要作牧師嗎？”我想我不會去當牧師，我不是那塊料，況且我不是個聖潔的人。然而，倘若神要我作牧師，我必需認真地去面對這件事。後來，我決定去申請神學院，也被接受了。台灣是我認識主的地方，神學院畢業以後我就跟妻子一起回到台灣當宣教士。

我被差派去做大學的學生事工，服事了五年以後，回到美國休假一年。在台灣，每天都有學生來跟我談他們的問題，我做了很多協談的工作。回美國那年我就想，是不是應該去研究院進一步學習協談？

我去了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一個研究院，研讀基督徒輔導工作，週末還要去講道。感謝神，十三個月後我拿到碩士學位，然後我們回到台灣，繼續做學生事工四年。之後，我再回到美國唸書，我想學習



更多的知識，能把協談輔導做得更好。我先申請了三個大學博士班，最後選擇去普渡大學深造博士班。

非常幸運，普渡幾乎接受了我所有的碩士學分，而且我的顧問教授也幫我申請到一份很好的獎學金，所以我不需要工作(只有師母在工作)。兩年後我得到博士學位，我們又決定回到台灣，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書，一做就做了22年(1978-2000)，在此同時，我們也被指派帶領一個家庭式的團契。

有這麼多傳福音的事工在台灣進行，為什麼台灣的基督徒在比例上還是那麼少？

台灣有很強大的佛教和道教傳統，其實，台灣主要的宗教是物質主義。然而，傳福音的努力並非徒然，譬如我們服事的那一區，基督徒從過去的2-3%成長為5%，有些地區基督徒已達到人口的14%。

您見過許多差異懸殊的教會，往後十年，我們將面臨最大的挑戰在哪方面？

有真理也有愛的教會就會成長。有些教會強調真理的知識、有些教會強調愛而不注重真理。如果教會能在愛與真理的教導上平衡發展，同時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它一定會成長。從神學的角度，福音本是神純然的恩典，凡相信耶穌而持守與祂連結的人，都必得救。

神是恩典直到永遠。我們想要別人改變、成長、被聖潔；而最好的聖潔方法是祂告訴我們祂多麼地愛我們。有些

根據聖經，最大的誠命是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在大使命之前，重要性也在大使命之上。所以最要緊的還是彼此相愛。人際關係是一個測驗。教導神的話十分重要，但是論到我們該做什麼、我們為什麼服事神，彼此相愛就是最不可缺少的見證。☩

中國教會的危機是用威脅，譬如：你必須努力事奉神，否則祂就不要你了。這是不對的。神藉著愛使我們在基督裡改變、成長，而不是透過功利主義或成功神學，這兩者都不榮耀神。

關於與神建立關係，能否請您分享幾個協談輔導的經驗？

我想建立關係是最重要的。我們有時太過於強調你該做什麼，聚會所的創辦人倪柝聲曾說：“我們是誰比我們做什麼更重要。”我們是誰是從成功的關係而來。你得先成功地經營你和家人的關係，才能有效地在教會服事神。

傅師母，請您談談您成長的家庭。

我的父母親在教會認識，後來他們搬到城裡。因為父親只有上到八年級，他在一個做砂紙的工廠工作，我們很窮，我是老大，晚上睡在飯廳。雖然我們經濟上不富裕，我們卻富有愛。父親一直受到社區鄰里人的尊敬，他是我們教會的執事會主席，人很謙卑，自修神學的書，並常讀神學院的課本。

我想父親在他工作的地方作了美好的見證(在行動上，不是言語上)。還沒有司提反事工之前，父親就在我們的教會做那樣的工作。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先向神禱告尋求答案和帶領。所以當我想到建立關係，就聯想到我成長在一個總是歡迎人、款待人的家，那些無處可去的人，常被邀來與我們共享主日晚餐，父親真是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榜樣。

傅牧師的結語

根據聖經，最大的誠命是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在大使命之前，重要性也在大使命之上。所以最要緊的還是彼此相愛。人際關係是一個測驗。教導神的話十分重要，但是論到我們該做什麼、我們為什麼服事神，彼此相愛就是最不可缺少的見證。☩

從迷信到感悟

顧洪琴

從小我生活在中國大陸，受環境影響，相信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這種觀念變得淡落了。

退休時由於身體不太好，我聽人言信了佛求菩薩保佑，在家裏設了佛龕，請了觀音菩薩，早晚三支香，每天供水果、清水。從此我逢廟必進，見佛就拜，並許願捐奉。後來有次旅遊時在廟中受騙，使我深感失望，對拜佛也因此不再熱衷了！


五年前有次在通話中兒子向我傳了福音，要我們讀讀聖經，隨即寄來兩本聖經。我兒每週在電話中給我們講經，並且指出：佛是靠大家供奉的，而唯有上帝為了赦免世人的罪，將唯一獨生子賜下人間。主耶穌為了拯救世人，在世上的三十餘年裏，傳福音、治病、趕鬼、行神蹟奇事，並遭到許多逼迫，受盡了苦難。最後被釘慘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寶血做為贖價。

我聽到福音很受感動，熱淚盈眶，因此決定信主。在當地善牧堂陳

牧師的引領下我向神禱告，因我無知誤信了佛，求主赦免我的過錯，並把佛龕的一切東西全部除掉。從那時起我開始讀經，但不能堅持。

今年4月20日我來到美國，接著的第一主日就在兒子和兒媳帶領下頭一次進基督教堂，受到大家熱烈歡迎，心裏有股說不出的感動。大家與我素不相識，但一個個面帶笑容親切的問候，把我當做他們的長輩，使我備感溫暖，讓我分享到主給的愛。

5月17日我參加了受洗班，認真聽取老師的講解，課後堅持每天靈修。說也奇怪，老師佈置背誦的經文，看幾遍我就能背出，我深信這是主給我智慧和能力。神創造萬有，沒有神便沒有我的一切，但我卻不認識神，豈不是罪人，不配得到永生？但我相信祢為我的罪死而復活！

主耶穌，我願意悔改且信靠祢做我的救主，求祢赦免我，並進入我心中做我生命的主！

責任編輯 鄭智美

編者按：本文原發表於2010年1月24日司提反事工座談會中。2010年4月16日作者全家已返回中國。讓我們繼續在禱告中記念著她。

我蒙受司提反事工的弟兄、姊妹的愛，把我從因愛夫離世的深深的思念、沉痛裡帶領出來。本想參加今天的座談會，但因事不能參加，我很遺憾；特以書面的形式與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見證。

我的兒子孫大衛於2008年11月18日來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我與兒媳婦、小孫女於2009年1月份從哈爾濱來波士頓。到達美國後我們全家來我們的教會聚會。

我的家是非常相愛的家庭，我們夫婦與兒子、媳婦、小孫女五口人，在一起生活。全家都信主。丈夫名字叫孫玉斌，對人謙讓、誠懇、熱情，樂善、好施。無論鄉親鄰里、親朋、同事他都用愛心與之相處，因此大家也都很敬愛他。他愛我們的家，愛我，愛孩子們，我們也非常的愛他。我身體不好，從幼兒時就患有支氣管擴張的疾病，很容易咳血。但玉斌與我結婚三十六年的時間，百般照顧我，安慰我，他做了我做不來的事，更承擔了我該承擔的事。幾十年的時間，愛心、耐心，無怨無悔，默默奉獻，營造這愛的小巢。

他的身體很健壯。可是在2007年11月，偶然發現腿腫，到醫院就診，三天的時間，就確診患了胃癌並已經轉移到肝、下腔靜脈及淋巴。經過七個月的化療維持，於2008年6月2號被主接回家。

玉斌走了，我們一家非常想念他。我對他的思念、依戀與倚賴更是無以言表。我難過、悲傷，孤獨、痛苦……

2009年暑假我們教會講約伯記，每次聽道我都在默默地流淚。8月9日那個禮拜天證道的題目是“當琴音與簫聲不再”，我非常感動。8月11日因為



走出流淚谷

記司提反事工對我的幫助

肖得恩

外甥女一家從國內哈爾濱來波士頓旅遊，看到我們教會的《心版》那麼好，她想帶走一份，我只好給教會打電話尋問此事。我藉此機會與牧師交通，並將我丈夫去世及我的苦情向他述說，沒有想到牧師非常的關愛我，正逢那麼熱的天（那幾天正值高溫天氣）當即就驅車來家探訪，並且要為我安排司提反事工的姊妹陪伴我禱告。我非常的感激並樂於接受。

9月2日司提反事工的楊姊妹開始來我家，我流淚傾述我對丈夫的思念之情。我們流著淚相互握著手在神面前禱告。這樣，她每週在禮拜四下午三點半如時來到我家與我交通、禱告。隨著時間的推移，使我們的交通越加深入，我們在一起分享主的愛，分享屬靈的經歷，分享牧師們的講道，一起為司提反

及其它事工禱告，也為家庭禱告。

這其間我們偶然得到一本書，是焦源濂牧師著的《愛的跟隨》，我們都反復讀了，我在讀這本書時，常常被感動得流淚，我們坐在一起分享路得的境遇，她的愛心，美好的見證，尤其是第三章“路得找到歸宿”，焦牧師講得非常細膩、深透。我的內心受到很大的震撼。這時，我的內心深處深深的感受到，主不就是我的波阿斯嗎？祂滿了慈愛，祂對我也滿了期待。我不應沐浴更衣，進入內室，迎見我心所愛嗎？況且，在玉斌病中，我們夫婦雙雙都把自己奉獻給祂，今天祂一直用那愛的衣襟遮蓋著我。祂不是正在對我說：“女兒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我心向祂呼喊：主啊，願你使我心全然屬你，你不做成這事必不休息。

神給我們很多的話語，主的話帶著安慰，帶著能力，帶著命令，帶著醫治。我們在一起分享，也特別安慰我的心。神知道並體恤我的軟弱，過去我大事、小事依賴玉斌，今天神要領我單獨地、單純地走這一條路，像小孩子，重新學習生命的功

課。每天靠主得力。神真是奇妙，9月份，週間姊妹會請劉東崑老牧師講《在基督裡生根建造》，這其間我們錫安團契也在講約瑟，王繼勇老師還特別向我們推薦並借給我焦牧師的《泉旁多結果子的枝子》這本書。我看了，也聽了焦牧師在2003年2-3月份在我們教會的同題目的講道錄音。這些話好像專為我講的一樣，當我們在一起分享這些話語，使我們真實地體會到神的心意，主願我們長大，如同一顆栽在溪水旁的樹。我們的心被神的愛感動，心裡真是火熱的，我們都願做一棵被神栽種的樹。神把我的心眼打開了，讓我看到今生即是神同在的永恆，我的心就得到釋放。

我們在一起面對面禱告三個來月的時間，我實在不忍心那麼冷的天，讓她還往我這裡跑，加之那時公司的老闆也不再給她時間，後來我們改在skype上禱告。感謝主，神特別的祝福我，在不知不覺中我的心得到安慰，自丈夫離世後，我那被悲傷凝固的臉上，也常常流露出一微笑。我漸漸走出思念丈夫的流淚谷。雖然地上的伴旅離去，但主是我旅途的良伴，是我的歸宿。主告訴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主的標杆直跑”。我願跟隨主，願主加我力量，到年老髮白的時候充滿汁漿，多結果子，奔跑前面的路。

路加福音22：32說：“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感謝主，司提反事工是我的鄰舍——好撒瑪利亞人，醫治了我的傷痛。雖我已到花甲之年，似乎是趕不上了，但我願意，作有需要之人的鄰舍，留心做司提反的事工。

在此我感謝主，感謝帶我走出困境的牧師、弟兄和姊妹。☺

責任編輯：張子義



蒙 召

張紅星

轉眼間，先生作團契召集人已近兩年了。回想兩年來與神同工的經歷，與弟兄姊妹共同成長的時光，心中充滿了感恩，也常常問自己：當初真的是神的呼召嗎？說起來還真有一段故事呢。

人的逃避

2005年下半年，團契推舉新的召集人，先生是候選人之一。當時先生極力推脫，神也憐憫我們的軟弱，沒有把這個重擔交給我們。轉眼到了2007年，先生又被推舉出來。這一次，先生仍然拒絕，原因是他有可能換工作、離開波士頓，我卻知道，逃避也是原因之一。

神的預備

搬家異議

先生一直嚮往南加州的四季如春，我卻喜歡波士頓的四季分明。對於搬家，我們意見並不一致。先生很執著地在加州尋找機會，甚至趁2007年六月去加州開會的時機，帶我們全家實地勘察，以期說服我。七月初，他得到了面試的機會。看他那麼堅定，我也只有向神求：“神啊，不論搬家與否，求你讓我們夫婦同心。”禱告後，我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只願他找到工作，我跟著走。當我們夫妻同心等候的時候，意外的事卻發生了。

我有工作了！

2007年8月22日下午，我在社區大學的老師打電話給我，說有教中文的機會。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哇！我有工作了，而且是天上掉下來的！”其實這只是神計畫的一個環節罷了。之後

我們去野營了兩天，回來後面試，9月1日正式成為老師。這時，先生面試還沒有結果，我們計劃在學校開學前搬家的夢想也落了空。不過，我已不想搬家了！這一份工作是很喜歡的，我不得不向先生宣告：“你自己先去加州吧，我暫時不走了。”

弟兄的印證

神給了我一份工作，堅定了我不搬家的主張，同時神也通過其他人來印證他的呼召。當時的團契召集人潘弟兄，每次見到我們，總要問考慮得怎麼樣，找工作進展如何。我很納悶他為何這樣追問，他明明知道我先生想走，而且已經面試過了。但看他不急不慌、胸有成竹的樣子，我也不得不自問：難道這其中真有神的旨意嗎？

靈性的預備

2007年，我信主十年，當時在傳福音過程中，遭遇到一些挫折，靈命處於低谷狀態，服事並不熱心。為此，心裏也很著急，因為我深知與神隔離的苦楚。適逢此時，神差派“北美大陸事工使團培訓團”來波士頓培訓三天。鑒於靈性方面的需要，我們全家全程參加。其間收穫很大，我們的靈命得到復甦，重新與神和好。這時我知道，如果不搬家的話，先生是不會再拒絕作團契召集人了。

先生的工作

正當先生信心十足地等候加州消息的時候，神卻在波士頓給他預備了另一份工作。9月14日晚上，教會裡一位弟兄，也是他的大學同學催著他要簡歷，因他的公司正在招人，而他覺得我先生

很合適。9月17日，先生和那公司電話聯繫，對方希望能在第二天非正式地見他一面。先生原不想去，因為覺得工作不太適合自己。但既已講好，最後還是去了。對方很滿意他，連正式面試都順利通過了。對於先生來說，卻不是一件好事。波士頓公司催著他表態，問他是否接受這個工作，他催著加州方面儘快表態，問是否要招他，因為波士頓的最後日期是9月26日。

我希望先生能接受這份工作，以結束那心神不寧的日子，但我並不能替他作決定。感謝神，在那段時間裏，每當我琢磨這件事時，總是不自覺地哼唱一些詩歌，能感覺到神的同在，心裏倒也比較坦然。

9月25日是決定性的一天。那天先生下班回家，告訴我，他路上一直在聽見證，得到的資訊是也許神真的要他留下來。晚上躺在床上，我們還在討論這個問題，我不自覺地又哼唱起來。他聽到了，就讓我唱出詞來。我試著唱出“明知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風有雨，很大很難也很苦。主慈愛的手，時時拉著我的手，沒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腳下的路。”後來我們找出這首歌是小敏姊妹的“感恩的淚”。我們就一起反複地唱，好像總也不能停下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神要我們留在波士頓跟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們沒有理由不去走。

完全的順服

先生接受了波士頓的工作，很快的，加州傳來了拒絕的消息。我並沒有任何的僥倖心理，我很清楚神要的是完全的順服。我們那無所不知的神，他完全可以先把加州這扇門給堵上了，讓我們別無選擇。但是他沒有，他給我們時間做內心的掙扎，給我們機會來明白他的旨意，最後選擇甘心樂意地來順服他。順服也是一種獻身，神更看重我們的內心是否願意全然擺上。顯然，我們

靠信心得醫治

林蔡定玉

2008年11月，我住院檢查身體，後來發現有淋巴癌，就開始治療。注化療，一個半月後回家休息。

其間有一天，我睡沙發起來，拿起一本台灣教會的詩歌本，裡面說到約翰福音五章第六節：耶穌看到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麼？”；還有第八節，“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讀著那詩歌，好像主耶穌在向我說：“你要痊癒麼？”我就相信主會醫治我。

過了幾天，兒子要帶我去醫院，再

次化療。我想不再化療，但是沒有辦法，他們已經定好了。回到醫院，又開始化療。開始注的時候，注在左手，就是注不下去。又換右手，注是注下去了，可沒過多久，大概十五分鐘吧，他們又說不成，還要照X光，結果又停下來。我就看見主說話，又作了工，就想不再注了，要回家。

我跑出去，又被他們叫進來。我又跑出去，說我不再注了。後來，他們就把導管統統拿下來，家人把我帶回了家。醫生對我有意見，他們預測我還要化療三、四次，可我做了還不到一半。

奇妙的事在我的身上發生了。幾天後去檢查，癌症指數降下來了，再檢查幾次，竟完全好了。就這樣靠著信心，我2009年4月回到台灣，後來得到完全的醫治。現在，我每個禮拜去教會五次，參加禱告，讀經和主日敬拜，盡我的力量，愛主事奉主。

謝謝波士頓的弟兄姐妹的看顧，禱告愛心的服事。Lexington教會的弟兄姐妹，感謝你們，求主報答你們的愛心，在永世裏得記念。

責任編輯：張建

所走的路，根本無法和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相比，這是一條流奶與蜜的路，路上有神的同在和團契弟兄姐妹的扶持。

感恩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給人的往往超過人的想像。我的半職工作，不但給了我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會讓我時時想到神的恩典。先生的工作雖然多了一些挑戰，但他花在路上的時間比原來少了許多，尤其是星期五晚上，我們可以早早地來到教會，等候弟兄姐妹的來到。更值得我們感恩的是，神預備了一群忠心的同工在我們周圍。我們常常聽到的話是：“不用擔心，我們就站在你們身後。”“需要我做什麼？”“有需要打個電話過來。”這樣的話語不但

能溫暖人心，而且，傳達出一個訊息：我們一起與神同工！

弟兄姐妹的支援伴隨我們走過了這兩年，忘不了電話交談中的鼓勵，忘不了拍在肩頭的手和溫暖的擁抱，忘不了那肯定的眼神和鼓勵的話語，忘不了那及時回復的電子郵件，也忘不了那一個個忠心服事的身影……可說的事太多了。正如一首歌中唱道“主的恩典夠我用，順服帶領無差錯，但願一切歌頌讚美歸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堅固保障，求你將我隱藏，容我在你懷抱中，今生與你同走過”。與神同工是多麼美好的事，問題不是我們付出了多少，而是我們得到了很多很多。

結語

兩年的時間過去了，先生“溫吞

水”似的內向性格，實在不是“當官”的料。作為妻子，有時也真替他著急，時不時地想，神為什麼要用他這樣一個人來服事祂的一群羊呢？如今，我得出的結論是，神給每個人的恩賜不同，每一種性格，都可以剖開正、反兩方面來看。神所看重的，是那顆願為神所用和榮耀神的心。也許我們團契這兩年需要的不是雷厲風行的氣魄，而是和風細雨的溫馨。一些未開展或者未完成的事工，神會選擇合適的人來繼續。所以，在此我願與弟兄姐妹們共勉，我們不要輕看自己。在神的眼中，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貝，只要你願意成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神會賜給你服事他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

責任編輯：趙維新

敞臉盼見主容光

一位妻子及母親的心路歷程

薛悅悅

兒子長大了

回顧著兒子天義奉獻給神的相片——那是1989年在Parkside Church Cleveland, Ohio, 我們的牧師Alistair Begg在嬰兒奉獻禮時，抱著天義所照的。轉眼二十一年過去，今年的9月8日，我們在波士頓與Alistair Begg重逢，並和他合照。為了要寄相片給兒子看，我把這兩張相片擺在一起對照，不禁充滿感恩地跪在神前說：主啊，祢真偉大！我們不能，但神祢能！祢聽了我們的禱告，親自把這個小孩帶大！

想起兒子長大的種種：從小他就是個安靜的小孩，在教會的育嬰室裏鮮少吵鬧。在幼兒園，老師說他可以少上一年，直接唸小學，我們也沒讓他跳級。上了小學，校長說他是個安靜的領導者，無論做什麼，總有很多人跟著他。萬聖節他不化妝，也不換戲服。他告訴老師，要當開門的人。同學們遊行到每一班，他就為他們開門。

我天天讀聖經給他姊姊和他聽，有時甚至也懷疑，不知每天讀箴言給這麼小的小孩聽，到底他聽懂了多少？有天我問他，你最想要什麼？他居然說他要“智慧”！我真為他感謝神！或許在不知所云中，神也接受他的心願，藉神的恩典，他願意敬畏神。

陪伴過程中，我感到最辛苦的，大概就是他的私人音樂課。老師對他總有意見，覺得他不認真。他上五年級時，我與他發生過不少衝突。因我堅持他學

大提琴，那是世上所有人都愛的樂器，所以就搞得家裏雞犬不寧。到現在，我仍要感謝我當時八年級的女兒所給我的忠告。她說：弟弟不是妳心中期待的那種小孩，但是他是好小孩。

的確，直到高中畢業，他過得很從容，老師也沒抱怨。九到十年級時，他的脾氣較怪，後來從他的見証中，才知道他上了不好的網站，但神把他挽回。這其間，他的生活規律，每天十一點前熄燈就寢。早上六點多一點，就自己起床，在鋼琴前彈奏敬拜的音樂，等爸爸送他上學。他不求最好的學校，覺得前五十名的學校都差不多。一切只求3E：Easy（有能力）、Enjoyable（有興趣）、Efficient（有果效）。這是李文機伯伯與他談話時給他的結論。

他不愛別的，惟一要的生日禮物，是不同版本的聖經。上大學後，我也曾提醒他，上大學是去唸書，別只顧

團契的事。但他一切都應付裕如，還笑著對我說：“誰叫你們給我取名天義呢？”（他的名字來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6：33）。

今年三月，他送來一個電郵，告訴我們他想加入學園團契，當實習同工，請我們為他禱告。正為他禱告時，大學時的團契輔導張哥和吳姊在二十年沒見之後，恰巧來波士頓探訪，住我們家。張哥問明治：“三一神學院接受你入學，是哪一年的事？”“1987年，”明治回答。張哥繼續追問，那年有人願意付你所有學費，有家庭願意負責你所有生活費，又有教會邀請你一邊唸書、一邊牧會；當時天義在母腹中，你剛作完博士後研究，為什麼沒去？如果去唸的話，莊祖鯤牧師、華神的賴建國院長就成了你的學弟了！



這幾句話在我心中縈繞，久久不去。希望當年沒有誤了先生，現在更不要誤了兒子。想到張哥、吳姊服事雖辛苦，但為主結實纍纍，活出最有意義的生命。我們也相信，兒子的選擇，是神對兒子最美好的帶領。雖然如此，我們的內心仍有爭戰！

兒子畢業回家後，看他辛苦的募款，每天長時間地禱告、靈修，每星期三十個鐘頭打電話、送電郵和寄信。剛開始他也不知該打給誰？寄信給誰？他的代禱信寫得很細膩，有見証、短宣、團契……，他要求每封信都要個人化，還要用手寫收信人、住址，同時還為他們禱告。看他對神如此認真，我們心中有無限感激，似乎我們每天的禱告，神都聽到了！

我們常一起禱告，長時間的禁食，盼望他清楚神的心意。看他要籌的款如天文數字，我也難免有欠人情的感覺，但他說：“媽，這些願意奉獻的人是因為他們愛主，也對大學的福音工作有負擔，不是別的。”七個星期後，當募款數目達到時，他告訴我們：“這真是神的手在做事，神也感動那些我意料不到的人，有心來參與。”

教養兒女心得

自從兒女上大學後，好久沒帶領與家庭及教養兒女有關的課題，今年五月，正值兒子大學畢業，女兒研究所畢業，我和明治受邀，在一個團契分享教養兒女的心得，主題是：如何在北美教養“中國”小孩，並把他們帶到主面前。

回家後，心中充滿了感動，也有很大的衝擊，我把心得寫下來與大家分享。

■你是中國人嗎？摩西、但以理、約瑟是那個種族的人？他們在那裏長大？你從小告訴孩子說，你是中國人。但他自己認為呢？他們有權決定他是誰

嗎？還是你指定的呢？如果是“外點裏搖”呢？（外面說Yes，是中國人，裏面說no，不是中國人，是美國人呢？）

■在美國的中國家庭長大的小孩有何特性？在Following Jesus without dishonoring your parents這本書上，列了一個在成長過程中會引起心中擦傷與磨損的食譜：

一份孔孟思想，一份西方思想，一份超高的父母期望，一份中國人種的優越感，放在攪拌器裏，攪拌個二十年，成品如何？一個被控制、不能自己負責任、不會自我作選擇，一個被利用的完美主義者，一個人格分裂的年輕人，口味如何？外觀甜美可口，一嚼——裏面又酸又苦！

■如果沒有神，我們如何能教小孩呢？如果認識神只是手段——到教會學乖一點，也交些中國朋友，而目標是有個功成名就的子女？錯了嗎？

■雖然我們不完全，我們的小孩也不完全，但我們很感謝神，從小教導他們的觀念是：你們是在美國生的中國人，但更重要的是：你們是屬基督，是基督的使者。你們有三重的祝福，是中國人，也是美國人，更是基督的使者。

聚會回家後，想把這張“為孩子代禱”，用電子郵件轉給團契，結果印表機無法掃描，我只好打字。當我開始打字時，以下每一句話，是如此的熟悉，把孩子帶大的情景，也一幕幕地出現。

為孩子代禱

1. 求主讓孩子能早日接受耶穌做個人救主。
2. 讓他們有一顆恨惡罪惡的心。
3. 當他們犯錯誤的時候，會被發現逮住！
4. 保守他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環節：身、心、靈，都能脫離那惡者。
5. 使他們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上，都抱著負責的態度。
6. 使他們尊敬長輩和在上位的

人。

7. 保守他們不受壞朋友的影響，而渴望與益友為伍。

8. 在婚姻這件事上，保守他們不作錯誤的選擇，而在擇偶上有智慧。

9. 保守他們及他們的配偶在婚前貞潔。

10. 在各種環境下，叫他們學習對主完全的降服，對撒但積極抗拒。

11. 叫他們能有專一單純的心，願意為主完全擺上。

12. 使他們在主重重的保護下，不會遇到壞朋友及不良的環境，也讓壞朋友無法接觸他們。

這張禱詞，一張貼在孩子們的床前，作為每晚禱告時用的，另一張則貼在電話前提醒自己，免得教小孩做，自己卻不去做。他們很喜歡我們為他們祝福，更喜歡我們把手放在他們頭上，因為我們總是提到聖經中的應許。昨天我問女兒：你記得那些事嗎？她說：當然！她仍然喜歡我們這個動作和這段時間。

想到從前每一次禱告時，我們根本不知道以後孩子會是什麼狀況。二十幾年過去了，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帶領，尤其是第十一項：叫他們能有專一單純的心，願意為主完全擺上。我只能說：神祢真偉大！垂聽了每一個禱告。雖有很長的路要走，明年他要如何，我們也不知道，但求神保守他的心。當然很多事仍需要時間的考驗，明治和我會每天繼續為他們禱告，直到我們見主面。想起來就很興奮，不知二十年後，我們會再寫一篇什麼見証，來感謝神每天做的新事！

我一直記得Alistair Begg 牧師在母親節講的一句話：“謝謝主！把母親賜給我們，她們奉獻一生當母親，要到見主面才知道做得如何。持續的相信，相信你的一張白紙交給主，請神填寫詳情，希望兒女長大，會在紙上簽

名！”我真歡喜神所賜的這麼一個神聖角色！

夫妻成長心得

我的先生明治，沒有全時唸神學院、全職事奉神。但是，七年前女兒高中畢業時，明治同時完成了神學院的道學碩士。九年的讀書生涯，雖是全家陪伴，但女兒天欣獲益最大，因為爸爸每一門課的英文都經她過目，他們也因此成為好朋友。爸爸給她的封號是“榮譽神學思想家”，因為她問遍所能問的，而且非常有立場。記得明治畢業典禮那天，我們看到天上的彩虹。如今，這幅圖畫仍在我眼前。神告訴我們，祂沒有忘記我們！

兒子想全時間事奉神的事，我們經過掙扎，現也完全交託給主。今年四月份恩愛夫妻營時，我在神及明治面前認罪，請求神光照，以免我妨礙他，使他不能好好事奉神。後來，他和我分享一段心路歷程。不管是否全時間事奉神，我們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的神！記得新婚不久，有人質問他、責怪他。當時，我為他叫屈，但他一句話也不說。他告訴我說，那時他的眼前只有耶穌，那位被殺的羔羊。二十八年後，我們是否還學習羔羊的品格？是否相信祂復活的大能，可以在我們身上彰顯？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長大成熟，直到我們見祂的面！

面對未來

最近女兒問我，十六年前，當你要離開克利夫蘭時，你會難過嗎？我說，不會。她說，為什麼？我說，當神給你開新路時，你只會更開心，因為能更多經歷神，更多看到神的偉大，也能認識更多的朋友。看到神國的擴展，很好啊。當然，我知道她會這樣問，是因她又要拔營。七年前，

到芝加哥唸了五年的大學，兩年前再到巴爾第摩唸研究所，我知道她的心中很不捨離開她的學校及好朋友。然而又為女兒這次肯搬回波士頓，心中充滿了感恩。雖然她的日子不容易，但她認定這是主的呼召。做為成年兒女的父母，我們讚美神，祝福他們，因神在他們身上一直的帶領！有他們在身邊，也真是我們的福氣及神的憐憫！

人生的路程過得好快，有一天我們終要與神面對面——讓我們每天抓住機會親近祂，主必快來！自從參加恩愛夫妻營後，體驗到要珍惜彼此，互相扶持。我真求神幫助我們，使我們儆醒，每天的生活都能討祂喜悅！記得祖母的墓碑上寫著這首詩歌：

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祇一夜；

請莫再挽留，我要往前走，到那快樂地活水永長流。

美麗天鄉，我如今前往，救贖主，我路之光；

那裡無嘆息，也沒有憂傷，不再有眼淚，不再有死亡。

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祇一夜！

最後用三節經文，與大家共勉：

我從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讚美你。詩篇 71:6

你的讚美、你的榮耀、終日必滿了我的口。詩篇 71:8

神阿，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篇 71:18

但願我們在主前專心，敬虔度日，每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阿們！



責任編輯：張建

1904年，Walter S. Martin (1862-1935)和Civilla D. Martin (1866-1948)夫婦，在同一天填詞譜曲完成“天父必看顧你”這首著名的詩歌。

此刻是2010年父親節的深夜，聖靈感動我在經歷祂一天的奇妙恩典後，使我可以安靜的來記錄下這一段“感恩的祭”。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今天雖然是父親節，但外子還是要上班，再加上女兒Enya的音樂班有年度表演等等活動，促使我和外子必須分別開車去聚會。Enya和我同一部車去教會，在路上我順便放了一張給小孩子聽的美國傳統詩歌光盤。第一首詩歌就是“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Enya雖聽不太懂四段歌詞的全部內容，但每次當旋律唱到副歌“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Thru everyday ,O’ er all the way ……” , Enya 就是大聲的唱成“God will take care of me ……”。在不斷反覆的歌聲中，我和她的眼光在駕駛座前的後視鏡裡相交時，我們母女不禁會心的大笑出來，我也趁機鼓勵她一句：“Very good！”

因為父親節的關係，主日的講台信息和詩歌都是圍繞著“天父”的主題。當傳統聖詩團契用真誠的和聲，以稍慢板的速度，把“天父必看顧你”這首詩歌，獻在祭壇前時，我的心被愛深深地觸動著，對天父充滿感恩和敬畏，一時也沒記起來半小時前還和女兒一起哼唱這首歌。就像平時聽了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音樂一樣，這首美妙詩歌的旋律在我腦中盤旋不去。中午聚會完後，我心中一直哼唱副歌：‘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他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下午四點多鐘，Enya吵著一定要去Townpool游泳，雖然我很疲憊，但還是預備一切梳洗用品帶她去玩水。我因一方面不會游泳，同時也怕麻煩，就

天父必看顧我

鄭秀蘭

不下水陪她。Enya有一整年都沒有下過水，所以剛開始她有點猶豫，就在兩個Kiddy pools游走了半個小時，還是不敢下水玩。過一會兒，沒想到來了一個她班上的女同學，倆人高興的在水裡玩“美人魚”。倆人在泳池裡游來游去不亦樂乎，但我坐在池畔看著她們，心中仍然擔心著Enya。因為她其實是不會游泳和潛水的。兩個孩子大約玩了四十分鐘，那位同學的爸爸，就下水來找她的女兒玩耍。Enya覺得沒趣，就在池子中間也想學她同學游泳潛水的樣子。我看她游著游著，慢慢的，她的頭開始上不了水面，兩隻小手也不自主的在頭上揮舞著，我趕快站起來喊她：“Enya！Enya！Are you okay?” 看她沒法從水中站起來回應我，就對著坐在高處的救生員大喊：“HELP!” 但他既沒聽見也沒看見。

此時，有位男子站在我面前的游泳池裡，立刻走過去一把拉住Enya的一隻手，將她帶到岸邊交給我。在不斷的向他道謝後，我馬上回頭問Enya：“剛才是不是站不到底了？” 驚魂未定的她回答說：“是啊！我好害怕，池子裡的高度都不太一樣。” 隨後她就上岸在一番梳洗後，當我們從浴室出來走到出口處，遇到了幾位看似比較年長的救生員，在一陣猶豫之後，我還是走上前去告訴其中一位男孩剛才發生在女兒身

上的事情，目的只是希望這些大孩子們以後能更加小心做好救生員的工作。

在回家的路上，我沒有責備孩子，只是藉機問她一個老問題來確定她的“得救”。我說：“Enya，如果剛才你就這樣上天堂，當主耶穌叫你的時候，你要怎麼回答？” 她想了一會，記起以前年幼時，我告訴她的故事，就很溫柔的回答我：“I'm here!” 聽到她的回答，一剎那我的眼淚就在眼眶裡打轉，心裡既捨不得她所受的驚嚇，同時也感嘆生命的脆弱。我很欣慰再次確定她是一個得救、屬耶穌的孩子。記得她四歲多時，每當我問她認識耶穌嗎？她總是單純有把握的回答說：“認識啊！當我在你肚子裡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他了。”

身為一個基督徒的母親，我是相信賞賜與收取生命氣息的都在造物主的手中。因為他說：“我未將你造在母腹中，我已




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1：5）

在照管女兒的年歲中，神的教導常常提醒我：“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19：18）

是啊！身為信主的年輕母親們，我們實在有何等的福分，可以一生一次的將神話語真實的成就在我們兒女的身上。

那天傍晚回到家後，一直到吃晚餐時，我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對女兒也特別的溫柔。因為我不僅感到內疚，也回憶起半年前的一次意外中，Enya的內左眼骨被打斷的深刻傷害。此時，“天父必看顧你”的副歌旋律，又不自禁的在耳中響起。基督教的詩歌，的確是天父預備來安慰祂兒女的屬靈良藥。

望著一旁安詳吃晚餐的女兒，內心不斷的祝福她一生平安。忽然間，Enya一邊吃飯，一邊唱起了：“Tiflat - La—Sol—Sol—Fa—Fa”（“God will take care of me”……）

我一聽就笑著問她：“你知道自己在哼哪一首詩歌嗎？小女兒馬上回答我：“哎呀！媽媽，被你打斷了，我已經忘了！” 她雖然不記得，但身為母親的我很清楚，這是天父再次藉著詩歌來安慰Enya的心靈，修護她在靈裡所受到的驚嚇。過去每當有兇惡來臨時，神的話、神的使者、神的靈，總是如此奇妙的恩膏在女兒的身上。我感謝讚美天父在“危險臨到，無處躲藏”時，祂顧念我的孩子，讓我和外子有個平安、平凡的2010年父親節，祂的名是配得稱頌的！

作者從事音樂專業，與夫婿張良弟兄，共育一女恩雅，七歲；屬愛主團契。

責任編輯：陳一萍

漫漫長長的返鄉路

林有洵



Part I

Monday, 7/5/2010

是興奮，也是一家人三年來難得共有的一個假期！忙忙碌碌過了國家獨立紀念日，第二天一大清早，匆匆整理好行囊，前往機場，路上才開始覺得，忙碌了這大半年後，終於開始要去度假了。希望一路有神的幫助與同在，使自己置身於工作之外，重新拾起家的溫暖，再一次細細地去體驗人生。

從Boston飛往Washington D.C.，原本是一次輕鬆短暫的飛行，途中卻有位老年人因血壓過高而休克。空服員廣播尋求緊急救治，有從事醫療工作的旅客挺身而出。事情就發生在我們前面幾排，讓我們一家親眼見證了這不平凡的急救過程。結果，患者得到適當的處理而清醒過來，飛機沒有緊急迫降。但緊急救難的醫療人員與空服人員的專業與合作，讓我再次看見生命的可貴與價值，和同心合意完成任務的重要。

之後是一段長長的“空中漫飛”，從Washington D.C.飛往Tokyo。睡睡醒醒之間，有時覺得時間近乎窒息般的遲緩與停頓，有時又覺得生命不該總是在急切的催逼中進行。與孩子們一起觀看了電影“The Last Song”，本想這部由Miley Cyrus所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該只能符合即將進入高中女兒的胃口而已，沒想到影片之中的父女之情如此的感人，在近乎哽咽之中，觸摸著深度的愛與饒恕，溢發出生命中的遭遇苦難挫折而經歷淬煉奮鬥的美麗。

Tuesday, 7/6/2010

好不容易，飛過了國際換日線，日期不得不地加上了一天。兒子說

這“白令海”應該叫“Boring Sea”（無聊之海），也虧他在疲憊中還能有滿幽默的反應。到日本的途中，妻子和女兒同坐，我和兒子並肩，四個位置落在前後兩排，不是刻意的安排，卻是少有的組合。女兒從小一直和我關係密切，兒子卻常要“粘”著媽媽。妻子常跟我唸著“若有下輩子，我要當你的女兒”這類酸酸的話。女兒長大了，想學著獨立點，我總覺得她還需要我的關心呵護。請你別不以為然，天底下做爸爸的心是一樣的。

馬太福音1:23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這是福音書的起頭；馬太福音28:20又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父看顧我們眾兒女，不是“撒手不管”讓我們快快“獨立自主”。祂不只讓大自然的律來自由（靠祂）運行，而是“以馬內利”常與我們同在，“住”在我們裡面，我們也“住”在祂裡面，彼此“內住”，愛就在“同在”之中表露無遺。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而是“天人合一”般無間的和諧、和睦與平安。

當然，“同在”也意味著時間的擺上。做父親的如果沒有用好品質的時間來陪伴兒女，又如何能談“愛”呢？兒子用力地抱著我，雖不是女兒那種甜蜜的撒嬌方式，我也趁機好好地鼓勵肯定這個極有天賦的可愛的孩子。在昏暗的機艙內，有著好一陣的“i love you” & “I love you, too”的對話，在父子間說起來是那麼地貼心自然。

在日本東京成田機場(Narita, To-

kyo)，終於可以伸伸腿，跑跑路了，孩子們的臉上流露著笑容。機場的免稅店對我們一家毫無誘惑能力，倒是熟悉的機場，三年前也在這裡轉機回台，看著窗外那靠著空橋的巨無霸的引擎出故障被卸下，後來就不得不領了落地簽證，在日本多待了一日的情景又浮現眼前。一家消遣著老爸，說和我一起旅行，總是“一波三折”。這回倒是“卡”在飛機上了，一切就定位，飛機滑入跑道的一端，我不由自主魂遊他處。當我再次張開雙眼，機艙內的燈好像顯示著已經著陸，身邊很多講台語的人，似乎我也該有點近鄉情怯的悸動才是。“What happen?”我問孩子。一道“殺氣”從白眼中掠過來，“上了飛機已一個小時多，但是飛機還沒起飛呢！都是爸爸害的。”哇，轉眼間我小眠了個把鐘頭。“放假嘛，何必這麼著急呢，總是會到達目的地的呀！”這回又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機身的重量不平衡，不能起飛，聽起來還是挺特別的，還好我沒有心理不平衡啦。

幾小時後，也總算平安抵達了目的地。下飛機，過了空橋，還來不及預備與閃躲，一道刺鼻的“樟腦丸”氣味順勢撲鼻而來，還有厚重的濕氣和嚴酷的高溫。走在機場大廳的長廊，好像那麼地熟悉又陌生，這是故鄉的機場。

哥哥在出口向我們一家努力地招手，我一手拉著一個行李，他竟也上前給了我一個大刺刺的“American hug”。媽媽上個月先回來，哥哥這回要把我們一家直接帶去板橋岳父的家裡。爸爸走了好多年了，岳父把我當自己兒子一般，心中最是感激，孩子們都

惦念著阿公煮的台灣美食。想到這裡，整個人似乎都融化在故鄉濃濃烈烈的情感之中。就是這股力量，讓一天多的飛行變得值得，好心動。看著一家人滿意的表情，真是有如保羅所說，心中的喜樂可以滿足。

Part II

將近八年了，在那有風有雨的哀痛與離別之後，心中對父親的思念，卻像濃濃的烈酒，愈陳愈香。

大清早，哥哥來板橋接我們一家。一路上，我的心情竟比飛機落地的一剎那還要激動。哥哥說媽回來後去了幾次，哥哥換了較小的車，載上我們一家，所以開始沒有找她。還是愛妻有憫人纖細的心，打電話去問，媽一口同意要同行，於是車又繞回永和去接她。一個月不見，媽上車的第一句話竟是：“我好想回美國！”也是夠令我驚訝。當然，家鄉的親情，總是帶著無限的溫暖與安慰，但是，我心裡深切地認識到，自己只是個過客，不是歸人。媽媽問我要不要上樓看看我的老家，我搖搖頭，想先去看爸爸。

一路上沒能好好地看看自己長大的故鄉，腦海劃過的盡是爸爸的笑容，再也清晰不過。在以前上學的國中附近的花店裏買了新鮮的百合，這也是老婆的主意。好像又過了好久好久，才到了慈恩園。從沒來過，也難怪陌生。

那年夏天，好不容易從六四的戒嚴狀態中退伍。那張用美國研究所的I-20換來提早90天拿的退伍令，因著天安門事件而全軍進入三級戰備而不能離營，真正換來只能不用再背值星帶部隊，重新整理心思意念的奢侈；還有一些自從進陸軍步校受訓受階之後，在新兵訓練中心的唯一訓練精實部隊捍衛國土的使命，不得不安然放下的疑惑與不捨。

回到台北準備出國的當口，爸爸病

了，哥哥還在金門服役，媽媽只有不知所措的焦慮。我決定陪爸爸在三總住院，同時去台大把有可能的電腦課程都選了。那是我離開故鄉前的最後一個暑假，但是當時的我卻也絲毫不能理解，那急切地往Boston飛的目的是什麼。等爸爸開完刀恢復後回到家裡，離我上飛機的時間，只剩不到幾天了。

記得爸爸愛吃公館的豆花，我常偷偷地跑去買，因為媽媽總覺得那種東西沒衛生沒營養。我倒是重溫起學生時代的舊夢，騎著破鐵馬，在椰林與公館之間暢快地遨遊；陪爸爸吃晚餐、洗澡、閒聊；等到病房的休息時間，我就到台大的研究所打作業，與同學和研究生打球吃宵夜，直到半夜才回醫院睡覺。睡在爸爸病床旁的地上，真的很好，可以很近地聽爸爸打呼的聲音。那些好心的小護士們知道我在修課，會在早晨查病房的時候故意不吵我起床，除非有護理長和主治要來。那個暑假，我很少回家，有幾次媽媽在醫院留得太晚，爸爸不放心她獨自回家，要我坐計程車陪她回去。印象中，三總、台大和永和都好像為了我們一家，緊緊地連在一起了。

細細數算與爸爸通了幾十年的信，是從高中畢業後到成功嶺受大專生軍訓時開始的。部隊裡有寫信時間，我卻不知給誰寫信才好，就選了爸爸啦。在他一筆一筆的耕耘中，我領受了爸爸無限的慈愛、安慰與鼓勵，他的每一封信都是我最珍惜的。當然，責備也是免不了啦，但是他的管教都是為了我好。在大學的四年裡，我回家的機會更少了，但是和爸爸之間，卻因著書信的往返而更加親近。

一直到我信了主，我們之間有了新的論戰。爸爸除了要求我忍讓外還加忍讓，擔心我這個總喜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能不受受到世上的權勢與世界的逼迫之外，又加上了一條別太迷信洋教之類的話。二十年來，我不敢造次

當面傳福音，只是盡我所能，在字裡行間，不斷地見證神在我的生命中的賞賜，讓我有倚靠。我也從未曾間斷為我最愛的爸爸禱告，求公義慈愛的主接納他辛勤勞苦的一生。

八年前，爸爸又住院。哥哥來電說病危通知已發，問我可否回去一趟。我搭上第二天的飛機，在中秋前趕回去，與爸爸在醫院同住。他在清醒的時候告訴我，以前他以為沒錢就沒命，因為逃難買船票得花金條，一路從上海、香江(HongKong)、釜山(부산광역시)到台灣，經過許多他生命中的避風港，每一段路程都是用辛苦的代價換來。但是他似乎隱約知道生命的主權不在他自己手中，清楚的說，如今存了些錢，卻救不了他自己。

那年，我在一個月裡回台灣兩次。第一次的十天，有太多的歡笑，他好像病都好了，除了睡覺以外，神把時間都賞賜給了我們。第二次的那十天，是他的喪禮，是那般地風雨交加，臨涕涕泣。然而渺小的我，始終相信神在這之間仍然掌權。祂給了我當面傳福音的時機與勇氣，這次爸爸也沒再說我迷信。Boston教會的張牧師前來探望，永和教會的宋長老也來為他禱告。回來剛下機回到Boston的家，就聽到哥哥的電話留言，問我要永和教會的電話——爸爸想要受洗。我顫抖的手恨不得馬上撥通那冗長的國際電話號碼。哥哥說，自我走後，爸爸狀況急轉直下，現已陷入昏迷……主呀，我知道你也是愛他的。

好懷念過去的晚餐時間，爸爸總在身旁，他不出差，每天都在餐桌上，聆聽媽媽公司裡的風起雲湧，看哥哥和我的風騷賣弄，只是對他自己卻沒什麼太多的表達。對這個家，他是盡心盡力，無怨無悔的。每晚飯後，哥哥回房去苦讀，媽媽在廚房裡洗衣服，我總愛陪著爸爸在客廳看連續劇，特別是九點半以後的，劇情感人肺腑，常看著爸爸在擦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
死阿，你的毒鈎在那裡。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得勝。”
(哥林多前書15：55，57)

10/25/2004，臺北

2004年9月30日，上午八點半，聖約一如往常正準備去上班，不料卻突然昏倒。送醫檢驗結果為動脈血管瘤破裂，由於腦內嚴重出血，聖約一直是重度昏迷，後因腦幹受損嚴重、多重器官衰竭，於10月7日晚上八點四十分斷了氣，息了地上的勞苦重擔，回到天上的家。我和孩子們、婆婆以及多位弟兄姊妹伴隨著聖約，感謝神感動我們隨侍在側，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會在這時離開我們。我想起當天下午看見的景象：我看見聖約臉上光亮，身穿白色衣袍，頭戴冠冕，輕鬆愉快地與耶穌共舞。這個看見成為我很大的安慰。

安息禮拜證道的題目是：“他到那裡去了？”讓我想起，過去每當我打電話給聖約時，都會問他“你在那裡？”現在我不問了，因為我知道他

眼淚。我想我愛哭，一定是遺傳他的。他從來沒有教我數學，儘管他從事會計工作；他不會攔阻我的交友、信仰和出國，雖然他喜歡我在旁；但是，他教會了我如何去愛一家人，那種認真負責、熱情執著的愛。

爸爸走時，哥哥和媽媽都還不認識神，所以在奔喪時，我在校園買了一本聖經帶著。記得在喪禮過後那頓晚餐，我帶著妻子和兒女禱告，媽媽沒心思吃飯，哥哥卻用筷子敲打餐桌，怏怏不快地說，你們的神也救不了爸爸。我無言以對，只傷心地吃著無味的晚餐。

一年後，媽媽來到美國。她說日子過得無聊，只好跟我到教會，看看我們

無盡的愛

記我的丈夫姚聖約

溫瑾瑜

到耶穌那兒了。“信耶穌得永生”這是基督徒最美的盼望，也是有憑有據的。多麼令人欣慰啊！聖約已享受其中了。我很愛我的丈夫，雖然不捨得他這麼早就離開我和孩子們，但我深信神所作的，絕不會錯，這一切必有祂的美意和謀略，而且將來一定會一一彰顯。更確信的是：主耶穌的恩惠與慈愛必豐豐富富的伴隨著我和孩子們，還有一直為我們守望禱告的你...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24：15)

紀念我的丈夫離世六年

10/22/2010，波士頓

六年了，我的丈夫、孩子們的父親離開我們剛好六年了；這六年的酸酸苦

在做什麼。自從她第一次自己願意走進教會，神就接納了她。她與同年齡的老姐妹們坐席、從決志到受洗，一切完全超出我的所求所想。就在她受洗前，我接到哥哥的國際電話，醫生診斷出他的末期鼻咽癌。我不敢把噩耗告訴母親，從此接到哥哥的電話都將在房間裡輕聲細語。哥哥寫了長信，將媽媽和他的一家交託給我。天啊！我怎能承受如此重擔。在那通電話中，我緩慢幾乎哽咽地告訴哥哥，“我的主愛你，你可以信靠祂。我會繼續為你禱告，為你的身體禱告，更為你的生命禱告，不管你信不信，讓我為你禱告好嗎？”這回在電話中的他也沒有反對，只是哭得傷心。

辣，若不是那看顧孤兒寡婦的父神，以祂的慈愛憐憫和恩典祝福來包裹，這條路是很難走的。

回想聖約住在林口長庚醫院加護病房的那七天（感謝神給我們一間單人的隔離病房），雖然醫生說他的生命全是用機器在維持，昏迷指數比植物人還低，我們全家、教會的牧長和肢體，以及分散在世界各處的教會朋友親人都全力禱告，求神救他起來。護士准許我可以隨時進病房陪他，因為他們知道他的時日不多。

記得在第四天時，我跟護士說我想到樓下的湖邊走一走，看見湖邊的樹木、青草和小花是如此欣欣向榮，還看見正好有一位父親和他的孩子在追逐嬉戲，這時的我已經無法忍住淚水，於是眼淚如潰堤般流下，心中吶喊著：“主

人的盡頭，真的是神的起頭。二十多年的禱告，結果一家人都在苦難中先後信主。哥哥的病得到完全的醫治，媽媽的焦慮如今有神的安慰。他們打算把父親的骨灰遷到基督徒的納骨塔，這樣我們一家可以同心敬拜主。求神再一次賞賜我們可以用永恆的眼光來看這世界，在永恆的眼光中一切真的很美。還記得在爸爸骨灰罐前，哥哥曾要我帶著一大家族，在至尊全能的神的腳跟前，感恩禱告：“天上的阿爸父，我們一家如今都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責任編輯：張建



啊！真的嗎？你就真的忍心讓孩子們這麼小就沒有父親嗎？”

第七日的下午，當我在家屬休息室休息時，朦朧中在眼前看見一幅景象：見有一“人”牽著聖約，無憂無慮的翩翩起舞，那“人”的衣裳墜子因起舞而微微揚起，而聖約身著一襲發亮的白袍，臉上喜樂的微笑著……。我醒來後，神感動我，要我吩咐孩子們來看父親，因為自從聖約昏倒後，我們大人們決定暫且不讓孩子們來病房，怕會嚇著他們。當孩子們到醫院時，我下樓到巴士站去接他們，

當我們一起走回到加護病房的門口時，我的手機響了，接起手機聽見護士說：“妳的丈夫在剛剛八點四十分斷了氣。”我們手足無措的進入病房，我快步走到他身邊，在他的耳朵旁說：“聖約，你放心，我會好好的把孩子們帶大。”主耶穌也給我即時的勇氣向大家宣告：我們要用神的眼光來看這件事，說這話時，我的心也好似往上飛到神那兒去了。此時，我想起了下午所看見的景象，就趕快告訴大家。

在婆婆、多位弟兄姊妹、孩子們和我的不捨中，聖約安息在天父的懷中。聖約離世的時間點，使我看見了神的奇妙和憐憫。神在孩子們進病房前一刻就把他帶走，這讓孩子們不致於在生離死別中這麼痛苦，同時也讓孩子們能即時

地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面，我為此感謝神。

在這七天當中，有兩件事使我深深感受到父神的安慰同在，和祂奇妙的全知全能！其一：在醫院

的我，其實身心非常地疲累，拿起聖經時，真不知要從何讀起。神卻感動我要讀神創造世界的經過。我就乖乖地從神創造世界的第一日讀到第七日。在第七日，神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如此碰巧的，聖約昏迷了七日，在第七日回天家享受安息。我深信在這六天當中，雖然聖約的身體是昏迷的，但神的靈卻臨到他，運行在他的身上，建造他的靈，使神看著是好的，這讓我深深感謝神，祂這麼愛聖約，建造他的靈完全而能承受神的國。

其二：我相信聖約是有聽覺的，所以每回去探視他的時候，總是對他講好多好多話，也幫他按摩。記得有一天深夜，我拉著他的手唱了一些詩歌給他聽，最後一直重複著一首我們曾在服事兒童主日學時，教孩子唱的一首兒童詩歌。詩歌是敘述彼得和約翰在美門門口時，奉耶穌基督的名叫一個癱腿的人起來行走。歌詞是這樣唱的：“金和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他就行走著，跳躍著，讚美主；行走著，跳躍著，讚美主。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那時，我們都求神叫聖約起來，所以我想起這首歌，就用禱告的心一直唱一直唱，唱給聖約聽。

這件微不足道的事，直到將近一

年後，我到了美國，有一天早上我讀經，讀到使徒行傳第三章有關這故事的記載，赫然看見第四章22節說：“原來藉著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十多歲了。”這句話有如神的奇妙棒打在我頭上，因為我丈夫當時是四十五歲。這句話也是個安慰，雖然神沒有應允我們的禱告，使聖約在這世界站起來行走，但我相信神已經全然醫治他，使他在天上行走著跳躍著讚美神。

我的丈夫確實是走得太突然了。我還記得他走後，我不敢去我們以前常去的地方，甚至當我走到我們常散步的騎樓下時，我駐足無法向前，好像時空在此時完全停頓了……。記得有一次在超市（也是和他常去的地方）看見有一對夫妻發生小口角，我甚至有個衝動想去告訴他們：“你們知道嗎？你們能有伴來吵架，真是一種幸福耶！”

還記得那年10月9日的早上，有一位負責平安墓園的弟兄開車帶公婆和我去看墓地，那天陽光普照、藍天白雲、旗海飄揚（因近中華民國國慶），車子馳騁在基隆金山海岸，捲捲浪花真是美麗，然而今後卻再也沒有聖約能陪我欣賞如此的美景了。我偷偷流下無法忍住的淚水，不願同車的人看見我在傷心。

還記得聖約回天家好幾個月後的一個午後，我陪最小的女兒欣琪（那時三歲）在公園玩。我坐在椅子上，心中正想著兒子立恩昨天在學校發生的趣事，便想著說，等會兒聖約回家時，我要告訴他這件趣事……。過不了兩秒鐘，我噗嗤地笑了出來，笑自己怎麼忘了聖約已經不會回來了。感謝神，我以自嘲代替自憐，在這許多的時日中，祂以恩典和慈愛細細密密的包裹我和孩子們，使我常常覺得他只不過是像以前一樣出差去了。

是的，那段時間真是感謝神，藉著詩篇裡的字字句句，安慰我憂傷無助的心靈。親愛的主耶穌以祂的愛深深地

吸引我，更多的尋求祂、渴慕祂，這份愛情真是無比的甘甜！無比的可愛！

我想起年少時常唱的一首校園詩歌：“煉我愈精”，歌詞是：“祢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祢若不投葡萄入醪，它就不能變成酒；祢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如果祢收去的東西，祢以自己來代替。”雖然是傷痛，雖然是打擊，這一切都是神許可的，祂也一直陪我一直走。如今我往後看時，看見這位神是如此的信實，祂確實以祂自己來代替祂所收取的。

聖約回天家之後，我所要面對的一個很難的抉擇是：要不要帶小孩子移民到美國？一向身為家庭主婦的我，只能常常求問主耶穌說：要不要去美國？要不要去美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擔心我們這麼一大家子，去到那麼遠的地方如何安頓，如何適應。教會的牧長程叔極為關切的說：“孩子們在此生長如同盆栽長得好好的，這下子把他們挖起來，移到別的地方去，這怎好呢？請你們留下來，教會會供養你們直到孩子長大！”牧長的關懷使我很難，我只能迫切求神給我答案，使我們的去留不至超出神以外。

多日的尋求後，神以申命記整卷作為祂給我的答案：申命記第一章21節說：“看哪，耶和華你的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說的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第25節後段“耶和華我們的神所賜給我們的是美地。”，當我看到這兩個字“美地”好似意指著美國時，我幾乎要跳起來問祂說：“祢真應允我們去嗎？”之後又看見第六章10節說：“耶和華祢的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裡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裝滿各

樣美物、非你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在12節也提醒我要：“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還有第5-9節：“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於是，我們全家六人在2005年5月26日踏上美國的土地，這五年多來感謝父神帶領我們全家六人走在這恩典路上，祂以信實為糧，以仁愛慈悲為冠冕。為無能的我尋得一份幼教老師的工作，也幫助孩子們在學校適應良好。每當學期末了看著他們拿回來的獎狀，參加他們的頒獎典禮，我真是深領神恩浩大！無論怎麼讚美祂，都無法述盡我心中的感謝！

在此要謝謝我母親（她已於半年前因癌症復發驟逝）和弟弟溫聖傑，以及多位親人的幫助，也要感謝CBCGB多位牧長及弟兄姊妹，您們在我搬家時的

幫助，關懷我的孩子們在課業和靈命上的需要，以及為我諸般的代禱。您們真是神差派的使者，成為我和孩子們的祝福。在美國這個陌生的新地土，神把CBCGB這個大家庭賜給我，真是我的福氣。願神保守我和孩子們秉承著聖約的堅定信仰，在這條路上勇往向前，直到再見主面的那日！

專心仰賴耶和華（當聖約的手機關機時，這句話就顯示在螢幕上，他天天以此提醒自己，也將是我和孩子們生活的準則。）

孩子們的詩與話

爸爸對我最好了

姚立恩 (Jeremy Yao) — 寫於十歲時

在爸爸離開我們之前，在家裡就屬爸爸對我最好了。

例如：台北新車大展，就是爸爸帶我去看的。

那天下午，爸爸跟我坐公車去會場，

看了一下下午的新車，我們都好開心！

晚上，爸爸帶我去吃排骨飯，我很高興的對爸爸說：



攝於2003聖誕節

“跟你一起吃飯真好。”
可是上上禮拜，
爸爸因為身體不適送進醫院……
爸爸在住院的那段時間，
我們一家人都全心全意為爸爸禱告。

最後，爸爸還是回天家了，我覺得好難過喔。

Eternal 永恆

姚佳琪 (Jackie Yao) — 寫於十七歲時

晶瑩的淚包裹著心的碎片
一點一滴名為美麗的不捨
伴著月亮吟頌的搖籃曲你靜靜睡去
你的餘溫好似細細白沙
從我的指間流逝

今夜作夢了嗎？夢見我了嗎？
夢裡的我是否微笑？

有那麼一刻希望這一切都是幻影
空蕩蕩的角落顯得好寂寞
駕著七彩的雲你展翅飛向蔚藍
仰首努力撐起笑容
但淚仍無法控制宣洩而下

你會看著我吧？會保護我吧？
能否給我一個約定的信記？

如果說這暫時的別離可以換得永遠
如果有那麼一天還能向你撒嬌
我會笑著說再見
我會守著一切的回憶
盼望再次相會的那一天

祈願
用你的唇在我額上印下一個永恆
再會
在無限美好的那個國度



一路美景

陳一萍、金康茵

[編者按] 梁振聲伯伯(Johnny Samuel Liang, 1912.11.12-2010.10.7)，在滿九十九歲生日前一個月，離開了他所親愛的家人與教會，歸回父神懷抱。兩位姐妹就她們所見留下珍貴記錄。這位三十六年來始終在我們中間出入的長者，在世雖也“一直身負重擔”，只因耶穌同行（詳見本刊第十期“烽火鴛鴦一世情”），以致他生前與歸葬，都能走得“一路美景”。

歸葬

梁振聲伯伯的追思禮拜，在今(2010)年的10月16日舉行。一百多人齊集在教會副堂，思想梁伯伯在世九十八年來的美好點滴及盼望。

追思後，我們一路在警車的隨扈下，到Burlington的墓地。車隊行在蜿蜒起伏的小路中，我的心情也跟著起伏上下。然而夾道的路樹，依舊在金秋陽光的照射下，紅的火紅，黃的似金，綠的如碧，隨風婆婆起舞，美麗極

了。我的心漸漸敞開了，竟開始歌頌起神的創造。

我們經過梁伯伯的家，敞開的大門，如同神張開的手臂，一一慰撫著每輛在他家門前緩緩駛過的車子中每個人的心，使我們滿有平安地把梁伯伯一路送到墓地。

我們原可很快地開上高速路，在十五分鐘內到墓地，但是在因梁伯伯的心願，我們與他一同走過一段與神同在的安穩道路。梁伯伯在過世前三個月，就感到自己的時候到了，特別請蔡牧師來，規畫自己的葬禮。直到在地上的最後一刻，梁伯伯都不忘把屬天的溫馨分享給我們。

這一天，我們看到神怎樣地接走祂的僕人，息下他的勞苦，又這樣的鼓勵著我們信靠地走在人生的路上。





遺囑

一個月後，素裝的伯母在家靜候我們的到來。電話中，她對我們說：“聲已啞、淚已盡”，及至見了面，更說“睹物思人、觸景生情”，實在不能自己。她隨即取出梁伯伯兩度寫給她的遺囑，說道：“這是梁伯伯走後數日，兒女們在他的抽屜裏發現的；我們從來不知道他給我們寫遺囑。”

原來，梁伯伯在六十九歲與八十五歲，兩度提筆，各給愛妻、獨子與四個女兒，共寫了六封親筆遺囑；巨細靡遺交代身後事，更殷殷囑咐兒女孝敬母親。

1981年6月25日，他寫道：

“我立這遺囑給我最親愛的妻，回憶自1942夏，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時期，我倆在中國雲南省會昆明締結成為夫婦，轉瞬已近四十寒暑。…我們感謝主的愛，蒙祂的恩待，我們才有今天的家。我更要感謝我最親愛的妻，有你，我才有這個家。你四十年來，盡心盡力愛我們和這個家，你終日終年勞苦，分擔家庭的憂慮和重擔，數十年如一日。…我是多麼的幸運有了你！我將永遠愛你，永遠紀念著你。…”

“我雖離開了你，但我倆這數十年

來努力所建立的，掙扎所長成的，和我倆不屈不撓、自立自助的精神，將永遠留存在世。…我倆最幼獨一的兒子，我希望我去世後，…尊你為至上至高的母親，代替我日日夜夜，永遠照顧你。我另有遺囑留給四個長大成人的女兒們，切囑她們孝敬你，我深信她們必會遵行我的囑咐。我在鄉的姐妹如仍在世，有空時與她們各個通訊，如經濟許可，在舊曆年前照我以往各寄小款給她們；我這樣做，是紀念我親愛的先母。這是我的遺囑，立給我最親愛的妻嘉儀。

永遠愛你的振聲立”

1997年2月13日，他寫道：

“我最親愛的賢妻：我滿心感恩，有你與我共同建立起我們這個小康之家。…我是一個幸福的丈夫，我所求的已應有盡有。…雖然一直身負重擔，養育五位兒女；承主厚恩，各兒女先後長大成人，各有成就，在我老年之秋，深感安慰。

“回憶在1942年，你從香港千里到內地與我相會。那時，你是全然純潔少女，天真可愛，遠離父母，一心依我，令我感激萬千。那時我正在滇緬公路，為中國服務，接到你從桂林發來電報，緊張難忍，經過艱苦遠程，

終在貴陽相會，1942年6月20日在昆明成婚，完成我倆心願。……

“我離開你後，你無須傷心，有五位能幹孝順兒女，必會更愛護你。你是一位忠心信主的基督徒，你會從信仰中得到真的安慰。你要堅強，保持你的意志，不要受環境影響，保守你崗位，與兒女廝守，安享晚年。你們是我寶貴的產業。……我全部給你養老，加上住屋一間，可足你晚年所用。…各文件可在我房之 Steel Cabinet找到。希望我已

清楚寫下各事。最後，我要再次感激你…

“我先走了，願主施恩，永遠與你及全體兒女們同在。

永遠愛你的振聲立”

子義為伯母讀完以上片斷，她早已淚流滿面，說：“梁伯伯就是這麼為人著想，也總是凡事早有預備。我為他做一輩子，是值得的，而神也是何等地愛他，讓他如願地在自己的家中去世。”是的，2010年10月7日午後二時，梁伯伯自醫院返回家中，午後五時安息主懷。神使他所願的得以滿足。

告別了梁伯伯梁伯母的家。暮色中，我們仿佛瞥見天門打開，一如那日，當靈柩車隊緩緩駛過，他們的大門敞開。☞

(編者註：第一部份由金康茵口述，趙維新整理；第二部份由陳一萍執筆。)

責任編輯：張建



真理是美麗的

聽黃朱倫牧師傳講《雅歌》

張應元



黃朱倫牧師於 2009 年 9 月 25 日來到我們中間傳講神的信息，講解聖經《雅歌》。《雅歌》是聖經中很奇怪的一卷書，全書沒有一次提到神，沒有提到信仰，如律法、恩典、罪、救恩、禱告的內容，也從來沒有被其他聖經正典引用過，可是卻毫不忌諱的表達感官情慾，屢次提到“舌頭”，“擁吻”，“胸部”，“愛情”，書卷中有對情色的露骨描寫。對於這樣一卷充滿明顯性暗示的書卷的解經，猶太教拉比和基督教神學家都很努力地想要化解令人尷尬的情色疑雲，從而多采用寓意解經法，可是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根據寓意解經法，當經文指稱的事物並不是歷史事實，它們從未發生過，只不過是用來作為表達某些深奧屬靈真理的工具時，經文的意義並不決定於原作者，而是決定於詮釋者了。也就是說，這個方法具有很大的彈性。事實上，這個的彈性大到這樣的程度：猶太教拉比可以把這本詩歌當作雅威愛以色列人的表述；基督教詮釋者可以把它當作基督與教會的愛情故事；而羅馬天主教詮釋者則可以用馬利亞為中心來詮釋它。

黃朱倫牧師在評估過各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論是，最佳的解經法，就是按照這本詩歌的原來樣子來詮釋這本詩歌。承認它文本上所具有的情色元素，面對面正視情色問題，而不是用寓意法加以迴避。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這卷書的主旨是，慶賀夫妻間的浪漫愛情所包含的福氣。

雅歌所頌揚的性愛的美麗與價值，

根源在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時的命令（創 1：27；2：19-25），也就是，性愛是處於神給世界與人類理想秩序的中心。此書的一個合理應用，就是將雅歌所形容的愛情，理解為在很多方面與基督對教會的愛相似。這種愛有三個成面：捨己、渴慕與委身。耶穌愛我們，他在愛裏為我們捨己。他渴望我們完全屬於他，也深深感受到我們與他關係中的痛苦與快慰。基督和教會相互委身，基督為教會捨去生命，現在仍作愛護她的丈夫，為她的好處奉獻自己。教會仰望基督的保護和愛；她為基督奇妙的眷顧尊崇他，並且每天尋求他的榮耀。渴望他們最後結合的日子來到，就是基督再來時，舉行盛大婚宴的日子（啟：19：7，9）。

《雅歌》雖然是一本很特別的書卷，可是因為它列在聖經裡面，這本詩歌就不是一般的文學作品，而是聖靈所默示的著作。《雅歌》是愛情的敘事詩，澎湃地展現人類經驗世間愛情時伴隨的痛苦、快慰與性衝動。這卷書特別強調夫妻間的浪漫愛情，是神所賜的奇妙禮物。強調婚姻盟約中的男女應在情感及肉體上彼此相悅。

那麼，《雅歌》怎樣回應現今扭曲了的男女價值觀？《雅歌》怎樣回應後現代新思維？新浪潮及性解放？那天黃牧師與我們分享了《雅歌》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幾節經文：

我的佳偶啊！我把你
比作套在法老車上的駿馬。
你的兩腮因耳環顯得秀麗，

你的頸項因珠鍊顯得華美。

我們要為你製金耳環，
用銀珠點綴。（1：9-11）

……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正像荊棘中的百合花，（2：2）

……

良人屬我，我也屬他。（2：16）

這裡的經節告訴我們，在愛情生活中，要學會彼此讚美。我們早上一起來就讚美主，那一天就不一樣了。愛情必須在結婚之前就有，結婚前後的愛情本質是一樣的。讚美可以改變一切事情。不懂得讚賞，愛情就枯萎。百合花，是很平凡的花。情人眼中出西施，這就是愛。平凡中的不平凡。她看來是很平凡，但是她在我心中越來越不平凡。母愛為什麼偉大，因為很平凡：天天燒飯，洗衣服，加上嘮叨。看來很平常，但在你心中越來越不平凡。這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這就是愛。

這種愛帶來讚賞。主耶穌要我們在夫妻關係中顯出這樣的愛。這是我們的生命中在婚姻中必須追求的，因為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榜樣。在愛情裡面有很多陷阱，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把我們吸引了，使我們遠離了主耶穌。在這樣的危機裡面，什麼是我們的回答：良人屬我，我也屬他。

這就是委身。這樣委身的信念，是戰勝世界的法寶。有了這種愛，婚姻就不會變成愛情的墳墓。主耶穌對我們的委身是全然的，我們對主耶穌也要

這樣。夫妻之間也要這樣。但是這個時代的社會就是缺乏這個。狐狸隨時會出現。兩個人真心相愛，就會出現很多這樣的試探。手機廣告：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能講多久。這個時代沒有委身，只看眼前的好處。在婚姻中的委身就是願意把自己的身、心、靈完全地奉獻，交託給所愛的人，願意為對方做一切的事甚至無條件地犧牲自我，同時也相信對方會為自己做同樣的事。這決不是說過就算了，或是想過就可以的事。這是需要堅守一輩子的事。

當我們結婚時說“我接納”時，那真正的意義是：我接納那個百分之百的你。那包括了好的、壞的、優點、缺點、長處、短處、好習慣、壞習慣。一般來說我們對自己的孩子非常能夠委身和接納，中國人常說：痲痲頭孩子自己好。我們會百分之百的接納自己的孩子，我們甚至願意為他們犧牲我們的一切。對那個和我們一起建立家庭的配偶，難道我們不更應該堅守我們起初的委身和接納嗎？

我們與主也是一樣。只有委身才能帶來這樣的生活。縱使我們好像一無所有，其實我們樣樣都有。沒有人結婚是想離婚的，每一對步入聖壇的男女，都渴望著地老天荒，此情不渝，但事實上，美國每兩對結婚的夫妻中，便有一對以離婚收場。在美國，那些就算沒有離婚的夫妻當中，也只有百分之八的真正享受和諧、美滿、快樂的婚姻。為什麼會這樣呢？

儘管每一對走上紅地毯的戀人，都對自己的未來的婚姻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婚姻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說愛情是一顆種子，婚姻就是一盆花，需要兩個人不停的灌溉、剪枝、呵護，才



能經歷風雨，開出燦爛迷人的花朵。有人比喻說，夫妻關係好像一個儲錢罐。如果夫妻都不停的往婚姻裡投入關心、愛護、體貼、讚美和鼓勵，那麼零存整取，取出來的就是幸福和快樂。

愛，需要表達。愛情需要靚麗的色彩，愛情需要絢麗的綻放。在平常的日子裡，愛情就是一句鼓勵的話，一塊溫暖的毛巾。懂得珍惜這些，就擁有了了一份浪漫的情懷。有人說：婚姻要長久，就要像保養車一樣，不斷地換零件。決不把夫妻之間的關係當作一成不變的事情。每天都將他們的感情看作是新的開始。因為愛情永遠是新的。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可見幸福的家庭，有其特定的模式，是有跡可循的，若任何人離開正軌，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悲劇。起初設立婚姻制度的上帝，曾透過聖經，藉著《雅歌》，為人類畫出幸福婚姻的藍圖，讓我們都跟隨上帝的帶領，過幸福快樂的日子。婚姻是有生命的，就如我們人的生命一樣。每天都在成長，每天都在改變。所以，婚姻實在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最好學校。祭壇前的一句：“我願意”，把我們送進了這所與我們“生死與共”的一流學府。而且，上帝不但為我們預備了學習的地方，更為我們預備了一本永遠合用的教科書——聖經。 卍

神說，要有光

MIT書店有一件T恤衫，取自創世記1:3：“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面是這樣寫的：

And God said:

$$\nabla \times \mathbf{E} = -\partial \mathbf{B} / \partial t$$

$$\nabla \cdot \mathbf{D} = \rho$$

$$\nabla \times \mathbf{H} = \mathbf{J} + \partial \mathbf{D} / \partial t$$

$$\nabla \cdot \mathbf{B} = 0$$

and there was light.

中間四行，可翻譯成：“Let there be light”的，就是Maxwell（麥氏）方程式，它表明了光、電、磁的精密關係。這關係雖是人發現的，卻是神創造天地，在首先造光時，就創造的。這麼奇妙的創造，神竟讓人有聰明智慧，把它用科學算式表明出來。

這次，我們難得有機會探訪麥氏的故鄉，在緬懷他偉大的事蹟中，更是讚美神的預備和計畫，對約翰福音8:12所記的：“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心中滿是感恩。

風笛鄉 名人出

我一直嚮往去蘇格蘭訪問旅遊，但因為種種原因，都沒能成行。1985年有機會去倫敦York開會，但來去匆匆，沒時間北上。後來又二次去了歐洲，只在Heathrow機場轉機，總覺得來日方長，後會有期。沒想到去年四月生了一場大病，才發現自己變老了，以後要去蘇格蘭遠行，真是困難重重了。

今年四月，教會好友汪建秦夫婦有蘇格蘭之行，因為他們原住在那地七年，於今遷到波士頓也有七年，這次正好先生出差，妻子便有意舊地重遊，並探訪以前的教會朋友，他們也願我們同去。我喜出望外，後來想想他們難得二度蜜月，帶上我們兩個大電燈泡，豈不碍手碍腳，破壞人家情調？正猶豫不決，他們硬說不是電燈泡，而是隨身婚

飲水思源 蘇格蘭之旅

李沉

姻輔導。於是我們滿懷感謝的心，跟著去了。

為什麼我那麼想去蘇格蘭呢？因為英格蘭會使我聯想到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在倫敦大英博物館中，看到了據說是世界僅存的兩件中國商代國寶之一（另一件在巴黎），聽了怎不讓人痛心？但蘇格蘭讓我立刻聯想到的，是電影“火戰車”中的Eric Liddle，他是愛丁堡大學短跑選手。在1924年奧運中，他最拿手的百米賽被排在主日，對他來說，主日是崇拜的日子，因而放棄比賽，轟動一時。後來他改參加四百米賽，仍破紀錄，得了冠軍。之後，他到中國傳教，於中日戰爭時，在集中營裡，擔任外國傳教士子女的輔導老師。戴紹曾牧師（戴德生的四世孫，戴繼宗牧師的父親）也是他的學生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Maxwell。我是學電機的，從大學、研究院，到後來在MIT林肯實驗室工作四十年，都離不開電機。電機學中，最基要的原理，是由四個精簡的偏微分方程式組成，這四個方程式被稱作麥氏方程式。它們是麥氏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把電磁學之基本理論、實驗精華、加上他自己的深刻見解而寫成。這四個方程式包羅萬象，歷久常新，成為科學界一大奇蹟，橫跨光、電、磁三大領域。因這個公式的發展應用，多少人因而得學位、得生計、得諾貝爾獎、開公司、賺大錢。生活中的雷達、電視、電腦、電話等，無不與之緊密關連，難怪世人把他和牛頓、愛因斯

坦同列為世界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最佩服麥氏，他的相對論設基於麥氏方程式，其結果竟修正了牛頓力學中，最基本之時間、距離、質量觀念。

謙卑的人生

麥氏一生都是虔誠、認真的基督徒。他生長在信仰堅實的家庭裡，從小就讀經、禱告、參加主日禮拜，八歲時，就能背詩篇119篇。母親去世時，他因深信她去天堂、與神同在，而得安慰。十六歲就進入愛丁堡大學，後來教授勸他轉學到劍橋大學，尋求更好的學習環境。起初他父親不同意，因為擔心倫敦的信仰環境，不如蘇格蘭純正認真。後經多方解說，終於來到了劍橋。在劍橋期間，他是反對進化論最力的人之一。

他參加教學義工，為貧民設立學院，去歐洲講學時，所乘之船，因有瘟疫不能進港，他雖沒被感染，也不下船，為要在船上看護病人。麥氏孝敬父親，二十四歲那年，為了就近看顧父

親，而接受了愛伯丁大學教授職位。可惜，他父親因病突然去世。神安慰他、憐憫他，不久他與該大學院長的女兒結婚，婚後夫妻相愛，常常一起讀經，來往信件也常提信仰經文。有一封信，麥氏是這樣寫的：“在靈裡，我與妳永在一起，因祂的同在，我們就能彼此深知。讓我們努力實踐以弗所書五章所說的奇妙關係，當我們與神親近，與人就有正常的關係，使多人得救……”。

1879年，他因癌症離世時，他最後的禱告是：“神求祢幫助我，看顧我妻子。”他對病牀邊好友麥堪錫的臨終請求是：“請把我的頭放低，我本低微，應該放低。”他為人謙卑，在學術界有極大貢獻，在神國裡，他也為神作發光的見證。他有一段禱告詞，說：“照著祢自己形象造人的全能天父，求祢給我們活潑的靈來追求、親近祢，使我們有能力管理祢所造的，教導我們能學會祢所設立的一切真理，加強我們的理解，能知道祢的心意，接受祢的話語，信靠祢賜下的救恩，使我們能從罪中得到釋放，禱告祈求奉我主耶穌的名。”

他與父母、妻子，都被安葬在Glenlair鄉村教堂外的草地。

懷古更惜今

這次旅行，因冰島火山爆發，影響美歐飛航。幾經延期，終於4月24日啟程。先到倫敦，趕上倫敦越野競跑，因之有機會在London Tower Bridge上走路照相，也逛了泰晤士河邊、London's Eye、白金漢宮前的衛兵換崗、及滑鐵盧車站重溫電影“魂斷藍橋”的



幕後之聲

音響事工採訪記

心版編輯部

走進一座老教堂的禮拜廳，首先吸引你日光的，往往是那碩大的管風琴，數百上千根音管，帶著燦爛的黃銅色，從高高的穹頂傾瀉而下。如此壯觀的場面，在新建的教堂裡，很少再能夠看到。新式的音響設備，尺寸很小，藏在角落，散在四處，不張揚不起眼。可它們要發出聲來，那是語音清晰，樂聲曼妙，音質音品絕對一流，不似古風，勝似古風。

我們教會的音響同工們，也是如此的外樸內秀，忠於職守。

音響事工，是我們教會最忙的事工之一。不管在崇拜大堂、主日學課堂、特別聚會場所，還是在追思禮拜或婚禮上，都能看到音響同工忙碌的身影。他

們既在臺前，又是幕後，在過道上匆匆來往，彎腰弓身，屏聲靜氣，生怕干擾了別人的注意力。

近日，我們採訪了事工中文部的龔弟兄。他說，音響事工的主要職責，是滿足大堂和副堂視聽媒體的需要，確保會眾在聚會時，有優良的視聽環境來經歷和享受神的同在。具體工作包括講員和詩班音響的播送、講台的錄像、副堂主日學課程的錄音等，附帶控制堂裏的燈光電扇。如果星期六或平日有敬拜團或特別活動的彩排練習，他們也要出動配合。特別聚會時，更要把音響設備、麥克風、電線等一應器件搬到現場安置。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不管配

合什麼活動，音響同工都要先行一步。譬如主日崇拜在九點半開始，他們得提前半到一個小時到教堂，開啟、檢查和設定音響和錄音設備，保證裝置處於正常運作狀態。“高祖出城，趙雲斷後”，活動結束，他們又得忙著關閉音響，收回配件，存檔錄音信息，幫忙老師收拾東西。顏弟兄和蔡弟兄住得近，活幹得更多些。做完各等掃尾雜事，才能關燈閉門離去。此時，教堂內已是靜悄悄了。

聲為心言

當年基督耶穌在曠野講道，要讓成千上萬人聽清，那嗓音一定是超乎常人的高亢明亮。現在的講道人要省力些：

情景。第二天，我去了西敏寺教堂。在遊客擠著爭看英國皇族貴人的棺木紀念場所時，我忙著找我最愜念的麥氏紀念碑。幾經詢問不得要領，最後還是導遊親自把我帶去，原來只是在牛頓墓址附近地上的一小塊石板。麥氏的謙遜，甚至在紀念碑上也流露無遺。

後來我們又趕去Harrods百貨公司，在那兒看到Diana公主與男友Dodi之紀念相片。回想1997年他倆死於車禍，同年Mother Teresa去世，不免想起這屬神與屬世的生死對比。Diana與男友夜半飛車是趕什麼急事？那是禮拜天凌晨，要是他們在家好好休息，天亮時去教堂禮拜，會有多大不同？感嘆之餘，也想起馬可福音8:36所說的：“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4月27日乘飛機往Glasgow城，這城是當年瓦特發明蒸氣機之所在地。蒸氣機引起了工業革命，瓦特也因此名利雙收，可惜他的信仰生活散漫得隨便，與麥氏的堅信不移成為對比，也提醒我們小心世界引誘，不可疏忽讀經、聚會、親近耶穌。在Glasgow，又蒙當地潘志權牧師夫婦及教會朋友雷姓夫婦熱情招待，使我們享受到主內肢體的親切和喜樂。由於我對麥氏之讚賞，也引起雷太太的共鳴，上網為我又找到許多周詳資料，並為我們規畫出有效率的愛丁堡行程。

4月30日，我和妻子到愛丁堡走了一遭，找到麥氏出生的房子，那是一個小小的紀念博物館。可惜因為勞工節放假，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妻子便到門外為我拍照留念。後來在聖安朱方場附

近，她還找到了2008年新建成的麥氏銅像。這次愛丁堡之行，除了沒進入麥氏出生的房屋以外，我們從點滴的尋索和網上的搜尋，對他信仰的忠貞，由衷的欽佩。

當天也瀏覽了愛丁堡城堡、皇族大街、和約翰諾克斯故居(John Knox House)。對約翰諾克斯在宗教改革上付出的代價，與他對蘇格蘭基督教信仰的建造有了有更深認識。

5月1日，建秦夫婦趁勞工節放假，帶我們遊覽蘇格蘭的湖山勝景，五月二日，我們平安飛回波士頓。整個旅程蒙受到建秦夫婦幫忙照料，深感主內肢體團契的喜樂和溫暖，如同陽光普照，暖意繚繞不止。☞

責任編輯：趙維新

用一支鵝頸麥克風，或別上一枚無線話筒，無需扯足嗓子，就能將話語清晰地送到每個聽眾的耳中。但這過程中，包含了很多音響同工的心血和努力。

擺弄音響，是個技術活。外行人看到講臺上那縱橫交錯的電線，看到音響控制臺上那星羅密佈的開關、旋鈕、滑鍵、信號燈、指示錶，一準頭暈眼花。其實，這些只是外表，內部的操作更細緻複雜。每次開機都要試音，一是音量調整，每個語音或樂器音源，必須分別試音，保證混音後有最佳的噪訊比；二是音色的調整，渾厚飄逸，要視現場需要和麥克風及人員的狀況而定；三是統調各通道的音量比例，以求均衡和諧。

擺弄音響，又像在調度。事先的試音做得再好，也不是萬事大吉。在崇拜進行時，音響人員必須隨時配合領會及講員的進度和反應，作出適當的調整，開關通道，控制音量。如果你是音控員，該開的通道沒開，臺上就有人老看著你，他可不是以眼神讚賞你的工作哦！他是發現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了。不要向他微笑揮手，而得趕快查查他的通道。如果該關的通道沒關，或音量過大，通常就造成回授尖叫或其他雜音，這時不但臺上有人捂耳朵，全體會眾都會扭過頭來，以各種眼神關注你。這種情況，音控員最害怕，眾矢之的，逃也逃不掉。

所以，同工們非常注意在平時積累經驗和方法，以應付意外情況。俗話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音響同工不上臺，只在臺下練功。在事工時，他們全神貫注地工作，卻不能專心敬拜，以免出意外失控，無法兩全。跟會友的互動也要緊。會友有時反映聲音太輕或太響，老人家會希望聲音大些，年輕人希望音樂響些。他們就根據經驗和實際狀況，必要時適當做些調整。

中文部和英文部活動時的交接和協調，也是一項挑戰。兩處合用一套設備，卻有兩個控制系統。系統不算複雜，複雜的是臺上的麥克風線連接，接

頭一大堆，要丁對丁，卯對卯，一旦弄錯就出不了聲。英文部用吉他、風琴等各種樂器，地上電線很多。接手時，在安置中文部的纜線時，要特別當心，不去弄亂英文部的線。

音響工作，又像在經營一項長期工程。設備逐年老舊，需要定期更新換代。過去幾年裏，大堂、副堂和兒童部的模擬音響，全升級成了數碼式的，喇叭也換上了名牌。那一陣真是忙壞了同工們，許多弟兄放棄週末休息來幹活，登高梯掛喇叭，穿地板放纜線，不顧危險不怕髒，足足忙了半年多，才告完工。其他硬件也陸續在更新或增添，像錄像機、放映機、講台終端機，還有AWANA和兒童敬拜的音響設備。

視聽領域不像電腦業，比較封閉，一般人無從瞭解，缺少專業諮詢的管道。虧了顏弟兄，有較多的資訊，為教會購建視聽設備，提供了好點子。這次教會擴建，若有預算的話，多媒體的設備還會增加。

無縫連接

你如果去過天壇的回音壁，一定欣賞過那裏美妙的回音。兩人對著牆，中間隔開好幾十米，見不到面，卻可以清晰地聽到對方說話。古代建築師在建造圍牆時，磨磚對縫處，絲絲入扣，非常平滑，使聲音在傳遞中損失極小。音響事工的服事，做得如此和諧和高效，那是靠著同工之間合作的無縫連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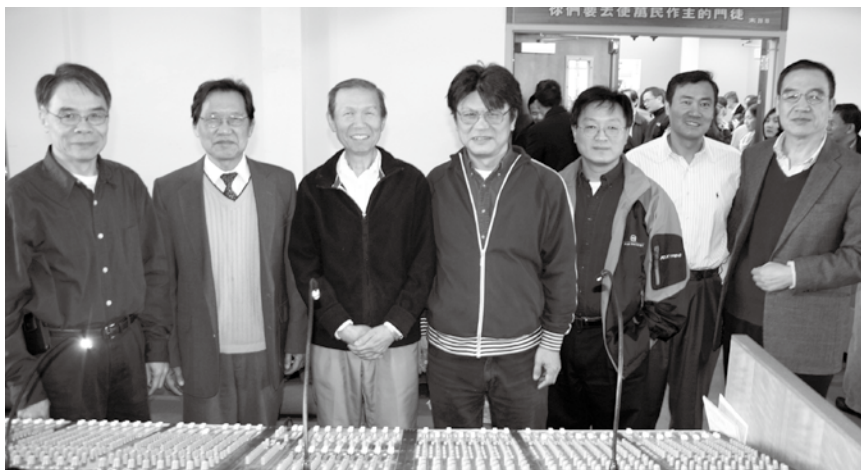
中文部音響事工目前有八位弟兄，很多人已事奉十年以上。他們分成兩組，每月輪替一次。人數不多，大家都互相體恤，互相支援。如某人有急事不能到位，或與兼任的其他事工時間上有衝突，發個電子郵件，一定有人出來接應。任務重時，非當班的同工就

主動幫忙代勞。偶而有人因聽講道忘了錄音，同工間支援非常緊密，樓上的錄像員和樓下的音響員一通話，馬上可以補救過來。

音響事工不像廚房交通車等事工等那樣，新人可以很快上手。音響受訓和事工需要長期委身，經過一年以上的訓練摸索，才能漸漸嫻熟，最終掌握千頭萬緒的儀器線路。龔弟兄笑著說：“我太太在小書房服事。她有事，我可以去代替，但我有事，她就沒辦法幫我了。”當然，“紅花還得綠葉扶”，同工們在第一線服事，少不了家人的支持。譬如，星期天要早來，家裡就要開兩輛車來教會。特別聚會和排練時，他們就不能陪伴家人。

事工的負荷量較重，需要同工具有韌性和毅力。新同工如果單憑興趣和一時的熱情，很容易在受完訓以後，因事工繁重而離開，既造成雙方的挫折感，又浪費了彼此的時間。所以事工在尋找和訓練新同工方面很謹慎，平常注意觀察是否有音響技能的弟兄，找到後，首先告訴他們要有長期委身的準備，要好好禱告，看是否真有負擔，然後才開始訓練。龔弟兄說自己也是觀察了三個月才答應正式加盟的。他表示，大家真要有負擔，願意委身參加這個團隊，那是歡迎之至。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詩篇66：8）這聲音，經音響的電磁震盪，愈發洪亮，一如昔日管風琴樂聲，渾厚揚長，帶著音響同工們忘我事奉的韻律，在我們心頭縈繞。☪





帶回家鄉的禮物

陳利欽

在海外生活的華人遊子，永遠深深地惦念著在家的親人。每逢回家，不會忘記給家人帶回一些禮物。

記得到美國多年之後，辦完綠卡第一次回國看望家人，那時真有數不清的東西想要帶回家。記憶中的老家物質還相當貧乏，儘管上海在中國算是非常發達的城市，但按著我們剛出國時的記憶，和美國比還是有極大的差距。所以什麼都想帶回去。一家三口允許帶六個箱子，妻子把它們個個都裝得滿滿的。

到了家裡一看，中國的變化好大。辛辛苦苦帶回家的東西，中國大部份好像都有了。再次回國的時候就要聰明得多了，問清楚國內需要什麼然後再帶。但國內經濟發展得很快，需要的東西實在不多，於是回家時帶的箱子越來越少，尺寸也越來越小。回家之前還經常會想，該給家裡帶什麼東西？

從國內的物質方面看，或者說在硬件上，確實早就不缺什麼了。幾年以前，曾興起過一陣引進人才的熱潮。不計其數的徵召人才的代表團蜂擁而來到美國，特別是像波士頓這樣的文化城市。因著一些優惠政策，也因著國內物質條件的迅速改善，確實吸引了許多海外華人，由之興起一股滾滾的海歸浪潮。有的在高校中當上長江學者，有的開創高科技新公司。但似乎這也持續時間不長，過不了幾年，人才市場就飽和了。除非你真是佼佼者，在中國找一份像樣的工作好像也不比美國容易。看來中國的人才或者說軟件方面也不缺什麼了。

我們還能給家鄉帶回什麼呢？

環境污染是當前中國人一個很普遍的抱怨，尤其是在大城市裡。在黃石公園遊玩的時候，除了優美的風景之外，我覺得使黃石公園顯得格外美麗的，是那裡的水和天。我記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見到如此清澈的水和藍天，如此潔白而且具有立體感的雲彩。妻子非常感慨地說，如此美麗的藍天白雲，可惜帶不回中國。

價格飆升的住房和懸殊的貧富差距，是國內另一個強烈的抱怨，不得不使人為之擔憂。相比之下，美國有許多foreclosure的房子真是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可以將這些如此便宜的住房帶回中國，大概真的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了。只是房子也無法搬回中國。

但我們還是有許多可以帶回家的東西。

我每年回國探親，主要是看望自己年邁的老母親。母親九十高齡，雖然思維仍然敏捷，但腿已經乏力，走路困難。所以回家時，幾乎每天都會推著輪椅讓母親到公園裡轉幾圈。公園裡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很多，但人們會注意到，推輪椅的幾乎全都是農村來的“鐘點工”。很難相信，這些老人的孩子們會忙到連這一點功夫都沒有，只不過是鐘點工便宜而已。

我們教會中，去四川地震災區短宣的弟兄姐妹們歸來後，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那些貧苦鄉村中難以自理的老人的孤單處境——孩子們都在外地打工掙錢。幾千年的中國傳統一向以親情為重，但如今時代似乎已經大不相同。所以我們回家，應該記得帶回一份真誠的親情。

當中國大陸剛剛開放時，一些從亞洲先興起的國家和地區來的新富，以投

資者身份紛紛湧入。中國人曾經十分痛恨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人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態度。十多年時間過去，中國本身慢慢地崛起，也出現了大批新富。但不幸的是，當年國人十分痛恨的傲氣，如今在自己人身上體現得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度的炫耀，目中無人的態度隨處可見，即便一些並非那麼富裕的人，口氣都大得難以相信。尤其使人擔憂的是，許多年輕的下一代也正在受到影響。作為在富有的美國生活的同鄉人，我們也應該帶回幾分謙卑和實在的舉止。

當今的中國，尤其在新興的大都市裡，人生和價值觀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豐富的物質生活，顯然給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心靈的需要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繁華的商店，耀眼的住宅，奢侈甚至於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似乎成了當今世人所追求的一切。但代表人類最終價值的信仰，卻正在這一切象徵富有的物質中漸漸地暗淡下去。人們在艱難困苦時代尋求真理的慾望也在慢慢地乾枯。作為在海外生活的信徒，我們還可以帶回一片超於物質世界之上的真誠的追求之心。

我想還有許多可以帶回家的東西。在這片曾經撫育我們長大的國土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我們給家鄉帶回一份真情，帶回這世界上的光和鹽。上帝將我們帶到北美這片備受祝福的國土上，我們中間大多數都曾經歷過物質和信仰兩方面的追求和掙扎，最能了解目前國內的需要。無論我們有計劃要海歸創業，參與短期宣教事工，甚至只是簡單的探親，都可以想一想，我們能給自己的鄉親帶回什麼禮物。☒

責任編輯：張建

1874年，威廉麥凱第一次奉主名去台灣北部傳教。在那裡他也因拔過上萬顆牙齒得名“黑鬍子牙醫”。後來他娶了一名台灣女子，終生定居在台灣。在他的有生之年，從最早在台北建立教會起始的漫長宣教生涯中，他帶引了無數迷失的靈魂歸主。如今這間台北最古老的教會已擁有數間學校和自己的傳教士，並且資助當地建立醫院和診所。

在一名患病的當地村民家裡，麥凱與村裏的巫師相遇。以前那巫師用盡法術也未曾治癒這疾病；麥凱隨即向他提供了醫藥援助，並向他傳講通過我主耶穌基督的愛，可得心靈醫治的道理。第二年，巫醫全家與許多其他村民一同受洗歸主。那名巫醫本姓“KO”，是我隔了許多代的曾祖父；所以我格外感激麥凱對他全家靈魂的拯救。

麥凱一生追隨救主，本著對主的忠誠信仰，全心致力於身心兩方面的治病救人。目前CBCGB醫療團契的建立也正是為了繼續麥凱這項尚未完成的事業。

CBCGB的醫療衛生事工的宗旨，是將我們的醫療專業人生和信仰結合起來。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像那位“偉大的醫生”那樣，過聖潔的生活。耶穌基督在早期事工時，走遍加利利各地，傳講福音的同時也醫治各種病人（馬太福音4:23）。結果，許多人帶著病來到他面前，在身體上和心靈上都得到了醫治。我們要幫助醫療衛生領域的專業人士、學生和受訓者，去仿效耶穌基督的楷模，在滿足病人身體和心理需求的同時，也滿足他們的心靈需求。

除了把醫療和事工相結合，我們要通過醫療衛生來完成馬太福音8:18-20所指的大使命。我們希望在各民族中造就門徒，在傳福音的同時，提供身心治療。為此目的，我們計劃差派短宣隊，與長期的醫療傳教士合作，用我們的醫

療專業技術為受痛苦的人服務。在外宣的同時，我們也將在CBCGB中作一部分內宣工作，這包括對那些有身體或心理疾病的會眾提供服務，以及提高整個會眾的公共衛生水平。

末了，我們也希望我們事工各成員之間，作為團契應該互相激勵。作為醫衛領域的專業人士，我們中間許多人能有這樣的特權，謙卑下來，為那些受逼

美麗的橋樑

醫衛團契介紹

Stephen Ko

迫受煎熬的弟兄和姐妹們的需求提供服務。然而，在醫療衛生的訓練和實踐中充滿挑戰，我們希望同工們同情並分擔各人的重擔，以相互激勵。

今年早些時候，我們開展了一些活動，包括邀請了Dr. Elaine Eng來作見證。她是一位從紐約市來的精神病醫師，是盲人基督徒。Dr. Eng適當地將她的信仰融入她的個人行醫中，給予病人心理以及靈性的治療。這是一個動人的見證，我們難以想像，看不見東西如何能行醫甚至生活。最近，我們又很榮幸請到了Gorden Conwell神學院的院長Dennis Hollinger博士。他分享的題目是《死亡及其倫理困境》，使我們重新思考那些諸如受助的自殺，終止關懷的範例，並有所感悟。一些年長的聽眾聽了以後考慮立遺囑，以防哪一天他們失去能力。

十二月，我們

將有幸請來Dr. Neil Thompson，他是OMF的總幹事，一個退休的曾經長期在泰國宣教的外科醫師。和他一起來的還有Steve Niphakis，OMF的地區幹事。我們期待著聽到他們分享其長期醫療宣教經歷的挑戰和喜樂，以及OMF為醫衛人士提供的機會，特別是對CBCGB，因為我們與OMF有著豐富的合作歷史。12月19日，我們要辦一個全教會的醫療衛生交流會，服務將包括免費注射流感預防針，免費檢查糖尿病、腎臟病和肝炎等。明年春天的Good Friday，我們會舉辦捐血活動。這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通過獻上我們自己的血，來思想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流的寶血和他死的意義。

醫衛事工成立了一個教堂急救小組（CERT），目前在主日崇拜時間為中文和英文堂提供服務，由一位醫護專業人員來幫助處理身體和心理的緊急情況。崇拜時他們的座位在後面靠左，也可以通過招待員聯繫他們。不久教會也將提供AED（體外自動除顫器）。

醫療衛生事工是美的，美就美在它是CBCGB少有的幾個真正跨聯英文會眾和中文會眾的事工之一。在兩方的會眾中都有許多人服務於醫衛領域，事工就像一個自然的集合地，將他們帶到了一起。我們可能是屬於不同的會眾，但我們有對耶穌基督共同的愛，有同樣的意願，要為那些在心靈上、心理上、和身體上有需要的人服務。☪

責任編輯：張應元



若非有永恆

廣宇

2009年的4月6日，台灣歌手阿桑，因患乳癌，病逝於台灣新店慈濟醫院，年僅34歲。消息傳來，很多歌迷在網上紛紛發帖悼念阿桑。一時間阿桑曾經唱過的歌也成為網上的熱播曲目。其中兩首最著名的歌是《葉子》和《寂寞在唱歌》。

我驚訝於自己太久沒有關心華語流行音樂了，連阿桑都沒有聽說過，於是把《寂寞在唱歌》找來聽。是很好聽的一首歌，卻很令人傷感。歌的最後這樣唱道：

天黑得像不會再天亮了，明不明天也無所謂了，

就靜靜的看青春難依難捨，淚還是熱的淚痕冷了。

聽著這首透著心痛和無奈的歌，想到歌手阿桑本人，34歲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悄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不禁為這個生命的離去感到惋惜。阿桑本人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無從知道。但我心裡有一個熱切的渴望，就是希望阿桑臨走的時候，不是帶著和這首歌一樣的傷痛；希望世界上不再有人帶著這樣的絕望走到生命的終點。

我想在這個世界，我們每個人都有傷心、難過的時候。但一個能說出“明不明天也無所謂了”的人，更是何等的無奈和絕望。好像在說，我雖活著，但我已經死了。

由這位歌手聯想到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原本是一個很易傷感，常常覺得生命沒有意義的人。這可能歸因於在我十五歲那年，父親得腦出血，在醫院裡搶救了兩天，沒有救過來，就離開了我們。年少的我一下子感受到生與死，快樂與悲傷原來僅有短短的相隔。從此我的心裡總有一種擔心，擔心我所擁有的

會一下子失去，人生的莫測常常令我擔憂。

後來上了大學，依然帶著這種對人生的恐慌和迷茫。記得最清楚的是在我大四時，二十歲生日那天，竟大哭了一場。我的先生，那時是我的男朋友，被我弄得摸不著頭腦。我想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明白，二十歲的女孩子，花一樣的年紀，有著燦爛的前程，本該開開心心地慶祝生日，卻以淚洗面。幾乎沒有人能想到，在當時的我心裡，人生是灰暗的，短暫的。我經常想，我即使大學畢業，或讀完研究所，也不過和大多數人一樣，工作、結婚、生孩子，然後老去、生病、死去。人生的意義是甚麼，我無法知道。

畢業後來到美國，感謝主耶穌讓我認識了祂。從此我的生命才和那個我一直嚮往的永恆發生了關係。

永恆是甚麼，千百年來曾讓多少的哲人智士為之苦思冥想，卻不得其解。有人說，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在人的心裡留了一個空間，非永恆，不能填滿。對年輕的我來說，這個心裡的空間，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傳道書3章11節這樣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信主以後才明白，原來這一切，都在神的創造與計劃之中。

我在大學時，認得一個北大的女孩子，很優秀，很聰明。後來聽說她大二時有一整個學期沒有去上課，沒有好好讀書。原因是讀了當下流行的一本書《百年孤獨》。這本以拉丁美洲一個小鎮的百年興衰為背景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喚起了一個年輕生命對人生意義的思索。我想在歷歷歷代的人心中，活著為甚麼，是一個永恆的問答。

是的，若非有永恆，我們的生命不過像摩西的詩中所說的那樣，“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不過如水沖去，如睡一覺”。有人可能說，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一番輝煌的事業，死了以後，讓很多後人還紀念我。豈不知，這些後來的世代也將死去。

若非有永恆，我們不過是一些在死亡的陰影下暫且偷生的人。想用自己的能力去掌控命運，到頭來發現無能為力。和古人的詩中所感嘆的一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若非有永恆，我們完全可以有藉口放縱生命，不負責任。使徒保羅說“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的確，若沒有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與復活，來告訴世人，我們可以有永生，沒有人可以超越今生的死亡挾制。然而主耶穌清楚地告訴我們，信祂的人有永生。”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翰福音14章2-3節）

寫到這裡，又想到我的同齡歌手汪峰的一首歌《笑著哭》，也同樣唱出了多少人的心聲。歌中描述了一個人在得到了他付出一切努力所追求的以後，也不過發現自己是在笑著哭：

突然間我感到如此快樂的心酸，
付出所有只為找尋我的夢，
突然間我感到如此空虛的悲哀，
擁緊一切已不顧就這樣笑著哭……

真的，得到一切也不過笑著哭，若非有永恆；明不明天也無所謂了，若非有永恆。☒

責任編輯：張建



霧中的燈

張應元

漫漫的人生路上

有許多小站，

在你的每一個站台

都有一盞霧中的燈。

即使是寒冬裡

總有人用肩膀

為你擋住呼嘯的風，

他用釘痕的手

為你掖好白色的圍巾。

這燈每天像今夜一樣點著

即使冰雪封住了

每一條道路，

這燈照亮著

你頂風冒雪

奔向遠方的征程。

靈語成珠

相信並非不顧證據的迷信，相信乃是不計後果的順服。

— 章開第牧師

禱告越多，就越感到上帝的手在呵護着我。其實，上帝的恩典離我們近在咫尺。我們要做的，就是要認識祂，認識祂的恩典。也許，天國就在我們一聲禱告之外等候呢！

— 安鴻

不能把信心建立在功利的基礎上。生活中有困境和順境，我們在困境時，多麼希望有神力的幫助；而當我們在順境時，又不希望被神的話語所約束。這有點像“人和傘”的關係：下雨天，傘為我們遮風擋雨；天氣晴朗時，我們把傘放在角落裏。我們這樣做不是在崇拜神，而是把神當成自己的“僕人”。

— 田現斌

我現在終於明白：天空為什麼這樣藍，花鳥為什麼這樣美麗，我為什麼來到這世上，這一切都是因為上帝的愛，都是有意義的。

— 許鳳瓊

異國他鄉平平淡淡的生活，使我們感到剛來美國時，所懷的夢想離我們漸漸遠去，失落感使生活沒有意義。在冥冥之中，我感到還有更大的，更豐富的東西在那裏。我慢慢地找着，終於在這次福音營找到了！

— 王寧寧

在中學時期，我就很喜歡西方文化，包括古典名著，古典音樂和古典藝術。但當時只是純藝術的欣賞，現在透過基督教，對於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藝術是純精神的，是形而上的，人只有信奉神，才能向神獻出自己，摒棄世俗，他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完全地發揮出來，才能做出如此美到極致的傑作。那麼美的繪畫、雕塑、音樂，都是藝術家給天父的獻禮！

— 魯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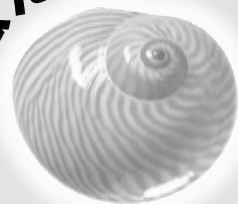
耶穌始終如一，從不改變——崇高又單純，極其嚴格又無限溫柔。他的一生呈現在世人的眼中，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錯誤。他行事謹慎，使我們對他所融合的大能與謙柔，讚賞不已。他言行如一，他是智慧的、一致的、冷靜的。若說至高是歸屬神的，那麼，我們該如何稱呼各方面都有崇高性格的這一位？……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即使我靠近他，謹慎查考，他的一切仍然使我難以理解——偉大至極，足以把我壓垮。我完全無法體會、交待的清楚。所以向你挑戰，能否找出另一個像基督這樣的生命？

— 拿破崙

驕傲把天使變成魔鬼，謙卑使人成為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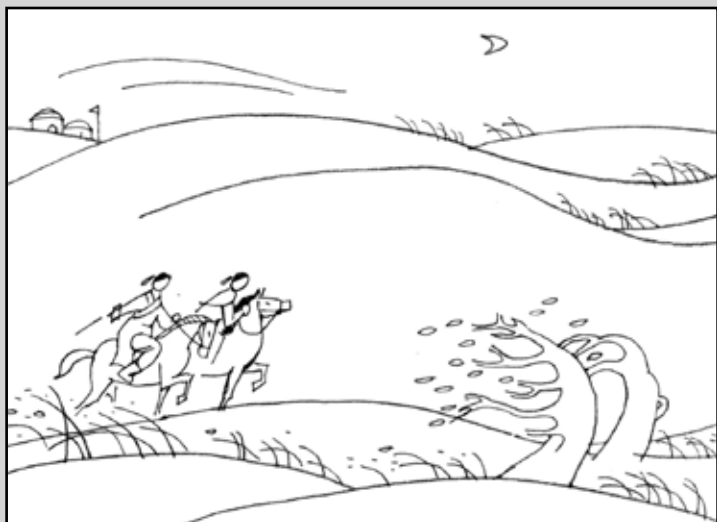
— 聖·奧古斯丁

恩海拾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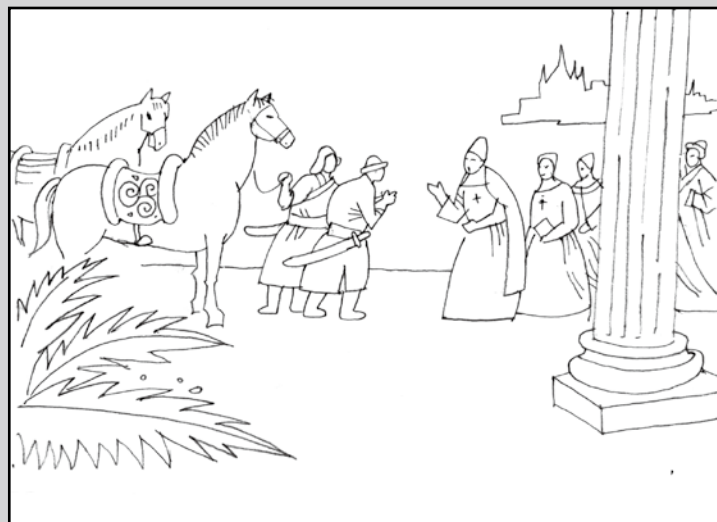


元代景教徒西行記

這是中國教會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光榮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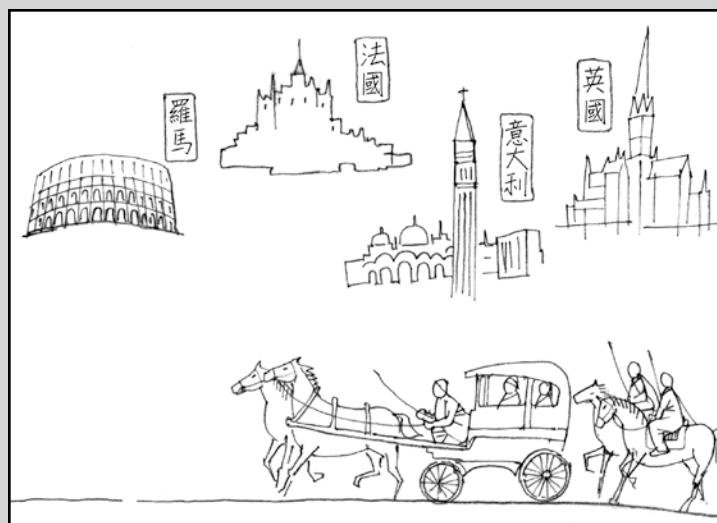
話說元世祖忽必烈時代(在位1260~1294)，有維吾爾族師徒二人：出生汗八里(今北京)的司馬(Sawma, ? - 1294)，與出生綏遠東勝城(今內蒙古自治區)的馬可(Markos, 1245-1317)。二人均來自景教世家。馬可仰慕司馬的德行，拜其為師，經三年的苦修，正式成為景教僧侶。未幾，師徒二人決定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拜。



元世祖至元十二(1275)年，二人自北京出發，經東勝、敦煌、和闐、喀什葛爾，抵伊兒汗國景教重鎮報達(今巴格達)，得法主(景教教宗)屯哈(Dench)喜愛，任命馬可為中國“契丹及汪古部大教區京城大德”(總主教)、司馬為巡錫總監大德(巡迴總主教)。時當西元1280年，馬可35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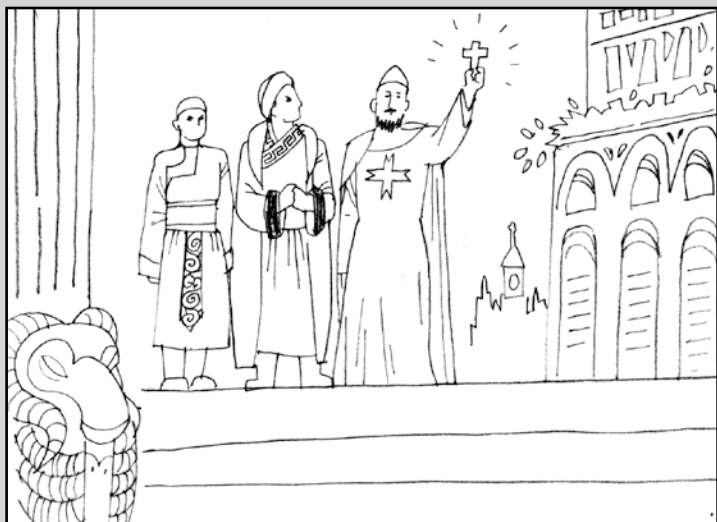
1281年11月，新任伊兒汗國國王因聽信讒言，將法主雅伯拉哈，司馬法師及宮內大臣下入監內。法主受牢獄之災40多天，備受辛苦，得神恩寵，終無事出獄。



法主雅伯拉哈德望日隆，景教日益興旺。為了從回教徒手中收復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遂派遣其師司馬法師出使西歐各國，足跡遍佈羅馬、義大利、法國、英國等國。



圖：陳東博 張 弢 文：鄧光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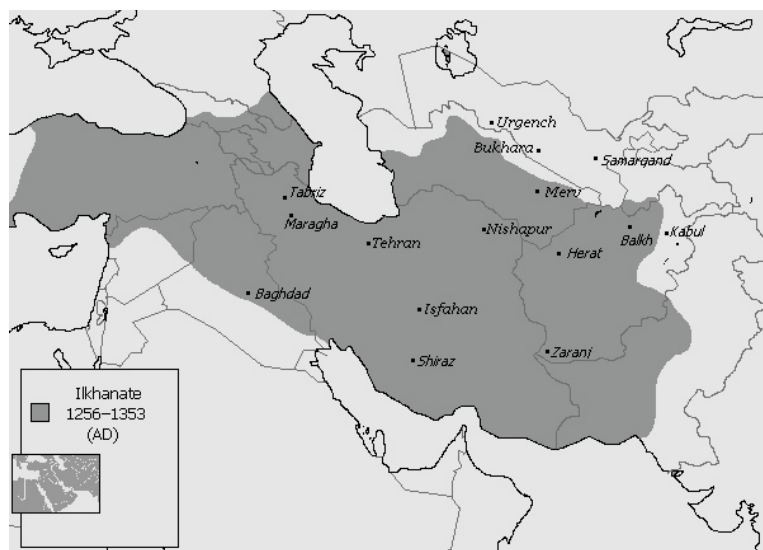
1281年2月，馬可準備啟

程返國就職，法主屯哈去世。諸位大德集會，反復磋商，以蒙古帝國勢力強大，遂推舉精通蒙古語，且熟悉蒙古民俗的馬可繼任，以便與當時掌握世界統治權、出身蒙古的王族交流。1281年11月舉行，馬可就任為景教第58任法主，號雅伯拉哈三世(Yabh-Allaha III, 1280-1317)，時年37。



1294年1月，司馬法師去世。爾後，伊兒汗國內亂，景教受創。1299年，法主雅伯拉哈三世，幾經艱辛重建教堂，教會復興。1317年9月15日法主在他自建的修院逝世，享年72歲。

當時蒙古帝國勢力強大，包括中國的大汗國(元朝)，與西方四個汗國：



伊兒汗國 (Ilkhanate, 1256 - 1335年) 又稱伊利汗國，東濱阿姆河，西臨地中海，北界裏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灣。其創建者旭烈兀 (1217-1265) 與入主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 (1215-1294) 同為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之子；兩國關係良好。旭烈兀 (在位1256-1265) 之後，阿八哈(1262-1282)禮遇景教士；之後，阿哈馬(1282-1284)將師徒二人等下監。其後，阿魯渾(1284-1291)、海合都(1291-1295)，均崇奉基督，對法主敬重有加；自海合都之後，伊兒內亂、君主崇奉回教，景教徒大遭迫害，法主大受痛苦。☞

責任編輯：陳一萍

天意難違

一哲和慧淑的故事

(四)

張建

林夜驚魂

……他在林中趕路。四周全是樹，密密匝匝，透不過一絲風，空氣悶熱而潮濕。他舉手擦了擦額頭的汗，朝上看，大樹拔地參天，闊大的樹葉遮蔽了整個天空。樹長得很奇怪，樹幹上垂下一簇簇氣根，短的如獸爪，長的似亂網；樹幹下部像翅膀一樣擴出，向四周地面透迤延伸，成了巨大的“板根”。樹幹上纏滿藤蘿，長長的大藤，穿梭懸掛在樹木間。腳下，亂石路上布滿苔蘚，濕滑難行。昏暗中，他碰頭絆腳，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不知走了多久，林木漸漸稀疏了。天已黑，前面朦朦朧朧地，顯出十幾間房屋，是個村寨。那些房子相依相靠，茅草樹葉蓋頂，竹笆作牆，上層住人，下面堆柴養家畜。奇怪的是，村裏沒有一絲燈火和人聲。進得村裏，他腳上忽被東西絆住，一低頭，見地上躺著個黑

影，俯身細看，竟是個小孩。月光下，見那孩子瘦骨嶙峋的小身子，扭得奇形怪狀，臉朝天，眼窩像兩個黑窟窿，兩腮塌陷，嘴張著，牙吡出老長。細麻桿樣的小胳膊伸著，手裏緊握一個空木碗。他心裡一驚，猛然抬身：“這小孩子，餓死了”。

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突然響起一聲發問：“這個孩子死後，到哪裡去？”那聲音顯得沉鬱憂傷，彷彿來自空中。他受了驚嚇，脫口而出：“如果他沒有信神，當然到地獄了。”

那聲音一下變得嚴肅凜然，“沒有人給他傳福音，他怎麼信耶穌？他到地獄，是誰的責任？”

這一問，不啻當頭棒喝，嚇得他一激靈，一挺身，竟坐了起來……原來是一場夢。

人醒了，身上卻還是冷汗直流。妻在一旁被驚醒，欠身過來，問怎麼了。他呆了半晌，喃喃答道：“我做夢了，又去了那裏，去了——泰北。”

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事情要從幾年前說起。八六年，教會組織去泰北的短期宣道隊，主任牧師李牧師邀一哲同行。之前，他曾跟隨牧師去過南美洲佈道。憑著幾年讀經聽道的積累，外加他那初生牛犢的膽，居然在那裡一連講了五天道，感覺極好，回來後跟慧淑彙報，說得眉飛色舞，滔滔不絕。這次要去東南亞短宣，這傳福音

的好機會他可不能錯過，大玩家行萬里路過一把癮倒在其次。於是打點行裝，欣然上路。

幾個星期後，他回來了，眉角眼梢卻沒了上次那股洋洋喜氣，眉頭似乎鎖著幾份凝重。慧淑瞧著他納悶，“這一向輕鬆自在的樂天派，難道有心事了？”為給他接風，她專門燒了他喜歡吃的牛排。在平日，他早就撲上去刀叉併用、狼吞虎咽了。可這次，他看著那色香誘人的牛排，居然坐著不動，嘆口氣道：“唉，這塊牛排的價格，抵得上泰北人一家四口三天的伙食費了。”

去之前，他知道那裏窮。跟隨在泰北宣教的王弟兄，他們進入山區。當貧窮落後的慘狀如乞丐赤裸的瘦骨，一根根展露在眼前時，他驚呆了：一個個簡陋殘破的竹樓和窩棚裏，裏面除了零亂四處的舊鍋破碗，什麼都沒有。由於到山下水土不服，怕被“平地鬼”咬，人們終年住在高山上。土地貧瘠缺水，刀耕火種，粗理薄收，吃了上頓沒下頓，常靠野菜充饑。衛生條件又極差，生病不尋醫生而求巫師作法，山民死亡大多源自瘧疾等傳染病、流行病，兒童成活率不及六成。文盲普遍，許多孩子上不起學，失學女孩常被逼賣身。習俗落後，拜佛求雞掛，偶爾還有砍人頭祭祀的儀式，甚至把雙胞胎當成妖魔轉世，要以長刀剝碎、父母驅逐出村、房屋用火焚毀……



他閉上眼，彷彿又看到那些髒亂的村落、破爛的窩棚、佝僂的身體、茫然的目光。他感到胸口發悶，鼻子發酸。慧淑聽了他的描述，也嘆息不已。他伸出兩手，慢慢按在桌上，轉臉對妻子說：“如果我去泰北，除了傳福音，還可以幫他們做很多事，改善他們的生活。你說呢？”

她聽了，心裡猛一動，口裏卻只輕輕“啊”了一聲。她深知他的脾氣，路見有難，拔刀相助，解囊相贈，是個性情中人。其實，她心中的負擔何曾經過？自從嫁到波士頓後，她既當家庭主婦，又是職業婦女，晚上還要做丈夫店裡的簿記工作。每日奔波勞碌，只有在周末才去教會，接觸不到非信徒，不能傳福音，心裡空落落的。可這件人生大事，不是激情下一句話就能草率決定的。

見她未置可否，一哲也就歇了這話題。

沒想到，自從那日說了那句話，“泰北”這兩個字，彷彿就在他腦中落地生了根。白天幹活熟了，想到泰北那毒辣的日頭；晚上上床睡覺，想起泰北無孔不入的蚊子；閉眼睡著了，又到泰北神遊，夢中聽神怒訓。平日裡偶爾聽到有人從泰國來，便要尖起耳朵，留意他講的每一句話，是否提到泰北。電視新聞說到東南亞，他便全神貫注，生怕漏掉一丁點有關泰北的消息。對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居然如此牽腸掛肚，他有時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是在泰北時著了“平地鬼”的魔，中了“雞卦”的咒？唉，沒影的事，大概是同情惻隱之心的緣故吧，日子久了，也就淡忘了。

然而，日復一日，他越想忘去這事，卻越不能釋懷。記得當年在電子工廠打工，為老闆解難題，冥思苦想，茶飯不思好幾天，過去也就過去了。他是個爽快人，向來拿得起放得下，可這

次，泰北好像成了與他聚頭就不散的冤家，跟他糾纏不清。揮之不去，他便漸漸煩躁起來，有時回想到那裏的情形，竟然感到可怖可憎起來。

一個冬日的早晨，窗外下著鵝毛大雪。他準備給車道鏟雪，然後去店裏上班。“這鬼天氣，要是在泰北，晴天暖日的，哪有這等麻煩事！”剛想到這裏，他不由得舉手連連拍打自己的腦袋，“又是泰北，又是泰北，我叫我！”

拍了兩下，突然，腦中竄出一個念頭來：“這想法如此頑強，難道是……難道是上帝呼召我，要我去泰北傳福音？”

猶如被醍醐灌頂，他吃了一驚，一屁股坐下。哎呀，一時激動說出的話，上帝居然當真了？他知道，如果真是神的旨意要他去，那可不是蜻蜓點水，淺嚐輒止，而是要紮下根去，天長地久的。年復一年，呆在那個與世界隔絕的角落；日復一日，與那些愚昧無知的“棄民”相處，自己受得了嗎？他低頭禱告：神哪，我們現在過得很好。這樂園是你創造的，就是給人享受的。為什麼我們要放棄，重吃二遍苦呢？

他站起來，環顧四週：寬屋長窗，歐式傢具，豪華音響，軟絲輕裘。這樣的別墅，他有兩棟，用現金買的。當年在黑人區蝸居時做的美國夢，如今幾乎是百分百地實現了。銀行存款豐厚，皮夾裏信用卡一張挨一張。想當初慧淑送給我結婚禮物，買幾雙襪子，還得掂量掂量口袋裏面錢夠不夠，如今要什麼買什麼，眉頭都不皺一下。非但有錢，還有閑工夫，海灣港口裏泊著他一艘遊艇，夏日裏任他駕著遨遊四方。要是去了泰北，這些多年奮鬥的成果，豈不就全打了水漂？拋棄現成的享受，到那窮鄉僻壤去當個寒苦的宣教士，值得嗎？可如果這是神的計劃，如何能抗拒？更不用說自己十年前夏令營已經決志，隨



時聽從主的呼召……

幾日裏他前思後想，舉棋不定，於是來跟妻子述說。慧淑聽罷說道：“你老說自己是個多面手，去了可以幫他們改善生活。我覺得山民們最可憐的不是物質貧乏，而是內心的痛苦。如果你去了，主要不是傳福音，而是去改善他們的物質條件，那就走了調，我們為此而放棄目前的物質享受，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妻子一番話，或多或少合了他的意，於是他下了決心：為了捍衛已經實現的美國夢，不去泰北！

狸貓換太子

一哲是個聰明人，點子多。他知道，要擺脫泰北異象的纏繞，硬頂不行，得另闢蹊徑，暗度陳倉，他想到，古時候大禹治水，成功的秘訣不是“堵”，而是“疏”。他要用武術中“四兩撥千斤”的招法，把形勢引到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去。

事有湊巧，八八年底，台灣工業福音團契（工福）有一位姊妹來教會分享，說到她們那裏傳福音缺人手，尤其缺少弟兄，福音只能傳給姊妹，夫妻不同心，常導致福音種子流失。“弟兄啊，你在哪裡？”姊妹的一聲呼喚，一直喚到他的心裡，喚起的，除了感動，還有他的小算盤。

他暗自盤算：全盤抗拒神的旨意，我沒那個膽。既然祂要我出來全職事

奉，我不如去台灣。他扳著手指，數算去台灣的好處：一則物質條件好，與美國相差無幾；二來親朋好友多，辦事可以左右逢源；三則自己在美國工廠界打拼多年，熟悉情況有名氣，到工福宣教，必定得心應手。如此，上帝那頭也可以交差了。

他興沖沖回到家裡，把去工福的主意一說，慧淑也很高興。她不知道他心中藏的“貓膩”，只是一直牽掛著老家宜蘭山區的教會，想著長老教會裏的那些基督徒不冷不熱的模樣，總想有機會要給他們傳純正的福音，讓他們早日悟醒。這次回去可以遂願了。

太太點了頭，計劃就開了個好頭。不過，他畢竟是老基督徒，知道要全職事奉，必須確認有神的呼召，否則白忙乎一場。他的姐夫曾是他信主的引路人，當時在加州教會任主任牧師，正巧來波士頓，聽了他的打算，表示贊同，又說，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需要印證，包括母親的支持和母會牧師的認可。

對這兩方面，他把握都挺大。他想：“母親是跟著我到美國的，現在我要回去，她一定會跟我走，老家熟土，葉落歸根嘛。至於教會，我多年來如此熱心的投入，而且跟李牧師相識相知二十年了，母會沒有理由不支持我。”

他喜滋滋地把計劃告訴母親，沒想到，她眉頭一下豎了起來，那個兇，他還沒從見過。“你現在翅膀硬了，想飛哪就飛哪好了，我就喜歡住在美國”。聽了這話，他心頭一涼，但轉念又想，先去問問李牧師，得到教會的支持，然後與整個教會同心禱告，求神改變母親。

他找到李牧師，用兄弟間的熱乎勁直呼其名，接著問道：“你覺得我去工福如何？”。他想牧師一準同意，誰知對方不回答，說要想想，後來又說正好要回台灣，去那邊幫他看看，可從台灣

回來後依然沒動靜。他實在按耐不住，跑去催問。李牧師笑著說：“你去工福不適合。你要是走了，教會的車壞了，誰來修呢？”

他聽了，像被當頭澆了一瓢冷水，心裡老大不高興，這算哪門子反對理由嘛！慫慫屈屈回到家裏，大發牢騷，聽了慧淑好言相勸，才慢慢壓下了心頭的氣。他向上帝禱告：“主啊，如果你要我去臺灣，求求你給我開路，改變李牧師的態度吧！”可如此禱告一連幾天，李牧師依然如故。他難受煎熬，情急中又禱告：“若主不願改變李牧師，那就改變我吧！”沒想到，這樣一禱告，他立時感到心裡平靜下來，怒氣全去了爪哇國。

怒氣倒是沒了，可他那狸貓換太子的計劃也泡湯了。更糟糕的是，泰北的念頭又回來纏住了他，而且纏得比以前更緊！

不久，李牧師來找他，邀他八九年再次去泰北短宣。他忍不住發了脾氣，一口回絕，弄得李牧師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司馬懿之策

李牧師帶隊走了，他卻輕鬆不了，白天被泰北的異象困擾，晚上冥思苦想要找脫身之法。一天晚上，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突然間有了個主意，慢慢地想

得有點周全了，就偷偷爬起來，向上帝禱告：

“主啊，你不想把泰北的異象從我腦中移走，要我去泰北，我順服了。不過，夫妻要同行，我要和你立約：從今往後我不提泰北，求你啟示我太太，如果她主動提出來去泰北，我一定履行諾言。”

做完禱告，他渾身一陣輕鬆，心裡甚至有幾份得意：自己腦子真是好使，能想出這般絕妙的約定。以前每次提到泰北，慧淑都不太愛搭理，有時還生氣。今後我絕口不再提泰北，她更沒興趣了。所以神哪，這回我是贏定了。不過細究起來，這個約似乎有點不公平，但是聖經上寫得清楚，在神沒有做不到的，那麼就讓上帝慢慢在慧淑身上下功夫吧。

其實，按他風風火火的性格，使出這種拖延法，帶著幾分耍賴腔，他心裡也不燙貼。不過要跟上帝對弈玩陣法，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他想起武術散手比賽中，有的運動員體力不支，就想法抱住對方，以拖延時間。動作雖不體面，卻算不得犯規。

他又想起曾在三國志裏讀到，諸葛亮六出祁山時，司馬懿在五丈原的地方處於下風，於是採取拖延戰術，不肯出兵。諸葛亮給他送去女人衣服，司馬懿部下大受刺激，紛紛請戰，司馬懿卻不為所動。不久諸葛亮積勞成疾而死，司馬懿不損一兵一將，不戰而勝。他想，自己面對的難題，或許就像那個孔明，拖著拖著，保不齊就自動消失了呢？

儘管在私底下他為自己百般地辯護打氣，心裡還是發虛，生怕上帝在哪兒又擊他一巴掌。李牧師短宣回來後，替泰北那位王弟兄帶過來一句話：“這次短宣非常好，美中不足一哲沒來”。他聽了，像挨了當頭一棒。這是不是上帝的呼召？

沒想到，這位王弟兄受邀到教會

差傳年會上宣講，幾個月後飛來了波士頓。一哲逃避而不見，但為了回報幾年前在泰北時所受的關照，勉強請他吃飯，李牧師同席。在等座時，那王弟兄突然把他拉到一個角落坐下，要跟他單獨細談。他一下子緊張起來，可又不能推辭，只得硬著頭皮聽他說。原來王弟兄在泰北宣教多年，卻一直覺得上帝有更大的任務交給他，要他進入更偏遠的深山老林裏，一個叫佻邦的地方，為那裏的貧苦人開闢新天地。

“我人手不足，我需要你！”王弟兄伸出雙手，滿眼的期待。

他一聽，如被蜂子螫了一口，想跳起來馬上逃開，又礙著臉面，拼命使自己鎮靜下來，眼淚直在眼眶裏打轉。他想，這是上帝第二次呼召了。他心裏發顫，卻咬緊牙關不吭聲，挨了半晌，嘴裏吐出一句“等看清了異象再說吧”。這頓飯，吃了彷彿有一個世紀。

轉過年來，李牧師又組織短宣隊去泰北，照例邀請他，他仍然回絕。李牧師回來後，為王弟兄帶來的還是那句話“美中不足，一哲沒來”。

他想，上帝啊，你一而再，再而三，一招連一招，太厲害了。可我與你有約在先，我不違約，就是金身不壞。那麼，就跟你耗著罷。

靈台無計逃神矢

九二年，王弟兄再次受邀參加教會的差傳年會，來講佻邦宣教。王弟兄的口才好，一哲有點緊張，怕太太受“蠱惑”，有心想把她支走，卻尋不到理由。他下定決心，自己決不參加年會。可他平日裡常跟人說，要做個好基督徒，就應該參加差傳年會。自己臨陣脫逃，總得找個藉口。

他想來想去，想出一計。開會的第一天晚上，他請一個弟兄來教他中文電腦，到時卻變得蠢笨而執拗，學不會，又不肯放棄。時間到了，慧淑沒法，只

得獨自赴會。她一走，他的聰明智慧立刻復原，很快全懂了。其實本來就會的，能不快嘛。他一面與弟兄聊天，一面在盤算如何逃過第二天下午的年會。他想到了裝病，而且要裝得像，連太太一併騙了。她是個老實人，一說謊臉就變色，不忍心難為她。

第二天起床時，他說人感到不舒服，想多睡一會兒。他一面賴在床上，一面動腦筋：過會就喊頭痛，她會拿止痛藥來，吃了藥再睡，臨到中午說頭還痛，開會就賴掉了。正琢磨著，肚子咕咕叫了，他就叫她過來，要她做煎餅給他吃。他想，煎餅要吃得飽飽的，過會兒她開會走了，沒人給我弄飯。

飯桌上，金黃的煎餅冒著絲絲熱氣，看去十分誘人。他舉起刀叉，對著餅要劃下去，她忽然走過來，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昨天你沒去聽介紹佻邦好可惜，我想，我們應該去泰北傳福音。”

他一下愣住，拿著刀叉的手僵在半空，心跳呼吸似乎都停了。“天哪，她在說啥？”他定了定神，想：“神啊，這不算數。她說的是‘我想’，不是‘我要’，那不一樣。”想到這兒，他心裏舒坦了，覺得自己真是天才，神又輸了。他的刀叉落在煎餅上。

她看他表情怪怪的，沒有回答她，接著又說：“一哲，你怎麼啦？沒聽清我說的話嗎？我們一定要去佻邦，去做宣教士！”

他口中的煎餅一下梗在了喉嚨口，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眼淚湧滿眼眶，好痛苦！

“這不正是我和上帝定的約嗎？上帝履約了，我怎麼辦？怎麼辦？”他喉嚨裏梗著餅，瞪著眼，昂著頭，絞盡腦汁，想找出個理由來對抗一下。可腦中，一片空白。

突然，他眼前浮現出幾幅圖畫，先是昨天教電腦的弟兄的臉，然後是一

條船。他一下想到了聖經裏的“約拿記”，這不是約拿乘坐的逃避上帝呼召的船嗎？緊接著，他眼前又出現一幅駭人的畫面：一條大魚，張開血盆大口，向他撲來！他開始感到害怕：“約拿拼命逃避神，最後還是被大魚吞掉。他那麼倔強，還是向神投降，我又如何能抗拒祂？聖經說得對，沒有事能難倒神。上帝啊，我願意順服你，下午乖乖去參加差傳年會。”



說來也奇，心裡一番話剛說完，喉嚨裏的煎餅馬上就吞了下去。真舒服！

“你昨天準是被感動了，我今天也要去聽聽。”他一把握住慧淑的手。

他又低頭向上帝禱告：“既然你這麼明確地要我去，請求你在下午的會上，讓我看到一幅我從未見過的圖畫，讓我知道那地方值得我投入下半輩子。這樣，我就完全順服。”

他隱隱覺得，他倆的生活，將會起地覆天翻的變化。☞

(待續)



信望愛—開創幸福的學習之路

《心版》編輯組 / 兒童事工

一個孩子看見爸爸手裡拿著一本書走來，就問他說：

“爸爸，你要作什麼？”

“教你讀書啊！”

“讀書作什麼？”

“讀書可以增加學問啊！”

“增加學問作什麼？”

“增加學問可以賺錢啊！”

“賺錢作什麼？”

“賺錢才有飯吃啊！”

“吃飯作什麼？”

“吃飯才不會死啊！”

“不死作什麼？”

“去！去！去！少囉唆，找你媽去！”

“不死作什麼？”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人生的盼望：蒙福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幸福是生活的意義及目的，是人類生活的最終目標。”為人父母者，都希望兒女有幸福的人生。

幸福和快樂不同。多放兩天假，會使我們快樂，但不會讓我們覺得幸福。加一點薪水，會使我們高興，但不見得會讓我們感到幸福。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說：“十九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紀的問題是人類死了”。人在經濟與物質掛帥的環境裡，成為名利和慾望的奴隸，失去了人的地位，活不出人應有的形像，是不幸福的主因。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呢？現代教育學者說，教導兒童學習，使他們能夠明白：什麼帶給他們意義？什麼帶給他們

快樂？什麼是他們的優勢？以便日後找到發揮自身長處和熱情的工作，是獲得幸福的關鍵。至於學習什麼可以達到這樣的果效？現代學者還沒有答案，但是聖經的真理，卻已在我們的面前，發出閃亮的光芒。是的，教導兒童認識神，是引導他們進入蒙福之地的第一步。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生命有源頭、有歸屬、有尊貴的位份，生命就有了意義。當他們得到聖子的救恩，知道自己與祂同在，生活便有喜樂。當他們有聖靈親自引導，教他們有能力和智慧作選擇時，生存便有優勢。

耶穌十二歲的時候說：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的家中。我們教導孩子，若能讓他在進入初中時，就能跟神有直線交通，與神有個別關係，是很重要的事。這樣一來，孩子就永遠不會成為教育的孤兒。

堅定的信仰：導正興趣和動機

莊沅華姐妹每次教成人主日學之前，都要提醒自己抓牢聖經真理。她說：“作教導的，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所傳達的內容。自己的目標堅定，才能導正別人。否則聽的人，很容易在學習的內容中迷失，只抓住自己想要的零星片段，東拼西湊地應用在生活中。”

我們教導兒童，要堅守原則，但不採用強迫孩子聽話的方式。要謙卑誠實地教導，使他的耳朵向你打開。如此一來，你對他所講的話，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等孩子漸長以後，觀察到你言行不一，便不願再聽你的話。耳朵一但關上，便失去學習的動機，那時任憑你怎麼說，都只是鳴的鑼，響的

鉞罷了！

教導成人主日學的陳建煒弟兄回顧他自己的學習經驗說，“興趣，是學習不墜的誘因。我對新的事物很好奇，所以不論是人文、藝術或科學，都有興趣。從大學時以電腦為專業，到後來轉往醫藥專業，都是因為這些科目的內容一日千里，瞬息萬變。求新使得學習具有挑戰性，很好玩。由於在年輕的時候就信主了，藉著信仰，使得學習和工作更為專心，沒有衝突。至於學習是為了做什麼事，或拿什麼學位，都不是原先所考慮和計畫的。後來，為了在工作中傳福音，便不斷地充實理性信仰和學習人與人相處的道理。這樣一來，學習除了有趣以外，還有使命和目的。”

教導兒童學習真理，不要流於死板、枯燥。歌羅西書1:28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勸戒”一詞，在希臘原文中，是“放在心裡”，也有吸引人注意某事之意。保羅提醒我們，在教導之前，先要引起人的興趣。我們看到耶穌自己的教學，是極富變化的。祂要門徒有時上山、下海，有時辯論、聽講，有時傳福音、醫病趕鬼，使他們在學習中，有興趣主動跟隨。孔子也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兒童的世界中，玩耍和學習是一致的。像幼兒有時玩積木或滑滑梯，可以重複好幾個小時也不厭倦。做父母不必非要他們玩別的，因為兒童可在其中得以熟練和轉化。日本教育學家鈴木鎮一，他的學生中有一些幼兒，每日練習小提琴達兩、三小時之久。有人以此質疑鈴木，他說，他們把練習當作

遊戲，所以才會持久。久了、熟練了，學習就成為主動而輕鬆容易。

一位在文革時代，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以自學方式得到文憑，到美國唸研究所的弟兄說，“早年的學習動機挺單純的，就想求知，實現自我價值，同時也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由於得來不易，便知愛惜。記得有一次，廠裡有名額送青工去上大學（所謂工農兵大學生），我也報了名，然而我算‘只專不紅’的類型，被列在第三批的後備，所以完全沒有希望。文革結束後，讀書的願望特別強烈，由於種種原因，只能自學。如今的學習，形而上的東西占多數了，主要是想得到真理、智慧、以及人性的自然和藝術的美。如果用馬洛斯的需求層次理論，那應該是上面三層的東西，而聖經更可以讓人活到老，學到老。”

活到老，學到老，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人格的培養。偉大的人格和智慧，是在神的道、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之下啟蒙而長成的。我們的孩子、學生，是神所給們的產業。教導孩子時，一定不可矇蔽真理，免得損害孩子的判斷力，使他們不知如何拒絕不良的引誘和試探。

沒有把順服父母或老師的權威，轉移到順服神真理的權威的話，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合宜的盼望：活用教導的策略

對兒童生命價值的肯定，是教導不可或缺的觀念。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所秉持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原則，也充份地肯定了人的價值。



我們要把孩子當作與自己平等的成年人看待，喜愛神所賦予每個人不同的學習特性，把他們看得合乎中道。每個人的學習模式不同，例如：屬於看學習的孩子，觀察入微，教導時可多用卡片、書籍、影片等，引起他們興趣。屬於聽學習的孩子，多半能複述你所說的話，語言表達能力較強，然而可能需要安靜的環境學習。而觸摸學習的孩子較好動，喜歡表演，所以要讓他們動手多做，誘導他們學習。

然而，學習是統合的過程。宋朝學者朱熹有所謂的“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教學過程中，要輪流運用各種方式，讓兒童去經歷。約翰一書1:1說：“論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主耶穌教導多馬信心的功課，也要他從經歷聽、看、觸摸，到心、口承認，以建立真知。

教導兒童主日學的余文藻弟兄說：“兒童主日學裡，最常聽見較高年級學生抱怨的字是‘無聊’。正當他們處於實質討論能力的發展時期，若在課程中，加添一些與生活有關的活動，可幫助他們有興趣地學習聖經。例如，我有時會把課文的重點，融入填字謎的遊戲做為線索，讓他們找出來，代之以‘上一課我們學了什麼’的問題。解決字謎的挑戰，使他們用心地找尋線索。最近，我教導出埃及記裡上帝降十災給埃及人的故事。拜現代科技之賜，我從網上搜尋到相關的兒童畫，並把它們剪裁為教學內容，藉著手提電腦和投影機，在教室中放映。結果，學生們看到這些具有想像力、年齡不過稍長他們一點的天才小畫家的作品，都積極地參與討論。更讓人驚訝的是，下週考問他們這些災禍的時候，幾乎每個人

都能答得出來。”

負責兒童崇拜事工多年的程中珏姐妹說：“兒童主日崇拜，也是藉著各種教學方式，以唱詩、禱告、聆聽神的話語等，來認識神，建立與神的關係。我們要注意到，一個孩子從出生、學齡期、青少年期、到長大成人，會經歷不同的學習階段及心智成熟的過程。老師們要瞭解孩子在每個階段的學習能力，藉著教學活動，幫助孩子學習。像是參加兒童崇拜的孩子，年齡在六歲到十歲之間。他們身體、智力成長快速，學習能力強，也開始用自己的思考能力，來分辨周圍的事物。我們要使孩子從各種學習裡，讓他們知道，信仰不只是頭腦的知識。使他們長大以後，雖有其他思想的衝擊，也不會動搖。每當看到孩子們，在我們眼前一天一天的長高、長大，不斷變化，禁不住驚歎神創造生命的奇妙，也深知教導孩子學習，是前仆後繼的工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要看到兒童的生命有可塑性。愈硬的木頭，刻成的藝術品愈貴重。如果你的孩子特別難教，那你就特別感謝主，因為那是一塊好的材質。不要因兒童的不專心或成績差，就看輕他的價值。

曾教導過兒童主日學蔡景輝牧師說：“孩子的學習受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結果各不相同。箴言22章6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一般對‘當行的道’的解釋，就是永恆不變的‘神的道’，我相信這樣的理解是正確的。但曾經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提到‘當行的道’是因人而異的。做父母的，需要察驗神給每一個孩子的特點和對孩子的心意，然後按神給他‘當行的道’來教養他。不論我們是否同意對箴言22章6節這樣的解釋，但神在每一個人身上，有不同的安排和目標，卻是非常符合聖經。”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人已經承受的遺傳，然而，遺傳有遺傳法則，能力有能力的法則，能力與遺傳法則完全無關。能力是在不斷適應環境的過程中，累積培養而來的。有的父母以為只要孩子的頭腦好，給他們舒適的環境，強迫他們學習就對了，結果忽視了心靈、感覺和性格等能力的培養。不要為了怕孩子吵，而買很多玩具在家中，不久就成為一堆廢物，還製造了許多後遺症，要給他們刺激思考的教具。不要只顧孩子高興，而到處替他們找玩伴，要知道，在沒有輔導的團體裡，變壞比較容易，因為學壞是自由和隨性的，學好則需要自制和讓步。

我們要照著神的形像雕塑孩子，讓他發現他有神所賦予的無限潛能，覺悟到自己的尊貴榮耀，立志向上。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心地看著他們行走在人生的路上。

不滅的愛心：繼續學習的動力

神親自教導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愛不單憑感性（盡心），也要出自理性（盡性、盡意），並輔以意志力（盡力）。從知識、情感、意志力操練出來的愛，才是恆久真實的愛。

我們要孩子學好數學，一方面教他數學技巧，以充實數學知識；一方面從講故事、遊戲、電影等學習活動中，激發他對數學的熱情；另一方面要鍛練他的耐性和毅力，磨練解決數學難題的意志力。這樣，才會有長遠的果效。同樣

地，要孩子學好音樂，就要學習音樂的知識，發展喜好音樂的情感，並產生不斷切磋、勤練音樂的意志力。

教育學家說，九歲以前的孩子，不畏懼、敢嘗試，學習效果最佳。所以，許多父母就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去學這學那，深恐耽誤了孩子一生。其實，大人更要明白孩子為什麼畏懼？是不是只重知識的教導，以嚴格而頂尖的要求，使孩子對學習感到懼怕？是不是只重情感的培養，多澆灌父母的恩情，使他像孩子般地完全被呵護，以致於對自己沒信心而懼怕？是不是只重意志力的訓練，使他們在單調的訓練過程中，因受苦和枯燥而感到懼怕？

我們自己的學習，若能兼具知識、情感和意志力的平衡，孩子們就會向我們學習，免於鑽牛角尖。

服事AWANA事工的張豔玲姐妹說：“身教勝於言教。一個有愛心、耐心的父母或老師，對於孩子的影響，遠勝過任何言語的教導。我們中國的父母愛‘言傳’，對於送孩子去學習的勞苦，絕對做足了功課，可是卻不一定注意‘身教’。摩西生母教導他的，肯定不是神學理論，而是她自己生命中信靠神的經歷和見證。她成功地為摩西在信心與靈命上，奠下美好的根基。我們做父母的，要親自示範信心，忠心地見證神、倚靠神，操練事奉的能力，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就如俺媽常說地：‘樹大自來直’，相信神自會把你的孩子造就成一個超乎你所想的成人。”

要教導孩子愛自己所學的，老師和父母就更愛自己所教的。上帝告訴約拿說，“我豈能不愛惜呢？”，祂愛惜

的對象，是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

在兒童主日崇拜服事多年的李芳英姐妹說，“保羅勸勉哥林多教會‘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做’，教導兒童更需要愛心與耐心。我深知自己愛的有限，惟有順服在為我捨命的主前，求祂將祂的愛，藉著祂的靈來澆灌我，好叫我能以從祂而來的愛愛孩子。常把孩子和自己帶到神面前，求神賜受教者的耳與心，尤其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求告神。明白有些較調皮搗蛋的孩子，可能是生理或家庭的關係。準備教導的期間，經常求教導的恩膏，讓聖靈使用我們，來成就神的心意。”

我們從事教導的，也要常存學習的心。在知能上，不要趕流行，和孩子一起追求真實的知識，歸回神的真理。在情感上，不憑個人的力量和喜好，要歸回耶穌基督的聖愛。在意志上，要以神的旨意為終點，不論遇到何事，都知道神的旨意必要成全。這樣，才能把孩子帶領到神的面前，也無愧於神對我們教導責任的追討。

結語

做父母和教師的，是受呼召餵養、牧養羊，不是天天修剪羊毛。所以，我們知道孩子的毛病，但不是用審判的態度教孩子，挑剔他、與人比較。應有長遠眼光，十足的信心，盼望把孩子教成、塑造成合神心意的地步。若是孩子不聽話，就用愛心揉和眼淚、忍耐、寬容，等候他自己能改過來。讓我們以這樣堅定的信念、合宜的盼望和不滅的愛心來教導，同時也以一樣的觀念來鞭策自己，成為一個好學的人。 ㊦

【註】本系列謝謝兒童事工同工及莊沅華姐妹提供資料及寶貴意見。



MOST IMPORTANT COMMANDMENT

An Interview with Pastor and Mrs. Wendall Friest

The Pulse

Editor's note: Pastor Wendall Friest was a missionary in Taiwan for over 30 years, where he was on the pastoral staff of Truth Lutheran Church and a faculty member of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He is now Senior Adjunct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at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He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of a regional meeting for New England Stephen Ministry churches hosted by CBCGB on April 10, 2010. Both Pastor Friest and Mrs. Friest speak fluent Mandarin.

How did you become a Christian?

I grew up in Nebraska, where most people went to church. The church I went to was mostly about social gatherings and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At that time, I didn't think too much about my faith or being a Christian or not,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what it meant to be a Christian. When I was in the Navy in the 1950s, I was assigned to Taiwan after I finished officer training. I heard about Formosa, but I didn't know where Taiwan was.

When I first went to Taiwan around 1959, we had the Military Chapel. The preaching there wa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I heard before. The preaching was just about Jesus all the time.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Jesus. Some missionaries were helping there. They helped me with my faith and introduced some Christian books for me to read.

I just realized Christianity was not what I thought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was an Army Officer. His neighbor was a Chinese family whose son wanted to learn singing. He led singing and he served in a College Fellowship. That

son was Morley Lee. I was good at music so I taught him. He was a real Christian. We became friends. I became aware that he had something in life that I didn't have, which I would like to have. Morley thought I was a Christian and later discovered that I was a nominal Christian. I admired his life and I wanted to become a real Christian like him, a follower of Jesus, that was how I became a real Christian.

Tell us about your ministry in Taiwan.

I never planned to become a Pastor. My assignment in Taiwan was supposedly to be for 15 months. However, the people in the Pentagon lost my application so I couldn't be transferred. Later, the Pentagon sent me a letter asking me whether I wanted to stay in Taiwan for three more years. Hence, I stayed there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Chinese in the military.

First, I was involved in Christ College, where I taught in the College Choir and worked in student centers. I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student ministry in Truth Lutheran Church. We would go out in the summer time to teach the kids the Bible. It was very humid and extremely hot, but these kids felt happier than many American kids including me, even though we were in an air conditioned room having a steak dinner. These Chinese Christians were more like real Christians.

I spent so much time in learning Chinese. Towards the end of my service, I wondered what I was going to do when I was discharged. "Do you want to be a Pastor?" No, I thought. I wouldn't

be a Pastor, I'm not that kind of material, and I'm not a holy man. However, if God wanted me to be, I better take it seriously. Then I decided to apply for seminary school and was accepted. Taiwan is where I came to learn the Lord. After graduation, my wife and I went back to Taiwan as missionaries.

I was assigned to do student mission at the university. We were there for five years and then came back to the US for a one-year furlough. When we were missionaries, every day, people came to me to talk about their problems. I was doing so much counseling, then I thought, "Should I go to graduate school to learn more about counseling?"

I went to a Graduate School to study Christian Counseling in St. Paul and I had to preach on weekends. Thankfully, I finished my Master degree in 13 months. Then I went back to Taiwan to serve in the student ministry for four more years. After that, I came back to the US again and did more graduate studies. I wanted to gain more knowledge and do a better job in counseling. I applied to three universities for a PhD program and ended up going to Purdue University.

Purdue accepted almost all of my Master credits, my professor helped me get a good fellowship so I didn't have to work (my wife worked). I finished my PhD in two years and went back to Taiwan. I taught at the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for 22 years (1978-2000); while teaching at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we were also assigned to serve a family type of fellowship.

There has been so much evangelical

effort in Taiwan, why is it still a small percentage of Christians there?

Taiwan has a tradition of strong Buddhist and Taoist beliefs. However, the main religion in Taiwan is really materialism. Nevertheless, evangelical efforts were not futile. For instance, the areas we served used to have 2-3% Christians, now it has grown to about 5%, in some areas,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has reached 14%.

You have seen a broad range of churches,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aspect as we move towards the next decade?

Where there is both truth and love, the church will be growing. Some churches have emphasized on academic truth; some emphasize on love, but not much truth. If a church has a balance on both, together hav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t will grow.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gospel is that God is pure grace, anyone who believes in Jesus will be saved as long as one holds on to Jesus.

God is from grace to the end. We want people to change, to grow, and to be sanctified. God's way to sanctify is to tell how much He loves us. One danger in some Chinese churches is to use threats. Like,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serve God; otherwise, He won't want you. This is not true. We want people to change and grow in Christ; God's way of doing that is through love, neither the doctrine of "material interest" nor "success theology" will glorify God.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with God, could you share some counseling experience with us?

I think relationship is utmost important. Sometimes, we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what you should do. Watchman Nee, the founder of the Church

Assembly Hall, once said who we a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we do. What is a successful relationship? You need to manage your own relationship successfully at home before you serve God at church.

Mrs. Friest,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when you grew up.

My father met my mother in church and they moved to the city because he only had an 8th grade education.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and he made sandpaper. We were very poor. I was the oldest, and I slept in the dining room. Even though we were not rich in money, we were rich in love. He was always well respected by the community. He was the deacon chair in our church. He was a humble man, and he read theology books to educate himself, very often he read seminary books.

I think my father was a good testimony (in action, not in words) at work place. Even before there was Stephen Ministry, he did that kind of work in our church. Whatever happened, he would pray to God for his answer and guidance. So when I think about relationship, my home was always a welcome place of hospitality. People who didn't have a place to go were often invited for Sunday dinner. My father really set a wonderful example for us.

Pastor Friest concluded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 great commandment is love for one another. That comes before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it takes priority before the great commission.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ove one another. Human relationship is a test. Teaching God's words is important. But in terms of what we do and why we serve God, love one anoth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testimony. ☞

The first missionary to northern Taiwan arrived in 1874 from Canada and his name with William MacKay. He was also known as the "black bearded dentist" as he pulled more than 10,000 teeth during his time in Taiwan. He would eventually marry a Taiwanese and live his entire life in Taiwan. He ended up bringing countless lost souls to Christ, started the first and oldest church in northern Taiwan, founded various schools and seminaries, and helped build hospitals and clinics.

In 1874, he met a witch doctor in one of the villages who happened to get sick. The witch doctor had tried all kinds of remedies and cures and consulted with his witch doctor friends, but none could offer him a cure. He approached MacKay, who offered medical aid including life saving medication. However, not only did MacKay offer physical medication, but he also offered spiritual healing through our Lord Jesus. The next year, the entire family of this witch doctor was baptized as well as many in the village! Personally,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MacKay offered more than medication to this witch doctor, for the witch doctor's last name was "KO" and that witch doctor was my great,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BC-GB Healthcare Ministry is a desire to integrate our lives a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ith our spiritual beliefs. In essence, we want to live holistic lives, such as the "Great Physician" did. Early in his ministry, Jesus went all over Galile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the good news while concurrently healing every sickness and disease (Matthew 4:23). In turn, many begin to bring their sick to him and are healed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A Beautiful Bridge

Stephen Ko

It is our desire to help professionals, students, and trainees in the healthcare profession follow this same paradigm, not separa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from spiritual needs.

Besides incorporating healthcare with ministry, we want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Matthew 28:18-20 using healthcare as a tool. We desire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offer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ing as we spread the gospel. To this end, we will be planning medical mission trips where we can partner with long term medical missionaries and offer our healthcare expertise to individuals who are suffering. Along with outreach, we plan to have a component of in-reach to the greater congregation of CBCGB. This includes support for those struggling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illnesse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public health of the congregation as a whole.

Finally, we desire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as a fellowship. A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many of us are privileged and humbl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often in compelling or vulnerable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training and demands within healthcare are not without peril and we desire to be an encouragement to one another as we empathize and share our burdens.

Earlier this year, we have already had several events including a testimony by Dr. Elaine Eng, a blind Christian psychiatrist from NYC. Dr. Eng aptly integrates her faith into her private practice by offering both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ing. It was a moving testimony as many of us could not imagine practicing or even living without our vision! Recently, we also had the pleasure of hearing from Dr. Dennis Hollinger, president of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He spoke about “Death and Its Ethical Dilemmas” and inspired many of us to rethink our paradigms of assisted suicide and withdrawal of care. Many of the older folks who attended were also compelled to consider developing living wills and advanced directives to be used in case they were one day incapacitated.

In December, we will have the pleasure of hearing from Dr. Neil Thompson, national director of OMF and a longtime retired missionary surgeon to Thailand. He will be accompanied by Steve Niphakis, regional director of OMF.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about

the trials and joys of long term medical mission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OMF offers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especially as

CBCGB already has a rich history with OMF. We will also be hosting a Healthcare Fair on December 19th for the entire church which will include free Flu shots, screening for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and hepatitis. Next spring, there will be a blood drive concurrent with Good Friday.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ath and sacrifice of Jesus’ blood through the giving of our own blood.

The Healthcare Ministry is also offering a new Church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ERT). Currently this is offered every Sunday during normal worship hours of both congregations. There will be a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to aide in physical and mental emergencies during these times. They will be located in the back, left, pew during service or can be reached via the ushers. There will also be AEDs available in the church soon.

The beauty of the Healthcare Ministry is that it is one of the few ministries at CBCGB that truly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Since there are countless individuals from both congregations involved in healthcare, it is a natural venue to bring both together. While we maybe in different congregations, we share a common love for Jesus and desire to minister to those with spiritual, mental, and physical needs. ☐



教會活動集錦

談秉遜供稿



5/29-31本教會靈命進深營在Stonehill College舉行，由饒孝楫牧師主講。
Pastor Rao Xiao Ji was the main speaker for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Spiritual Retreat Camp at Stonehill College, which was held on May 29 to 31.

饒孝楫牧師在靈命進深營靈主講，
主題是事奉的人生。
Pastor Rao Xiao Ji spoke at
Spiritual Retreat Camp. Title was
“Our Life and Servanthood”.



宣教士李蜜恩博士 6/13在教會主日分享她在東南亞的工。
Missionary Dr. Maureen Lee shared with the congregation her mission work in Asia.

6/20 教會差派短宣隊。
6/20 Church Commissioned Youth Short Term Mission Teams.



6/20 教會為短宣隊禱告。
The congregation prayed for various Youth Short Term Mission Teams.



宣教士盧敬雄牧師 6/13在教會主日分享他在東南亞的工。
Missionary David Ro shared with the congregation his mission work in Asia.



去印第安人Hopi短宣隊。
Hopi Short Term Mission Team
group picture.



司提反同工8/29 獻詩 - 耶穌是否仍然看顧。
Stephen Ministry hymn offering on 8/29 - Is Jesus taking care of us?



陳景吾牧師8/8主日証道，題目“尊榮的大祭司”。
Pastor Chen preached on August 8, titled
“The Honor Priest”.



張牧師8/29主持司
提反新同工差派
禮。
Pastor Chang
commissioned
the newly trained
Stephen Ministry
co-workers.



陳濟民教授（前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新約教授）8/20主日証道，題目“恭喜你！”
Past Chairman of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preached on August 20, titled
“Congradulation”!



8/15張長老主持接
受新會友典禮。
8/15 Elder
Chang conducted
installation of new
church members.



6/20 傳統聖詩
團契獻詩 - 天父
必看顧你。
Hymns
Fellowship
hymn offering
on 6/20 -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主日學老師開會，校長黃俊文主持。
 Sunday School Headmaster Brother Chun-Wen Huang conducted a meeting with all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Sunday School teachers.



新心音樂事工創辦人鄭浩賢牧師10/3主日証道，題目“來啊！讓我們敬拜”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New Heart Music founder Pastor Cheng preached on 10/3, titled “Let us worship” and “My Lord, My Father and My Rock”.



113屆受洗弟兄姊妹與長老、牧師合影。
 113rd Baptism brothers and sisters took a group picture with Pastors and Elders.



9/24-9/26秋季佈道會，講員是呂子峰牧師，9/26主日証道，題目是“回家，卸下的擔子”。
 Fall Evangelical Conference speaker was Pastor Lu, Sunday sermon title was “Going home, taking off our load”.



11/7差傳日，青年展開各國家的旗，代表我們宣傳教士的所在地。
 Mission Sunday, youth carried various flags representing the locations of our missionaries.



11/5-11/7差傳會講員是山西「永青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葉福禮弟兄，主日証道題目是“接受呼召，祝福萬民”。
 11/5- 11/7 Mission Week speaker was Evergreen Chairman Pastor Finn Torjesen, Sunday sermon title was “Receive God’s Calling and Millions Will be Blessed”.



11/21教會舉辦孩童奉獻禮。
 11/21 Church conducted Children Dedication Ceremony.



6/20 蔡明哲長老主持臨時會友大會。目的是要會友通過兩項教會重大開支計劃: (1) 協助西區建堂償付前三年半債券利息; (2) 使用教會建堂基金來進行151號房地第一期擴建工程。

BOE Chair Elder Tsai conducted the CGCBG Temporary Members' Meeting. The purpose was two folds: (1) Assist Metrowest in paying the 3 ½ years of mortgage interest; (2) How to use the Church Funding in remodeling 151 Spring Street Property.



6/20 在學期年終，主日學兒童為家長表演節目。

6/20 Sunday School Children performed to parents at the end of school year.



AWANA兒童學期年終可以拿獎品。

Prizes for AWANA children at the end of school year.



AWANA學期年終頒發畢業證書給AWANA兒童。

AWANA presented graduation certificate to AWANA children.



Youth ALIVE青少年玩滑板活球賽。

Youth ALIVE played skateboard ball game on Friday.



Junior ALIVE 用報紙在做“住房子”的遊戲。

Junior ALIVE played a “building a shelter” game using newspaper.



兒童主日學校開放，老師和家長舉行內務會議。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open house meeting between teacher and parents.



南區分堂2010年復活節洗禮全體照。
MetroSouth 2010 Easter Baptism group picture.



9/3 曾任多家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顧問和現任華爾街管理諮詢公司總裁朱正中弟兄在教會職場專題講座講員，題目是：“如何建立職場管理策略”。
Brother Chu was director and advisor for various companies, and currently Wall Street Business Consultant Company's President. He spoke at the special seminar on career management. The topic was "How to establish a career management strategy".



南區分堂2010年春季佈道會。
MetroSouth 2010 Spring Evangelical Conference.



九月長老團開會，照片上有洪榮宗長老、何明治長老、蔡明哲長老、張召斌長老（不在照片上有蔡牧師和盧牧師）。
September Board of Elders' Meeting, picture showed Elder Hung, Elder Ho, Elder Tsai and Elder Chang (Pastor Choi and Pastor Chuck Lowe were not in the picture).



南區分堂2010年春節聯歡會-兒童獻詩。
MetroSouth 2010 Children hymns offering i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11/28 楊立心，蔣德欣全家在主日燃燭。
11/28 Brother Yang's family lighted the first Christmas candle.

看照片 說故事

談秉遜



他們在排隊等甚麼？

每個人都很守紀律，乖乖的在等待。有些小孩子與他們的父母在一起，有些攜帶照相機，也有一些拿著袋子，裏面裝著小孩子的衣服。他們雖然這麼有秩序，但還是非常焦急地期望。他們在等待什麼？在排隊買午餐嗎？在排隊登記投票嗎？都不是，他們正等著拿到那免費贈品——冰淇淋，來好好的享受。那天教會舉辦豐收之夜 (Harvest Festival Celebration)，來參加者，不管大人與小孩，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冰淇淋，難怪大家乖乖的排隊。

實在太像

我們一看油畫就知道這是誰。每年Pastor Sandy與高中生舉辦“烤畢業高中生”(Senior Roast)。大多數教會的高中生要離開教會到外地上大學，低年班高中生藉著這機會來“烤畢業高中生”，要藉此機會開他們的玩笑，使他們有一點尷尬。今年畢業高中生楊家學 (Peter Young)，為表示對楊德禮執事多年在青少年輔導服務的謝意，畫了一張油畫肖像送給他。你說畫得像不像？



充滿喜樂

這裡所有的長輩如此的放鬆，如此的自由自在，充滿了喜悅。我不知道她們在等什麼？可能是等教會的車接送，可能是等家人或教會弟兄姊妹的車接送，可能是等他們的孩子或孫子。這些長輩有一些有白頭髮，一些有黑頭髮，不管怎樣，她們都具有共同的東西——微笑！



晴天（油畫）

丁香

晴天

古枳子

讀丁香油畫《晴天》
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傍晚
作於萊克星敦湖濱

一陣涼風，
拂去了餘暑。
一抹晚霞，
帶來海鹽的初露。
這天，已晴得湛藍，
這天，已清澈見底。
晴天，帶著一個溫和的笑靨。

為著一個歸屬，
為著一個理念，
為著一個目的，
為著一個孩子，
晴天，帶著一個青澀的嘆息。

一方木條，
一根木樁，
釘為一付木架；
一對肉臂，
一雙肉腳，
托著一個身體。
晴天，帶著一個無影的標記。

那天，卻是一個漆黑的晴天，
那天，卻是一個澆濕的晴天，
那天，卻是一個撕裂的晴天，
那天，太陽無光，時間停止，
晴天，帶著一個永恆的回憶。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149 Old Spring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U.S.A
www.cbcb.org